

漢譯世界名著

彌蓋朗琪羅傳

羅曼羅蘭著
傅雷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70130
657-413

Romain Rolland 著
雷 譯

漢譯
世界名著

彌 蓋 朗 琪 羅 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61 6413 2

譯者弁言

本書之前，有貝多芬傳；本書之後，有托爾斯泰傳；合起來便是羅曼羅蘭底不朽的「巨人三傳」。遼譯本書的意念是和遼譯貝多芬傳的意念一致的，在此不必多說。在一部不朽的原作之前，冠上不倫的序文是件褻瀆的行爲。因此，我只申說下列幾點：

一、本書是依據原本第十一版全譯的。但附錄底彌氏詩選因其爲意大利文原文（譯者無能）且在本文中已引用甚多，故擅爲刪去。

一、附錄之後尚有詳細參考書目（英、德、美、意四國書目），因非目下國內讀書界需要，故亦從略。

一、原文註解除刪去最不重要的十餘則外，餘皆全譯，所以示西人治學之嚴，爲我人作一榜樣耳。

譯者弁言

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

三

784.58
657-482
Z

在翡冷翠底國家美術館中，有一座爲彌蓋朗琪羅稱爲「勝利者」的白石雕像。這是一個裸的青年，生成美麗的軀體，低低的額上垂覆着鬆曲的頭髮。昂昂地站着，他的膝蓋踞曲在一個鬚髯滿面的囚人背上，囚人蜷伏着，頭伸向前面，如一匹牛。可是勝利者並不注視他。卽在他的拳頭將要擊下去的一剎那，他停住了，滿是沈鬱之感的嘴巴，和猶豫的自光轉向別處去了。手臂折轉去向着肩頭；身子望後仰着；他不再要勝利，勝利使他厭惡。他已征服了，但亦被征服了。

這幅英雄的惶惑之象，這個折了翅翼的勝利之神，在彌蓋朗琪羅全部作品中是永留在工作室中的唯一的作品，以後，但尼哀·特·伏爾丹想把牠安置在彌氏墓上。——牠卽是彌蓋朗琪羅自己，卽是他全生涯底象徵。

痛苦是無窮的，牠具有種種形式。有時，牠是由於物質底凌虐，如災難，疾病，命運底徧枉，人類底惡意。有時，牠即蘊藏在人底內心。在這種情境中的痛苦，是同樣的可憫，同樣的無可挽救；因為人不能自己選擇他的人生，人既不要求生，也不要求成爲他所成爲的樣子。

彌蓋朗琪羅底痛苦，即是這後一種。他有力強，他生來便是爲戰鬪爲征服的人；而且他居然征服了。——可是，他不要勝利。他所要的並不在此。——真是哈姆雷德式的悲劇呀！賦有英雄的天才而沒有實現的意志；賦有專斷的熱情，而並無奮激的願望：這是多麼悲痛的矛盾！

人們可不要以爲我們在許多別的偉大之外，在此更發見一樁偉大！我們永遠不會說是因爲一個人太偉大了，世界於他纔顯得不夠。精神底煩悶並非偉大底一種標識。卽在一般偉大的人物，缺少生靈與萬物之間，生命與生命律令之間底和諧，並不算是偉大；卻是一樁弱點。——爲何要隱蔽這弱點呢？最弱的人難道是最不值得人家愛戀嗎？——他正是更值得愛戀，因爲他對於愛的需求更爲迫切。我絕不會造成不可幾及的英雄範型。我恨那懦怯的理想主義，牠只教人不去注視人生底苦難和心靈底弱點。我們當和太容易被夢想與甘言所欺騙的民衆說：英雄的謊言只是懦怯

的表現。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便是注視世界底真面目——並且愛世界。

我在此所要敘述的悲劇，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痛苦，從生命底核心中發出的，牠毫無間歇地侵蝕生命，直到把生命完全毀滅為止。這是巨大的人類中最顯著的代表之一，一千九百餘年來，我們的西方充塞着他的痛苦與信仰底呼聲——這代表便是基督徒。

將來，有一天，在多少世紀底終極，——（如果我們塵世的事蹟還能保存於人類記憶中的話）——會有一天，那些生存的人們，對於這個消逝的種族，會倚憑在他們墮落的深淵旁邊，好似但丁俯在 *Malebolge* 之旁那樣，充滿着驚嘆、厭惡與憐憫。

但對於這種又驚又佩又惡又憐的感覺，誰還能比我們感得更真切呢？因為我們自幼便滲透這些悲痛的情操，便看到最親愛的人們相鬪，我們一向識得這基督教悲觀主義底苦澀而又醉人的味道，我們曾在懷疑躊躇的辰光，費了多少力量，纔止住自己不致和多少旁人一樣墮入虛無的幻象中去。

神呀！永恆的生呀！這是一般在此世無法生存的人們底蔭庇！信仰，往往只是對於人生對於前途的不信仰，只是對於自己的不信仰，只是缺乏勇氣與歡樂……啊！信仰！你的苦痛的勝利，是由多少的失敗造成的呢！

基督徒們，爲了這，我纔愛你們，爲你們抱憾。我爲你們怨嘆，我也嘆賞你們的悲愁。你們使世界變得淒慘，把牠裝點得更美。當你的痛苦消滅的時候，世界將更加枯索了。在這滿着卑怯之徒的時代，——在苦痛前面發抖，大聲疾呼地要求他們的幸福，而這幸福往往便是別人底災難，——我們應當敢於正視痛苦，尊敬痛苦！歡樂固然值得頌讚，痛苦亦何嘗不值得頌讚！這兩位是姊妹，而且都是聖者。她們鍛鍊人類，開展偉大的心魂。她們是力，是生，是神。凡是不能兼愛歡樂與痛苦的人，便是既不愛歡樂，亦不愛痛苦。凡能體味她們的，方懂得人生底價值和離開人生時底甜蜜。

目錄

彌蓋朗琪羅.....一

上編 戰鬪.....一二三

一 力.....二二三

二 力底崩裂.....五六

三 絕望.....七九

下編 捨棄.....一〇一

一 愛情.....一〇一

目錄

二 信心……………一三六

三 孤獨……………一六三

尾聲……………一七七

死……………一七七

這便是神聖的痛苦的生涯……………一八五

彌蓋朗琪羅傳

彌蓋朗琪羅

這是一個翡冷翠城中的中產者——

——那裏，滿是陰沈的宮殿，矗立着崇高的塔尖如長矛一般，柔和而又枯索的山崗細膩地映在天際，崗上搖曳着杉樹底圓蓋形的峯巔，和閃閃作銀色，波動如水浪似的橄欖林；

——那裏，一切都講究極端的典雅，洛朗·特·梅迭西斯底譏諷的臉相，瑪幾阿几底闊大的嘴巴，鮑梯卻黎畫上的黃髮，貧血的維納斯，都會合在一起；

——那裏，充滿着熱狂，驕傲，神經質的氣息，易於耽溺在一切盲目的信仰中，受着一切宗教的和社會的狂潮聳動，在那裏，個個人是自由的，個個人是專制的，在那裏，生活是那麼舒適，可是那裏



的人生無異是地獄；

——那裏，居民是聰慧的，頑固的，熱情的，易怒的，口舌如鋼一般尖利，心情是那麽多疑，互相試探，互相嫉忌，互相吞噬；

——那裏，容留不下萊渥那——特——文西般的自由思想者，那裏，鮑梯卻黎祇能如一個蘇格蘭底清教徒般在幻想的神祕主義中終其天年，那裏，薩伏那洛爾 (Savonarolo) 受了一般壞人的利用，舉火焚燒藝術品，使他的僧徒們在火旁舞蹈——三年之後，這火又死灰復燃地燒死了他自己。

在這個時代底這個城市中，他是他們的狂熱底對象。

自然，他對於他的同胞們沒有絲毫溫婉之情，他的豪邁宏偉的天才蔑視他們小組的藝術，矯飾的精神，平凡的寫實主義，他們的感傷情調與病態的精微玄妙。他對待他們的態度很嚴酷；但他愛他們。他對於他的國家，並無達·文西般的微笑的淡漠。遠離了翡冷翠，便要為懷鄉病所苦。(一)

他一生想盡方法要住在翡冷翠，在戰爭底悲慘的時期中，他留在翡冷翠；他要「至少死後能回到翡冷翠，既然生時是不可能。」(一)

因為他是翡冷翠底舊家，故他對於自己的血統與種族非常自傲。(二)甚至比對於他的天才更加自傲。他不答應人家當他藝術家看待：

『我不是雕塑家彌蓋朗琪羅……我是彌蓋朗琪羅·鮑那洛蒂 (Michelagnolo Buonarroti) ……』(四)

他精神上便是一個貴族，而且具有一切階級底偏見。他甚至說：『修鍊藝術的，當是貴族而非平民。』(五)

他對於家族抱有宗教般的，古代的，幾乎是野蠻的觀念。他爲牠犧牲一切，而且要別人和他一樣犧牲。他將，如他所說的，『爲了牠而賣掉自己，如奴隸一般。』(六)在這方面，爲了些微的事情，他會激動感情。他輕蔑他的兄弟們，的確他們也應該受他輕蔑。他輕蔑他的姪子——他的承繼人。但對於他的姪子和兄弟們，他仍尊敬他們代表世系的身分。這種言語在他的信札中屢見不鮮：

「我們的世系……維持我們的世系……不要令我們的血統中斷……」

凡是這強悍的種族底一切迷信，一切盲從，他都全備。這些彷彿是一個泥團（有上帝捏造人類的泥團），彌蓋朗琪羅即是在這個泥團中形成的。但在這個泥團中卻湧躍出澄清一切的分：天才。

註：（一）「我不時墮入深切的悲苦中，好似那些遠離家庭的人一樣。」（見羅馬，一四九七年八月十九日書）

（二）「死之於我，顯得那麼可愛；因為牠可以使我獲得生前所不能得到的幸福：即回到我的故鄉。」

（III）Bonarroti Simoni 裔出 Salsignano，在翡冷翠地方志上自十二世紀起即已有過記載。彌蓋朗琪羅當然知道這一點。『我們是中產階級，是最高貴的世裔。』（一五四六年十二月致他的姪子 Lionardo 書）——他不贊成他的姪子要變得更高貴的思念；這決非是自尊的表示。大家知道我們是翡冷翠最老最高貴的世家。』（一五四九年二月）——他試着要重振他的門第，教他的家族恢復他的舊姓 Simoni，在翡冷翠創立一族莊；但他老是被他兄弟們底平庸所沮喪。他想起他的弟兄中有一個（Giamondo）選推車度日，如鄉下人一般地生活着，他不禁要臉紅。——一五二〇年，Alessandro de Canossa 伯爵寫信給他，說在伯爵底家譜上登出他們原是親戚的證據。這消息是假的，彌蓋朗琪羅卻很相信，他竟至要購買 Canossa 底宮邸。據說那是他的祖先底發祥地。他的傳記作者 Ondivi 依了他的指點把法王亨利二世底姊姊，和瑪蒂特大伯爵夫人都

例入他的家譜之內。

一五一五年，教皇雷翁十世到翡冷翠的時候，彌蓋朗琪羅底兄弟 Buonarroti 受到教皇底封授。

(四)他又說：「我從來不是一個畫家，也不是彫塑家，——作藝術商業的人。我永遠保留着我世家底光榮。」(一五四八年五月二日致 Lionardo 書)

(五)他的傳記作者 Condivi 所述語。

(六)一四九七年八月十九日致他的父親書。——他在一五〇八年三月十三日三十三歲時纔從父親那裏獲得成丁獨立權。

不相信天才，不知天才爲何物的人，請看一看彌蓋朗琪羅罷！從沒有人這樣地爲天才所拘囚的了。這天才底氣質似乎和他的氣質完全不同：這是一個征服者投入他的懷中而把他制服了。他的意志簡直是一無所能；甚至可說他的精神與他的心也是一無所能。這是一種狂亂的爆發，一種駭人的生命，爲他太弱的肉體與靈魂所不能勝任的。

他在繼續不斷的興奮中過生活。他的過分的力量使他感到痛苦，這痛苦逼迫他行動，不息地行動，一小時也不得休息。

他寫道：「我爲了工作而筋疲力盡，從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地工作過，我除了夜以繼日的工作之外，甚麼都不想。」

這種病態的需要活動不特使他的業務天天積聚起來，不特使他接受他所不能實行的工作，而且也使他墮入偏執的僻性中去。他要雕琢整個的山頭。當他要建造甚麼紀念物時，他會費掉幾年的光陰到石廠中去挑選石塊，建築搬運石塊的大路；他要成爲一切工程師，手工工人，斲石工人；他要獨個子幹完一切；建造宮邸，教堂，由他一個人來。這是一種判罰苦役底生活。他甚至不願分出時間去飲食睡眠。在他的信札內，隨處看得到同樣可憐的語句：

「我幾乎沒有用餐的時間……我沒有時間喫東西……十二年以來，我的肉體被疲倦所毀壞了，我缺乏一切必需品……我沒有一個銅子，我是裸體了，我感受無數的痛苦……我在悲慘與痛苦中討生活……我和患難爭鬪……」(1)

這患難其實是虛幻的。彌蓋朗琪羅是富有的；他拚命使自己富有，十分富有。(2) 但富有對於他有何用處？他如一個窮人一樣生活，被勞作束縛着好似一匹馬被磨輪底軸子繫住一般。沒有人

會懂得他如此自苦的原因。沒有人能懂得他爲何不能自主地使自己受苦，也沒有人能懂得他的自苦對於他實是一種需要。即是脾氣和他極相似的父親也埋怨他：

「你的弟弟告訴我，你生活得十分節省，甚至節省到悲慘的程度；節省是好的；但悲慘是壞的；這是使神和人都爲之不悅的惡行；牠會妨害你的靈魂與肉體。只要你還年青，這還可以；但當你漸漸衰老的時光，這悲慘的壞生活所能產生的疾病與殘廢，全都顯現。應當避免悲慘，中庸地生活，當心不要缺乏必須的營養，留意自己不要勞作過度……」(三)

但甚麼勸告也不起影響。他從不肯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合人性些。他祇以極少的麵包與酒來支持他的生命。他只睡幾小時。當他在蒲洛納 (Bologne) 進行于勒二世底銅像時，他和他的三個助手睡在一張牀上，因爲他祇有一張牀而又不願添置。(四) 他睡時衣服也不脫，皮靴也不卸。有一次，腿腫起來了，他不得不割破靴子；在脫下靴子的時候，腿皮也隨着剝下來了。

這種駭人的衛生，果如他的父親所預料，使他老是患病。在他的信札中，人們可以看出他生過十四或十五次大病。(五) 他好幾次發熱，幾乎要死去。他眼睛有病，牙齒有病，頭痛，心病。(六) 他常爲

神經痛所苦，尤其當他睡眠的時候；睡眠對於他竟是一種苦楚。他很早便老了。四十二歲，他已感到衰老。（七）四十八歲時，他說他工作一天必得要休息四天。（八）他又固執着不肯請任何醫生診治。

他的精神所受到這苦役生活底影響，比他的肉體更甚。悲觀主義侵蝕他。這於他是一種遺傳病。青年時，他費盡心機去安慰他的父親，因為他有時爲狂亂的苦痛糾纏着。（九）可見彌蓋朗琪羅底病比他所照顧的人感染更深。這沒有休止的活動，累人的疲勞，使他多疑的精神陷入種種迷亂狀態。他猜疑他的敵人，他猜疑他的朋友。（十）他猜疑他的家族，他的兄弟，他的嗣子；他猜疑他們不耐煩地等待他的死。

一切使他不安；（十一）他的家族也嘲笑這永遠的不安。（十二）他如自己所說的一般，在「一種悲哀的或竟是癲狂的狀態」中過生活。（十三）痛苦久了，他竟嗜好有痛苦，他在其中覓得一種悲苦的樂趣。

「愈使我受苦的，我愈歡喜。」（十四）

對於他，一切都成爲痛苦底題目，——甚至愛，（十五）——甚至善。（十六）

『我的歡樂是悲哀。』(十七)

沒有一個人比他更不接近歡樂而更傾向於痛苦的了。他在無垠的宇宙中所見到的所感到的只有牠。世界上全部的悲觀主義都包含在這絕望的呼聲，這極端徧枉的語句中。

『千萬的歡樂不值一單獨的苦惱……』(十八)

註：(一)見一五〇七，一五〇九，一五一二，一五一三，一五二五，一五四七諸年信札。

(二)他死後，人家在他羅馬寓所發現他的藏金有七至八、〇〇〇金幣，約合今日四或五〇〇、〇〇〇法郎(合華幣八萬或十萬元)。史家伐薩利(Vasari)說他兩次給他的姪兒七、〇〇〇小金元，給他的侍役 Urbino 二、〇〇〇小金元。他在翡冷翠亦有大批存款。一五三四年時，他在翡冷翠及附近各地置有房產六處，田產七處。他酷愛田。一五〇五，一五〇六，一五一二，一五一五，一五一七，一五一八，一五一九，一五二〇各年他購置不少田地。這是他鄉下人底遺傳性。然而他的儲蓄與置產並非爲了他自己，而是爲別人化去，他自己卻甚麼都不捨得享用。

(三)這封信後面又加上若干指導衛生的話，足見當時的野蠻程度：『第一，保護你的頭，使牠保有相當的溫暖，但不要洗；你應當把牠揩拭，但不要洗。』(一五〇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信)

(四)見一五〇六年信。

(五)一五一七年九月，在他從事於聖·洛朗查底墳墓雕塑與米納佛基督像的時候，他病得幾乎死去。一五一八年九月，在 *Gravezza* 石廠中，他以疲勞過度與煩悶而病了。一五二〇年拉斐爾逝世的時候，他又病倒了。一五二一年年終，一個友人 *Leonardo Bellio* 祝賀他：「居然從一場很少人能逃過的痛症中痊愈了。」一五三一年六月，翡冷翠城陷落後，他失眠，飲食不進，頭和心都病了；這情景一直延長到年終；他的朋友們以為他是沒有希望的了。一五三九年，他從西施庭教堂高架上墮下，跌破了腿。一五四四年六月，他患了一場極重的熱病。一五四五年十二月至一五四六年正月，他舊病復發，使他的身體極度衰弱。一五四九年三月，他為石淋症磨難極苦。一五五五年七月，他患風痛。一五五九年七月，他又患石淋與其他種種疾病；他衰弱得厲害。一五六一年八月，他「暈到了，四肢拘攣着。」

(六)見他的詩集卷八十二。

(七)一五一七年七月致 *Domenico Buoninsegni* 書。

(八)一五二三年七月致 *Bart. Angelini* 書。

(九)在他致父親的信中，時時說：「你不要自苦……」（一五〇九年春）——「你在這種悲痛的情操中生活真使我非常難過，我祈求你不要再去想這個了。」（一五〇九年正月二十七日）——「你不要驚惶，不要愁苦。」（一五〇九年九月十五日）

他的父親 *Buonarroti* 和他一樣時時要發神經病。一五二一年，他突然從他自己家裏逃出來，大聲疾呼地說他的兒子把他趕出了。

〔十〕「在完滿的友誼中，往往藏着毀損名譽與生命的陰謀。」（見他致他的朋友 Luigi del Riccio——把他從一五四六年那場重病中救出來的朋友——的十四行詩）

參看一五六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他的忠實的朋友 Tommaso de' Cavalieri 爲他覆枉地猜忌之後給他的聲辯信：「我敢確言我從沒得罪過你；但你太輕信那般你最不應該相信的人……」

〔十一〕「我在繼續的不信任中過生活……不要相信任何人，張開了眼睛睡覺……」

〔十二〕一五一五年九月與十月致他的兄弟 Buonarroti 信中有言：

「……不要嘲笑我所寫的一切……一個人不應當嘲笑任何人在這個時代，爲了他的肉體與靈魂而在恐懼與不安中過活是並無害處的……在一切時代，不安是好的……」

〔十三〕在他的信中，他常自稱爲「憂愁的與瘋狂的人」——「老悖」——「瘋子與惡人」——但他爲這瘋狂辯白，說這只對於他個人有影響。

〔十四〕詩集卷一百五十二。

〔十五〕十四行詩卷一百九十第四十八首。

「些少的幸福對於戀愛中人是一種豐滿的享樂，但牠會使欲念絕滅，不若災患會使希望長大。」

〔十六〕「一切事物使我悲哀，他寫道……即是善，因爲牠存在的時間太短了，故給予我心靈的苦楚不減於惡。」

〔十七〕詩集卷八十一。

〔十八〕詩集卷七十四。

「他的猛烈的力量，Condivi說，把他和人羣幾乎完全隔離了。」

他是孤獨的。——他恨人；他亦被人恨。他愛人；他不被人愛。人們對他又是欽佩，又是畏懼。晚年，他令人發生一種宗教般的尊敬。他威臨着他的時代。那時，他稍微鎮靜了些。他從高處看人，人們從低處看他。他從沒有休息，也從沒有最微賤的生靈所能享受的溫柔——即在一生能有一分鐘的時間在別人底愛撫中睡眠。婦人底愛情於他是無緣的。在這荒漠的天空，祇有 Vittoria Colonna 底冷靜而純潔的友誼，如明星一般照耀了一刹那。周圍盡是黑夜，他的思想如流星一般在黑暗中劇烈旋轉，他的意念與幻夢在其中迴盪。貝多芬卻從沒有這種情境。因為這黑夜即在彌蓋朗琪羅自己的心中。貝多芬底憂鬱是人類底過失；他天性是快樂的，他希望快樂。彌蓋朗琪羅卻是內心憂鬱，這憂鬱令人害怕，一切的人本能地逃避他。他在周圍造成一片空虛。

這還算不得什麼。最壞的並非是成爲孤獨，卻是對自己亦孤獨了，和自己也不能生活，不能爲自己底主宰，而且否認自己，與自己鬭爭，毀壞自己。他的心魂永遠在欺妄他的天才。人們時常說起他有一種「反對自己的」宿命，使他不能實現他任何偉大的計劃。這宿命便是他自己。他的不幸

底關鍵，足以解釋他一生底悲劇——而爲人們所最少看到或不敢去看的關鍵——只是缺乏意志和賦性懦怯。

在藝術上，政治上，在他一切行動和一切思想上，他都是優柔寡斷的。在兩件作品，兩項計劃，兩個部分中間，他不能選擇。關於于勒二世 (Julia II) 底紀念建築，聖·洛朗查底屋面，梅迭西斯底墳墓等等的歷史都足證明他這種猶豫。他開始開始，卻不能有何結果。他要，他又不要。他纔選定，他已開始懷疑。在他生命終了的時候，他甚麼也沒有完成。他厭棄一切。人家說他的工作是強迫的人家把朝三暮四，計劃無定之責，加在他的委託人身上。其實如果他決定拒絕的話，他的主使人正無法強迫他呢。可是他不敢拒絕。

他是弱者。他在種種方面都是弱者，爲了德性和爲了膽怯。他是心地怯弱的。他爲了種種思慮而苦悶，在一個性格堅強的人，這一切思慮全都都可以丟開的。因爲他把責任心誇大之故，便自以爲不得不去幹那最平庸的工作，爲任何匠人可以比他做得更好的工作。(一) 他既不能履行他的義務，也不能把牠忘掉。(二)

他爲了謹慎與恐懼而變得怯弱。爲了勒二世所稱爲『可怕的人』同樣可被伐薩利稱做『謹慎者』——『使任何人，甚至使教皇也害怕的』(三)人會害怕一切。他在親王權貴面前是怯弱的，——可是他及最瞧不起在親王權貴面前顯得怯弱的人，他把他們叫做『親王們底荷重的驢子』(四)——他要躲避教皇；他卻留着，他服從教皇。(五)他容忍他的主人們底蠻橫無理的信，他恭敬地答復他們。(六)有時，他反抗起來，他驕傲地說話——但他永遠讓步。直到死，他努力掙扎，可沒有力量奮鬥。教皇克萊芒七世(Clement VII)——和一般的意見相反——在所有的教皇中是對他最慈和的人，他認識他的弱點；他也憐憫他。(七)

他的全部的尊嚴會在愛情前面喪失。他在壞蛋前面顯得十分卑怯。他把一個可愛的但是平庸的人，如 Tommaso de' Cavalieri 當做一個了不得的天才。(八)

至少，愛情使他這些弱點顯得動人。當他爲了恐懼之故而顯得怯弱時，這怯弱祇是——人們不敢說是可恥的——病苦得可憐的表現。他突然陷入神志錯亂的恐怖中。於是他逃了，他被恐怖逼得在意大利各處奔竄。一四九四年，爲了某種幻象，嚇得逃出翡冷翠。一五二九年，翡冷翠被圍，負

有守城之責的，他又逃亡了。他一直逃到佛尼市。幾乎要逃到法國去。以後他對於這件事情覺得可恥，他重行回到被圍的城裏，盡他的責任，直到圍城終了。但當翡冷翠陷落，嚴行流戍放逐，雷厲風行之時，他又是多麼怯弱而發抖！他甚至去恭維法官 Valori，那個把他的朋友，高貴的 Battista della Palla 處死的法官。可憐啊！他甚至棄絕他的友人，翡冷翠底流戍者。（九）

他怕。他對於他的恐怖感到極度的羞恥。他瞧不起自己。他憎厭自己以致病倒了。他要死。人家也以爲他快死了。（十）

但他不能死。他內心有一種癡狂的求生的力量，這力量每天會蘇醒，求生，爲的要繼續受苦——他如果不能不活動呢？但他不能如此。他不能不有所行動。他行動。他應得要行動——他自己行動麼？——他是被動！他是捲入他的癡癩的熱情與矛盾中，好似但丁底獄囚一般。

他應得要受苦啊！

「使我苦惱罷！苦惱在我過去，沒有一天是屬於我的！」（十一）

他向神發出這絕望的呼號：

「嗚神！誰還能比我自己更透入我自己？」（十二）

如果他渴望死，那是因為他認為死是這可怕的奴隸生活底終極之故。他講起已死的人時真是多麼豔羨！

「你們不必再恐懼生命底嬗變和欲念底轉換……後來的時間不再對你們有何強暴的行爲了；必需與偶然不再驅使你們……言念及此，能不令我豔羨？」（十三）

「死不再存在！不再是自己！逃出萬物底桎梏！逃出自己的幻想！」

「啊！使我，使我不再回復我自己！」（十四）

註：（一）他雕塑聖·洛朗宜底墓像時，在 Seravezza 石廠中過了幾年。

（二）他一五一四年承受下來的彌納爾寺中的基督像，到一五一八年還未動工。「我痛苦死了……我做了如竊賊一般的行爲……」一五〇一年，他和西也納 Piccolomini 寺簽訂契約，訂明三年以後交出作品。可是六年後，一五六一年，他還爲了沒有履行契約而苦惱。

（三）Sebastiano del Piombo 信中語（一五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四）和伐薩利談話時所言。

(五) 一五三四年，他要逃避教皇保爾三世，結果仍是應懇工作把他繫住。

(六) 一五一八年二月二日，大主教于勒·梅迭西斯猜疑他被加萊人收買，送他一封措辭嚴厲的信給他。彌蓋朗琪羅屈服地接受了，回信中說他「在世界上除了專心取悅他以外，再沒有別的事務了。」

(七) 參看在翡冷翠陷落之後，他和 Stebastiano del Piondo 的通信。他爲了他的健康爲了他的苦悶抱着不安。

(八) 「……我不能和你相比。你在一切學問方面是獨一無二的。」(一五三三年正月一日彌蓋朗琪致 Tommaso del Cavaleri 書)

(九) 「……一向我留神着不和被判流戌的人談話，不和他們有何來往；將來我將更加留意……我不和任何人談話，尤其是翡冷翠人。如果有人在路上向我行禮，在理我不得不友善地和他們招呼，但我竟不理睬。如果我知道誰是流戌的翡冷翠人，我簡直不回答他……」這是他的姪兒通知他被人告發與翡冷翠底流戌者私自交通後，他自羅馬發的覆信(一五四八年)中語。

更甚於此的，他還做了忘恩負義的事情；他否認他病劇時受過 Strozzi 一家底照拂。

「至於人家責備我曾於病中受 Strozzi 家的照拂，那麼，我並不認爲我是在 Strozzi 家中而是在 Juigi del Riccio 底臥室中，他是和我極友善的。」(Juigi del Riccio 是在 Strozzi 邸中服役)——彌蓋朗琪羅曾在 Strozzi 家中作客是毫無疑義的事，他自己在兩年以前即送給 Roberto Strozzi 一對「奴隸」(現存法國盧佛美術館)，表示對於他的盛情的感謝。

(十) 那是一五三一年，在翡冷翠陷落後，他屈服於教皇克萊芒七世和詔媚法官 Valori 之後。

(十一)詩集卷四十九(一五三二年)。

(十二)詩集卷六(一五〇四——一五一一年間)。

(十三)詩集卷五十八(一五三四年紀念他父親之死的作品)。

(十四)詩集卷一百三十五。

他的煩躁的目光還在京都博物館中注視我們，在痛苦的臉上，我更聽到這悲愴的呼聲。(一)

他是中等的身材，肩頭很寬，骨骼與肌肉突出很厲害。因為勞作過度，身體變了形，走路時，頭望上仰着，背偻着，腹部突向前面。這便是畫家 François de Hollande 底肖像中的形相：那是站立着的側影，穿着黑衣服；肩上披着一件羅馬式大氅；頭上纏着布巾，布巾之上覆着一頂軟帽。(二)頭顱是圓的，額角是方的，滿着皺痕，顯得十分寬大。黑色的頭髮亂蓬蓬地虬結着。眼睛很小，又悲哀，又強烈，光彩時時在變化，或是黃的或是藍的。鼻子很寬很直，中間隆起，曾被 Torrigiani 底拳頭擊破。(三)從鼻孔到口角有很深的皺痕，嘴巴生得很細膩，下唇稍稍前突。鬚毛稀薄，牧神般的鬚鬚簇擁着兩片顴骨前突的面頰。

全部臉相上籠罩着悲哀與猶豫的神情，這確是詩人 Tasso 時代底面目，表現着不安的，被懷

疑所侵蝕的痕跡。悽慘的目光引起人們底同情。

註：(一)以下的描寫根據彌蓋朗琪羅底各個不同的肖像。

Francisco La Cava 晚近發見「最後之審判中」他自己的畫像。四百年來，多少人在他面前走過而沒有看見他。但一經見到，便永遠忘不了。

(二)一五六四年，人們把他的遺骸自羅馬運回到翡冷翠去的時候，曾經重開他的棺竈，那時頭上便戴着這種軟帽。
(三)這是一四九〇——一四九二年間的事。

同情，我們不要和他斤斤較量了罷。他一生所希望而沒有獲到的這愛情，我們給了他罷。他嘗到一個人可能受到的一切苦難。他目擊他的故鄉淪陷。他目擊意大利淪於野蠻民族之手。他目擊自由之消滅。他眼見他所愛的人一個一個地逝世。他眼見藝術上的光明，一顆一顆地熄滅。

在這黑夜將臨的時光，他孤獨地留在最後。在死的門前，當他回首瞻望的時候，他不能說他已做了他所應做與能做的事以自安慰。他的一生於他顯得是白費的。一生沒有歡樂也是徒然。他也徒然把他的一生為藝術底偶像犧牲了。(一)

沒有一天快樂，沒有一天享受到真正的人生，九十年間的巨大的勞作，竟不能實現他夢想的

計劃於萬一他認為最重要的作品沒有一件是完成的。運命嘲弄他，使這位雕塑家（三）有始有終地完成的事業，只是他所不願意的繪畫。在那些使他驕傲使他苦惱的大工程中，有些——（如「比士之戰」底圖稿，于勒二世底銅像）——在他生時便毀掉了，有些——（于勒二世底墳墓，梅迭西斯底家廟）——是可憐地流產了：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只是他的思想底速寫而已。

雕塑家 Ghiberti 在他的註解中講述一樁故事，說德國 Anjou 公爵底一個鑲銀匠，具有可和「希臘古雕塑家相匹敵」的手腕，暮年時眼見他灌注全生命的一件作品毀掉了。——「於是

他看到他的一切疲勞都是枉費；他跪着喊道：「喲吾主，天地底主宰，不要再使我迷失，不要讓我再去跟從除你以外的人；可憐我罷！」立刻，他把所有的財產分給了窮人，退隱到深山中去了……」

如這個可憐的德國鑲銀家一樣，彌蓋朗琪羅到了暮年，悲苦地看着他的一生，他的努力都是枉費，他的作品未完的未完，毀掉的毀掉。

於是，他告退了。文藝復興與睥睨一切的光芒，宇宙底自由的至高至上的心魂，和他一起遁入「這神明的愛情中，他在十字架上張開着臂抱迎接我們。」

「頌讚歡樂」底豐滿的呼聲，沒有嘶喊出來。於他直到最後的一呼吸，永遠是『痛苦底頌讚』，「解放一切的死底頌讚。」他整個地戰敗了。

註：(一)「……熱情的幻夢，使我們藝術當作一個偶像與一個王國……」(詩集卷一百四十七)

(二)他自稱爲「彫塑家」而非「畫家。」一五〇八年三月十日他寫道：『今日，我彫塑家彌蓋朗琪羅，開始西施庭教堂底繪畫。』——『這全不是我的事業，一年以後他又寫道：……我毫無益處地費掉我的時間。』(一五〇九年正月二十七日)關於這個見解，他從沒變更。

這便是世界底戰勝者之一。我們，享受他的天才底結晶品時，和享受我們祖先底功蹟一般，再也想不起他所流的鮮血。

我願把這血滲在大家眼前，我願舉起英雄們底紅旗在我們的頭上飄揚。

上編 戰鬪

一 力

一四七五年三月六日，他生於嘉藏打地方底嘉潑萊斯（Carpeneo）荒確的鄉土，『飄逸的空氣』
（二）岩石，桐樹，遠處是阿北尼山。不遠的地方，便是聖法朗梭阿·大西士在阿爾佛尼阿山頭看見
基督顯靈的所在。

父親（三）是嘉潑萊斯與丘西地方的法官。這是一個暴烈的，煩躁的，『怕上帝』的人。母親（三）
在彌蓋朝琪羅六歲（四）時便死了。他們共是弟兄五人：Lionardo, Michelagnolo, Buonarrotto,
Giovanni Simone, Sigismondo。（五）

他幼時寄養在一個石匠底妻子家裏。以後他把做雕塑家底志願好玩地說是由於這幼年的

乳。人家把他送入學校；他祇用功素描。『爲了這，他被他的父親與伯叔瞧不起而且有時打得很凶，他們都恨藝術家這職業，似乎在他們的家庭中出一個藝術家是可羞的。』(六)因此，他自幼便認識人生底殘暴與精神底孤獨。

可是他的固執戰勝了父親底固執。十三歲時，他進入 Domenico Ghirlandajo 底畫室——那是當代翡冷翠畫家中最大最健全的一個。他初時底成績非常優異，據說甚至令他的老師也嫉惡起來。(七)一年之後他們分手了。

他已開始憎厭繪畫。他企慕一種更英雄的藝術。他轉入雕塑學校。那個學校是洛朗·特·梅迭西斯所主辦的，設在聖瑪克花園內。(八)那親王很賞識他；教他住在宮邸中，允許他和他的兒子們同席；童年的彌蓋朗琪羅一下子便處於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底中心，處身於古籍之中，沐浴着柏拉圖研究的風氣。他們的思想，把他感染了，他洗滌於懷古的生活中，心中也存了崇古的信念；他變成一個希臘雕塑家。在『非常鍾愛他』的 Politien 底指導之下，他彫了『Centaurus 與 Lapithes 底爭鬪』。(九)

這座驕傲的浮雕，這件完全給力與美統制着的作品，反映出他成熟時期底武士式的心魂與粗獷堅強的手法。

他和 Lorenzo di Credi Bugiardini Granacci Torrigiani del Torrigiani 等到嘉彌納寺中去臨摹瑪撒西屋 (Masaccio) 底壁畫。他不能容忍他的同伴們底嘲笑。一天，他和虛榮的 Torrigiani 衝突起來。Torrighiani 一拳把他的臉擊破了，後來，他以此自豪：『我緊握着拳頭，他講給 Benvenuto Cellini 聽，我那麼厲害地打在他的鼻子上，我感到他的骨頭粉碎了，這樣，我給了他一個終生的紀念。』(十)

註：(一) 彌蓋朗琪羅歡喜說他的天才是由於他的故鄉底「飄遠的空氣」所賜。

(二) 他的名字叫做 Lodovico di Leonardo Buonarroti Simoni——他們一家真正的姓字是 Simonio。

(三) Francesca di Neri di Miniato del Sera。

(四) 父親在一四八五年續娶 Lucrezia Ubaldini，她死於一四九七年。

(五) Leonardo 生於一四七三年，Buonarroti 生於一四七七年，Giovanni Simone 生於一四七九年，Segismundo 生於一四八一年，Leonardo 做了教士，因此彌蓋朗琪羅成爲長子了。

(六) 據 Condivi 紀載。

(七) 實在一個那樣大的藝術家會對他的學生嫉忌是很難令人置信的。我不信這是彌蓋朗琪羅離開奇朗大育底原因。他到暮年還保存着對於他的第一個老師的尊敬。

(八) 這個學校由陶琴丹羅底學生 Belfordo 所主持。

(九) 此像現在翡冷翠。「微笑的牧神面具」一作，亦是同時代的，牠引起洛朗·特·梅迭西斯對於彌蓋朗琪羅的友誼。「梯旁的聖母」亦是那時所作的浮雕。

(十) 一四九一年事。

然而異教色彩並未抑滅彌蓋朗琪羅底基督教信仰。兩個敵對的世界爭奪彌蓋朗琪羅底靈魂。

一四九〇年，教士薩伏那洛爾，依據了陶米尼派底神祕經典「Apocalypse」開始說教。他三十七歲，彌蓋朗琪羅十五歲。他看到這短小羸弱的說教者，充滿着熱烈的火焰，被神底精神燃燒着，在講壇上對教皇作猛烈的攻擊，向全意大利宣揚神底威權。翡冷翠人心動搖。大家在街上亂竄，哭着喊着如瘋子一般。最富的市民如 Rucellai，Salviati，Albizzi，Strozzi 輩都要求加入教派。

博學之士，哲學家也承認他有理。(一)彌蓋朗琪羅底哥哥，李奧那陶便入了陶米尼派修道。(二)

彌蓋朗琪羅也沒有免掉這驚惶底傳染。薩伏那洛爾自稱爲預言者，他說法蘭西王查理八世將是神底代表，這時候，彌蓋朗琪羅不禁害怕起來。

他的一個朋友，詩人兼音樂家嘉爾第哀(Cardiene)有一夜看見洛朗·特·梅迭西斯底黑影(三)在他面前顯現，穿着襤褸的衣衫，身體半裸着；死者命他預告他的兒子比哀爾，說他將要被逐出他的國土，永遠不得回轉。嘉爾第哀把這幕幻象告訴了彌蓋朗琪羅，彌氏勸他去告訴親王；但嘉爾第哀畏懼比哀爾，絕對不敢。一個早上，他又來找彌蓋朗琪羅，驚悸萬分地告訴他說，死者又出現了；他甚至穿了特別的衣裝，嘉爾第哀睡在牀上，靜默地注視着，死人的幽靈便來把他批頰，責罰他沒有聽從他。彌蓋朗琪羅大大地埋怨他，逼他立刻步行到梅迭西斯別墅。半路上，嘉爾第哀遇到了比哀爾；他就講給他聽。比哀爾大笑，喊馬弁把他打開。親王底祕書 Bibbiena 和他說：「你是一個瘋子。你想洛朗愛哪一個呢？愛他的兒子呢還是愛你？」嘉爾第哀遭了侮辱與嘲笑，回到翡冷翠，把他倒臺的情形告知彌蓋朗琪羅，並把翡冷翠定要逢到大災難的話說服了彌蓋朗琪羅，兩天之

後，彌蓋朗琪羅逃走了。(四)

這是彌蓋朗琪羅第一次爲迷信而大發神經病，他一生這類事情不知發生了多少次，雖然他自己也覺得可羞，但他竟無法克制。

註：(一)那時的學者 *Pie de Mirandole* 和 *Pollitan* 等都表示屈服於薩伏那洛爾底教義。不久之後，他們都死了。(一四九四。) *Pollitan* 遺言死後要葬在陶米尼派底聖·瑪克寺中——卽薩伏那洛爾底寺院。——*Pie de Mirandole* 死時特地穿着陶米尼派教士底衣裳。

(二)一四九一年事。

(三)洛朗·特·梅迭西斯死於一四九二年四月八日；他的兒子比哀爾承襲了他的爵位。彌蓋朗琪羅離開了爵位，回到父親那裏，若干時內沒有事做。以後，比哀爾又教他去任事，委託他選購浮雕與凹雕的細石。於是他雕成巨大的白石像「力士」，最初放在 *Sansoni* 宮中，一五二九年被法蘭西王法朗梭阿一世購藏於楓丹白露 (*Fontainebleau*)，但在十七世紀時便不見了。放在 *San Spirito* 修院的十字架木雕亦是此時之作，爲這件作品，彌蓋朗琪羅用屍身研究解剖學，研究得那麼用功，以至病倒了。(一四九四。)

(四)據 *Conditi* 底記載。

彌蓋朗琪羅於一四九四年十月逃亡。一個月之後，比哀爾·特·梅迭西斯因爲羣衆反叛也逃跑了；平民政府

便在翡冷翠建立，薩伏那洛爾力予贊助，預言翡冷翠將使全世界都變成共和國。但這共和國將承認一個國王，便是耶穌基督。

他一直逃到佛尼市。

他一逃出翡冷翠，他的騷亂靜了下來。——回到蒲洛涅（Bologna），過了冬天，（一）他把預言者和預言全都忘掉了。世界底美麗從新使他奮激。他讀班德拉葛（Petrarque），鮑加斯（Boccace）和但丁底作品。

一四九五年春，他從新路過翡冷翠，正當舉行着狂歡節底宗教禮儀，各黨派劇烈地爭執的時候。但他此刻對於周圍的熱情變得那麼淡漠，且爲表示不再相信薩伏那洛爾派底絕對論起見，他雕成著名的「睡着的愛神」像，在當時被認是古代風的作品。在翡冷翠只住了幾個月；他到羅馬去。直到薩伏那洛爾死爲止，他是藝術家中最傾向於異教精神的一個。他雕「醉的酒神」，「垂死的Adonis」和巨大的「愛神像」的那一年，薩伏那洛爾正在焚燬他認爲「虛妄和邪道」的書籍、飾物和藝術品。（二）他的哥哥李渥那陶爲了他信仰預言之故被告發了。一切的危險集中於薩

伏那洛爾底頭上；彌蓋朗琪羅卻並不回到翡冷翠去營救他。薩伏那洛爾被焚死了。(三)彌蓋朗琪羅一聲也不響。在他的信中，找不出這些事變底任何痕跡。

彌蓋朗琪羅一聲也不響；但他雕成了「耶穌死像」(四)

永生了一般的年青，死了的基督躺在聖母底膝上，似乎睡熟了。他們的線條饒有希臘風的嚴肅。但其中已混雜着一種不可言狀的哀愁情調；這些美麗的軀體已沈浸在淒涼的霧圍中。悲哀已佔據了彌蓋朗琪羅底靈魂。

註：(一)在那裏他住在高貴的 Giovanni Francesco Aldovrandi 家裏作客。在和蒲洛涅警察當局發生數次的糾葛中，都得到他的不少幫助。這時候他雕了幾座宗教神像，但全無宗教意味，祇是驕傲的方底表現而已。

(二)彌蓋朗琪羅於一四九六年六月到羅馬。「醉的酒神」、「垂死的 Adonis」與「愛神像」都是一四九七年底作品。

(三)時在一四九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四)據彌蓋朗琪羅與 Condivi 的談話，可見他所雕的聖母所以那麼年青，所以和陶察丹羅·鮑梯卻梨輩底聖母絕然不同是另有一種騎士式的神祕主義為背景的。

使他變得陰沈的，還不單是當時的憂患和罪惡底境象。一種專暴的力進入他的內心再也不敢鬆他了。他爲天才底狂亂所扼制，至死不使他呼一口氣，並無甚麼勝利底幻夢，他卻賭咒要戰勝，爲了他的光榮和爲他家屬底光榮。他的家庭底全部負擔壓在他一個人肩上。他們向他要錢。他沒有錢，但他那麼驕傲，從不肯拒絕他們：他可以把自己賣掉，只是爲要供應家庭向他要求的金錢。他的健康已經受了影響。營養不佳，時時受寒，居處潮溼，工作過度等等開始把他磨蝕。他患着頭痛，一面的脅腹發腫。(一)他的父親責備他的生活方式：他卻不以爲是他自己的過錯。

「我所受的一切痛苦，我是爲的你們受的，彌蓋朗琪羅以後在寫給父親的信中說。(二)

「……我一切的憂慮，我祇因爲愛護你們而有的。」(三)

註：(一)見他父親給他的信——一五〇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二)見他給父親的信——一五〇九年春。

(三)見他給父親的信——一五二一年。

一五〇一年春，他回到翡冷翠。

四十年前，翡冷翠大寺維持會曾委託 Agostino di Duccio 雕一個先知者像，那作品動工了沒有多少便中止了。一向沒有人敢上手的這塊巨大的白石，這次交託給彌蓋朗琪羅了；（一）碩大無朋的大衛像（DAVID），便是緣源於此。

相傳：翡冷翠底行政長官 Pier Soderini（即是決定交託彌氏雕塑的人）去看這座像時，爲表示他的高見計，加以若干批評：他認爲鼻子太厚了。彌蓋朗琪羅拿了剪刀和一些石粉爬上臺架，輕輕地把剪刀動了幾下，手中慢慢地散下若干粉屑；但他一些也沒有改動鼻子，還是照牠老樣。於是，他轉身向着長官問道：

「現在請看。」

「現在，Soderini 說，牠使我更歡喜了些。你把牠改得有生氣了。」

「於是，彌蓋朗琪羅走下臺架，暗暗地好笑。」（二）

在這件作品中，我們似乎便可看到幽默的輕蔑。這是在休止期間的一種騷動的力。牠充滿着輕蔑與悲哀。在美術館底陰沈的牆下，牠會感到悶塞。牠需要大自然中的空氣，如彌蓋朗琪羅所說

的一般，牠應當『直接受到陽光。』(三)

1504年正月二十五日，藝術委員會（其中的委員有李昆 Filippino Lippi，鮑梯卻梨 Botticelli，班呂勤 Perugia 與萊渥那·特·文西等）討論安置這座巨像的地方。依了彌蓋朗琪羅底請求，人們決定把牠立在「諸侯宮邸」底前面。(四)搬運的工程交託大寺底建築家們去辦理。五月十四日傍晚，人們把「大衛像」從臨時廊棚下移出。晚上，市民向巨像投石，要擊破牠，當局不得不加以嚴密的保護。巨像慢慢地移動，繫得挺直，高處又把牠微微吊起，免得在移轉時要抵住泥土。從 Duomo 廣場搬到老宮前面一共費了四天空陰。五月十八日正午，終於到達了指定的場所。夜間防護的工作仍未稍懈。可是雖然那麼周密，某個晚上羣衆底石子終於投中了大衛像。(五)這便是人家往往認爲值得我們作爲模範的翡冷翠民族。(六)

註：(一)1501年八月——幾個月之前，他和 Francesco Piccolomini 大主教簽訂合同，承應爲西哀納寺塑造裝飾用的雕像。這件工作他始終沒有做，他一生常常如此而內疚。

(二)據伐薩利記載。

(三)這個像在他的工作室內時，一個雕塑家想使外面的光線更適宜於這件作品，彌蓋朗琪羅和他說：「不必你辛

苦，最主要的是直接受到陽光。」

(四) 委員會討論此事的會議錄還保存着。

迄一八七三年爲止，大衛像留在當時彌蓋朗琪羅所指定的地位，在諸侯宮邸前面。以後，人們把他移到翡冷翠美術學士院底一個特別的圓亭中，因爲那時代這像已被風雨侵蝕到令人耽憂的程度。翡冷翠藝術協會同時提議作一個白石的摹本，放在諸侯宮邸前底原位置上。

(五) 這一段記載，完全根據當時的歷史，詳見 *Pietro di Marco Paronè* 著「翡冷翠史」

(六) 大衛底聖潔的裸體使翡冷翠人大感侷促。一五四五年，人們指責「最後之審判」中的猥褻（因爲其中全是裸體的人物）時，寫信給他道：「做效翡冷翠人底謙恭罷，把他們身體上可羞的部分用金葉遮掩起來。」

一五〇四年，翡冷翠底諸侯把彌蓋朗琪羅和萊渥那·特·文西放在敵對的立場上。

兩人原不相契。他們都是孤獨的，在這一點上，他們應該互相接近了。但他們覺得離開一般的人羣固然很遠，他們兩人卻離得更遠。兩人中更孤獨的是萊渥那。他那時是五十二歲，長彌蓋朗琪羅二十歲。從三十歲起，他離開了翡冷翠，那裏的狂亂與熱情使他不耐；他的天性是細膩精密的，微有些膽怯，他的清明寧靜與帶着懷疑色彩的智慧，和翡冷翠人底性格都是不相投契的。這享樂主義者，這絕對自由絕對孤獨的人，對於他的鄉土，宗教，全世界，都極淡漠，他只有在一般思想自由

的君主旁邊纔感到舒服。一四九九年，他的保護人 Ludovico lo Moro 下臺了，他不得不離別米蘭。一五〇二年，他投效於 César Borgha 幕下；一五〇三年，這位親王在政治上失勢了，他又不得不回到翡冷翠。在此，他的譏諷的微笑正和陰沈狂熱的彌蓋朗琪羅相遇，而他正激怒他。彌蓋朗琪羅，整個地投入他的熱情與信仰之中的人，痛恨他的熱情與信仰底一切敵人，而他尤其痛恨毫無熱情毫無信仰的人。萊渥那愈偉大，彌蓋朗琪羅對他愈懷着敵意；他亦絕不放過表示敵意的機會。

「萊渥那面貌生得非常秀美，舉止溫文爾雅。有一天他和一個朋友在翡冷翠街上閒步；他穿着一件玫瑰紅的外衣，一直垂到膝蓋；修剪得很美觀的鬚曲的長鬚在胸前飄蕩。在 Santa Trinita 寺旁，幾個中產者在談話，他們辯論着但丁底一段詩。他們招呼萊渥那，請他替他們辨明其中的意義。這時候彌蓋朗琪羅在旁走過。萊渥那說：『彌蓋朗琪羅會解釋你們所說的那段詩。』彌蓋朗琪羅以為是有意嘲弄他，冷酷地答道：『你自己解釋罷，你這會做過一座銅馬底模型（一）不會鑄成銅馬而你居然不覺羞恥地就此中止了的人』——說完，他旋轉身走了。萊渥那站着，臉紅了。彌蓋朗琪羅還以為爲未足，滿懷着要中傷他的念頭，喊道：『而那些混帳的米蘭人竟會相信你做得了這

樣的工作』(二)

是這樣的兩個人，行政長官 Goderini 竟把他們安置在一件共同的作品上；即諸侯宮邸中會議廳底裝飾畫。這是文藝復興兩股最偉大的力底奇特的爭鬪。一五〇四年五月，萊渥那開始他的「Angliani 戰役」底圖稿。(三)一五〇四年八月，彌蓋朗琪羅受命製作那「Cascina 戰役」(四)全個翡冷翠爲了他們分成兩派。——但是時間把一切都平等了。兩件作品全都消滅了。(五)

註(一)這是隱指萊渥那沒有完成的 Francesco Sforza 大公底雕像。

(二)一個同時代人底記錄。

(三)這戰役是翡冷翠人打敗米蘭人的一仗。這個題目是故意使萊渥那難堪的，因爲他在米朗有那麼多的朋友與保護人。

(四)亦名「比士之役」。

(五)彌蓋朗琪羅底圖稿於一五〇五年畫到壁上，到了一五一二年梅迭西斯捲土重來時的暴亂中便毀掉了。這件作品只有從零星的摹本中可以窺見一斑。——至於萊渥那底一幅，萊渥那自己已經把他毀滅了。他爲求技巧完美起見，試用一種油膏，但不能持久；那幅畫後來因他灰心而丟棄，到一五五〇年時已不存在了。

彌蓋朗琪羅這時代（一五〇一——一五〇五）底作品，尚有「聖母」「小耶穌」「二座浮雕，現存倫敦王家美術院與翡冷碧 Bargello 博物館；——「勃呂勃之聖母」，一五〇六年時被弗拉芒商人購去；——還有現存 Uffizi 博物館的「聖家庭」那幅大木膠畫，是彌氏最經意最美之作。他的清教徒式的嚴肅，他的英雄的調子，和萊渥那底懶散肉感的藝術極端相反。

一五〇五年三月，彌蓋朗琪羅被教皇于勒二世召赴羅馬。從此便開始了他生涯中的英雄的時代。

兩個都是強項偉大的人，當他們不是凶狠地衝突的時候，教皇與藝術家生來便是相契的。他們的腦海中湧現着巨大的計劃。于勒二世要令人替他造一個陵墓，和古羅馬城相稱的。彌蓋朗琪羅爲這個驕傲的思念激動得厲害。他懷抱着一個巴比侖式的計劃，要造成一座山一般的建築，上面放着碩大無朋的四十餘座雕像。教皇，與奮非凡，派他到加拉爾地方去，在石廠中斷就一切必需的白石。在山中彌蓋朗琪羅住了八個多月。他完全被一種超人的狂熱籠罩住了。「一天他騎馬在山中閒逛，他看見一座威臨全景的山頭；他突然想把牠整個地雕起來，成爲一個巨大無比的石像，使海中遠處的航海家們也能望到……如果他有時間，如果人家答應他，他定會那麼做。」（一）

一五〇五年十二月，他回到羅馬，他所選擇的大塊白石亦已開始運到，安放在聖比哀爾場上。彌蓋朗琪羅所住的 Santa-Caterina 底後面。『石塊堆到那麼高大，羣衆爲之驚愕，教皇爲之狂喜。』彌蓋朗琪羅埋首工作了。教皇不耐煩地常來看他，『和他談話，好似父子那般親熱。』爲更便於往來起見，他令人在梵諦剛宮底走廊與彌蓋朗琪羅底寓所中間造了一頂浮橋，使他可以隨意往來中去看他。

但這種優遇並不如何持久。于勒二世底性格和彌蓋朗琪羅底同樣無恆。他一忽兒熱心某個計劃，一忽兒又熱心另一個絕然不同的計劃。另一個計劃於他顯得更能使他的榮名垂久。他要重建聖比哀爾大寺。這是彌蓋朗琪羅底敵人們贊憑他傾向於這新事業的。那些敵人數不在少，而且都是強有力的。他們中間的首領是一個天才與彌蓋朗琪羅相仿而意志更堅強的人物：勃拉芒德 (Bramante d'Urbain)，他是教皇底建築家，拉斐爾底朋友。在兩個理智堅強的翁勃里偉人與一個天才曠野的翡冷翠人中間，毫無同情心可言。但他們所以決心要打倒他，(一)無疑是因爲他曾向他們挑戰之故。彌蓋朗琪羅毫無顧忌地指摘勃拉芒德，說他在工程中舞弊。(二)那時勃拉芒德

便決意要剪除他。

他使他在教皇那邊失寵。他利用于勒二世底迷信；在他面前說據普通的觀念，生前建造陵墓是大不祥的。他居然使教皇對於彌蓋朗琪羅底計劃冷淡了下來，而乘機獻上他自己的計劃。一五〇六年正月，于勒二世決定重建聖比哀爾大寺。陵墓的事情擱置了，彌蓋朗琪羅不獨被壓倒了，而且爲了他在作品方面所化的錢負了不少債務。（四）他悲苦地怨艾。教皇不再見他了；他爲了工程的事情去求見時，于勒二世教他的馬弁把他逐出梵諦剛宮。

目擊這幕情景的呂克主教和馬弁說：

——「你難道不認識他麼？」

馬弁向彌蓋朗琪羅說：

——「請原諒我，先生，但我奉命而行，不得不如此。」

彌蓋朗琪羅回去上書教皇：

「聖父。今天早上我由你聖下底意旨被逐出宮。我通知你自今日起，如果你有何役使，你可以

教人到羅馬以外的任何區處找我。」

他把信寄發了，喊着住在他家裏的一個石商和一個石匠，和他們說：

「去覓一個猶太人，把我家裏的一切全賣給他，以後再到翡冷翠來。」

於是他上馬出發。(五) 教皇接到了信，派了五個騎兵去追他，晚上十一點鐘時在 Poggiobonsi 地方追上了，交給他一道命令：「接到此令，立刻回轉羅馬，否則將有嚴厲處分。」彌蓋朗琪羅回答他可以回來如果教皇履行他的諾言；否則，于勒二世永遠不必希望再看到他。(六)

他把一首十四行詩寄給教皇。(七)

「吾主，如果俗諺是對的，那真所謂「非不能也，是不欲也。」你相信了那些謊話與譏言，對於真理底敵人，你却給他酬報。至於我，我是，我曾是你的忠實的老僕，我的皈依你好比光芒之於太陽；而我所費掉的時間並不使你感動！我愈勞苦，你愈不愛我。我曾希望靠了你的偉大而偉大，曾希望你的公正的度量與威嚴的寶劍將是我唯一的裁判人而非聽從了謊騙的回聲。但上天把德性降到世上之後，老是把牠作弄，彷彿德性只當在一棵枯索的樹上企待果實。」(八)

于勒二世底侮慢，還不止是促成彌蓋朗琪羅底逃亡的唯一的原因。在一封給 Giuliano da San Gallo 的信中，他露出勃拉芒德要暗殺他的消息。(九)

彌蓋朗琪羅走了，勃拉芒德成爲唯一的主宰。他的敵手逃亡底翌日，他舉行聖比哀爾大寺底奠基禮。(十) 他的深切的讐恨集中於彌蓋朗琪羅底作品上，他要安排得使彌氏底事業永遠不能恢復。他令羣衆把聖比哀爾場上底工場，堆着建造于勒二世陵墓的石塊底區處，搶劫一空。(十一)

可是，教皇爲了他的雕塑家底反抗大爲震怒，接連着下敕令到翡冷翠底諸侯那裏，因爲彌蓋朗琪羅躲避在翡冷翠。諸侯教彌蓋朗琪羅去，和他說：「你和教皇搗蛋，即是法蘭西王也不敢那麼做。我們不願爲了你而和他輕啓爭端，因此你當回羅馬去；我們將給你必要的信札，說一切對於你的無理將無異是對於我們的無理。」(十二)

彌蓋朗琪羅固執着。他提出條件。他要于勒二世讓他建造他的陵寢，並且不在羅馬而在翡冷翠工作。當于勒二世出征班羅士 (Perouse) 與蒲洛涅的時候，(十三) 他的勅令愈來愈嚴厲了，彌蓋朗琪羅想起到土耳其，那邊的蘇丹會託法朗梭阿派教士轉請他去造一座西班牙地方底橋。(十四)

終於他不得不讓步了。一五〇六年十一月杪，他委屈地往蒲洛涅去，那時于勒二世正攻陷了城，以征服者底資格進入蒲洛涅城。

『一個早上，彌蓋朗琪羅到 San Petronio 寺去參與彌撒禮。教皇底馬弁瞥見他，給認識了，把他引到于勒二世前面，他正在 Seize 宮內用餐。教皇發怒着和他說：『是你應當到羅馬去晉謁我們的，而你竟等我們到蒲洛涅來訪問你！』——彌蓋朗琪羅跪下，高聲請求寬赦，說他的行動並非由於惡意而是因為被逐之後憤怒之故。教皇坐着，頭微俯着，臉上滿佈着怒氣；一個翡冷翠諸侯府派來為彌蓋朗琪羅說情的主教上前說道：『務望聖下不要把他的蠢事放在心上；他爲了愚昧而犯罪。所有的畫家除了藝術之外，在一切事情上都是一樣的。』教皇暴怒起來，大聲呼喝道：『你竟和他說即是我们也不敢和他說的侮辱的話。你纔是愚昧的……滾開，見你的鬼罷！』——他留着不走，教皇底侍役上前一陣拳頭把他攆走了。於是，教皇底怒氣在主教身上發洩完了，令彌蓋朗琪羅近前去寬赦了他。』(十五)

不幸，爲與于勒二世言和起見，還得依從他任性的脾氣；而這專橫的意志已從新轉變了方向。

此刻他已不復提及陵墓問題，卻要在蒲洛涅建立一個自己的銅像了。彌蓋朗琪羅雖然竭力聲明「他一些也不懂得鑄銅的事，」也是無用。他必得學習起來，又是艱苦的工作。他住在一間很壞的屋子裏，他兩個助手 Lapo 與 Lodovico 和一個鑄銅匠 Bernadino，三個人只有一張牀。十五個月在種種煩惱中度過了。Lapo 與 Lodovico 偷盜他，他和他們鬧開了。

「Lapo 這壞蛋，他寫信給他的父親說，告訴大家說是他和 Lodovico 兩人做了全部的作品；至少是他們和我合作的。在我沒有把他們攆出門外之前，他們腦筋中不知道他們並非是人；直到我把他們逐出時，他們纔明白是爲我雇用的。如畜牲一般，我把他們趕走了。」（十六）

Lapo 與 Lodovico 大爲怨望；他們在翡冷翠散布謠言，攻擊彌蓋朗琪羅，甚至到他父親那裏勒索金錢，說是彌蓋朗琪羅偷他們的。

接着是那鑄銅匠顯得是一個無用的傢伙。

「我本信 Bernadino 師父會鑄銅的，即不用火也會鑄，我真是多麼信任他。」
一五〇七年六月，鑄銅的工作失敗了。銅像只鑄到腰帶部分。一切得重行開始。彌蓋朗琪羅到

一五〇八年二月爲止，一直在幹這件作品。他的健康爲之損害了。

「我幾乎沒有用餐的時間，他寫信給他的父親說……我在極不舒服極痛苦的情景中生活；除了夜以繼日地工作之外，我甚麼也不想；我曾經受過那樣的痛苦，現在又受着這樣的磨難，竟使我相信如果更要我作一個像，我的生命將不夠了；這是巨人底工作。」（十七）

這樣的勞作卻獲得了可悲的結果。一五〇八年二月在 San Petronio 寺前建立的于勒二世像，只有四年底壽命。一五一一年十二月，牠被于勒二世底敵人 Bentivogli 黨人毀滅了；殘餘的古銅被 Alphonse d'Este 收買去鑄大砲。

註（一）據 Oudry 記載。

（二）至少是勃拉芒德有此決心。至於拉斐爾，他和勃拉芒德交情太密了，不得不和他取一致行動，但說拉斐爾個人反對彌蓋朗琪羅卻並無實據。只是彌蓋朗琪羅確言他也加入陰謀：「我和教皇子勒所發生的爭執全是勃拉芒德與拉斐爾嫉妒的緣果；他們設法要壓倒我；實在，拉斐爾也是生動的人，因爲他在藝術上所知道的，都是從我這裏學去的。」（一五四二年十月彌氏給一個不可考的人的信。）

（三）Oudry 因爲他對於彌蓋朗琪羅的盲目的友誼，也猜疑着說：「勃拉芒德被逼着去損害彌蓋朗琪羅，第一是

因爲嫉妒第二是因爲他怕爾蓋頭琪羅對他的判斷，他是知道他的過失的人。大家知道，勃拉芒德極愛享樂，揮霍無度。不論他在教皇那邊的薪給是如何高，他總不夠化，於是他設法在工程方面舞弊，用劣等的材料築牆，於堅固方面是不够的。這情形，大家可以在他所主持的聖比哀爾建築中鑒別出來……近來好些地方都在重修，因爲已在下洗或將要下洗。」

(四)「當教皇轉變了念頭，而運貨船仍從加拉勒地方把石塊運到時，我不得不自己來付錢。同時我從翡冷翠雇來的斯石匠們也到了羅馬，正當我在教皇支配給我的屋子中安排他們的住處與用具時，我的錢化完了，我處於極大的窘境中……」(一五四二年十月的信——註二已經引用過的)

(五)一五〇六年四月十七日。

(六)這一切敘述都是引用上述的一五四二年十月一信原文。

(七)有人把這首十四行詩認爲是一五一一年作的，但我仍以爲放在這個時期較爲適當。

(八)「枯索的樹」隱喻于勒二世系族底旗號上的圖案。

(九)「這還不是使我動身的唯一的原因，還有別的事情，爲我不願講述的。此刻只須說我想如果我留在羅馬，這城將成爲我的墳墓，而不是教皇底墳墓了。這是我突然離開的主因。」

(十)一五〇六年四月十八日。

(十一)見一五四二年十月信。

(十二)同前。

〔十三〕一五〇六年八月終。

〔十四〕Ondivi 記載——一五〇四年，彌蓋朗琪羅已有到土耳其去的念頭。一五一九年，他和 Andrinopole 諸侯來往，他要他去替他作畫。

我們知道萊渥那·特·文西也曾有過到土耳其去的意念。

〔十五〕Ondivi 記載。

〔十六〕一五〇七年二月八日給他父親的信。

〔十七〕一五〇七年十一月十日給他兄弟的信。

彌蓋朗琪羅回到羅馬。于勒二世命他做另一件同樣意想不到同樣艱難的工程。對於這個全不懂得壁畫技術的畫家，教皇命他去作西施庭教堂底天頂畫。人們可以說他簡直在發不可能的命令，而彌蓋朗琪羅居然會執行。

似乎又是勃拉芒德，看見彌蓋朗琪羅回來重行得寵了，故把這件事情作難他，使他的榮名掃地。（一）即在這一五〇八年，彌蓋朗琪羅底敵手拉斐爾在梵諦剛宮開始 Stanza 那組壁畫，獲得極大的成功，故彌蓋朗琪羅底使命尤其來得危險，因為他的敵人已經有了傑作擺在那裏和他挑戰。（二）

他用盡方法辭謝這可怕的差使，他甚至提議請拉斐爾代替他；他說這不是他的藝術，他絕對不會成功的。但教皇儘是固執着，他不得不讓步。

勃拉芒德爲彌蓋朗琪羅在西施庭教堂內造好了一個臺架，並且從翡冷翠召來好幾個有壁畫經驗的畫家來幫他忙。但上面已經說過，彌蓋朗琪羅不能有任何助手。他開始便說勃拉芒德底臺架不能用，另外造了一個。至於從翡冷翠招來的畫家，他看見便頭痛，甚麼理由也不說，把他們送出門外。一個早上，他把他們所畫的東西盡行毀掉；他自己關在教堂裏，他不願再開門讓他們進來，即在他自己家裏也躲着不令人見。當這場玩笑似乎持續到够久時，他們沮喪萬分，決意回翡冷翠去了。『(11)』

彌蓋朗琪羅只留着幾個工人在身旁；(四)但困難不獨沒有減煞他的膽量，反而使他把計劃擴大了，他決意在原定的天頂之外，更要畫四周的牆壁。

一五〇八年五月十日，巨大的工程開始了。黯淡的歲月——這整個生涯中最黯淡最崇高的歲月！這是傳說上的彌蓋朗琪羅，西施庭底英雄，他的偉大的面目應當永遠鏤刻在人類底記憶之

中。

他大感痛苦。那時代底信札證明他的狂亂的失望，決非他神明般的思想能够解救的了：

「我的精神處在極度的苦惱中。一年以來，我從教皇那裏沒有拿到一文錢；我甚麼也不向他要求，因為我的工作進行的程度似乎還不配要求酬報。工作遲緩之故，因為技術上發生困難，因為這不是我的內行。因此我的時間是枉費了的神佑我！」（五）

他纔畫完「洪水」一部，作品已開始發黴：人物底面貌辨認不清。他拒絕繼續下去。但教皇一些也不原諒。他不得不重行工作。

在他一切疲勞與煩惱之外，更加上他的家族底糾纏。全家都靠了他生活，濫用他的錢，拚命的壓榨他。他的父親不停地爲了錢的事情煩悶，呻吟。他不得不費了許多時間去鼓勵他，當他自己已是病苦不堪的時候。

「你不要煩躁罷，這並非是人生遭受侮辱的事情……只要我自己還有些少東西，我決不令你短少什麼……即使你在世界上所有的東西全都喪失了，只要我存在，你必不至有何缺乏……」

我寧願自己貧窮而你活着，決不願具有全世界底金銀財富而你不在人世……如你不能和其餘的人一樣在世界上爭得榮譽，你當以有你的麵包自足；不論貧與富，當和基督一起生活，如我在此地所做的那樣；因為我是不幸的，我可既不爲生活發愁亦不爲榮譽——卽爲了世界——苦惱；然而我確在極大的痛苦與無窮的猜忌中度日。十五年以來，我不曾有過一天好日子，我竭力支撐你；而你從未識得，也從未相信。神寬恕你們衆人！我準備在未來，在我存在的時候，永遠同樣的做人，只要我能够！(六)

他的三個弟弟都依賴他。他們等他的錢，等他爲他們覓一個地位；他們毫無顧忌地浪費他在翡冷翠所積聚的小資產；他們更到羅馬來依附他；Bonaroto 與 Giovan Simone 要他替他們購買一份商業的資產，Giamondo 要他買翡冷翠附近的田產。而他們絕不感激他；似乎這是他欠他們的債。彌蓋朗琪羅知道他們在剝削他；但他太驕傲了，不願拒絕他們而顯出自己的無能。那些壞蛋還不安分守己呢。他們行動乖張，在彌蓋朗琪羅不在家的時候虐待他們的父親。於是彌蓋朗琪羅暴跳起來。他把他的兄弟們當作頑童一般看待，鞭笞他們。必要時他也許會把他們殺死。

「Giovanni Simone (†)」

常言道：與善人行善會使其更善，與惡人行善會使其更惡。幾年以來，我努力以好言好語和溫柔的行動使你改過自新，和父親與我們好好地過活，而你卻愈來愈壞了……我或能細細地和你說，但這不過是空言而已。現在不必多費口舌，只要你確切知道你在世界上甚麼也沒有；因為是我爲了上帝的緣故維持你的生活，因為我相信你是我的兄弟和其餘的一樣。但我此刻斷定你不是我的兄弟；因為如果是的，那麼你不會威脅我的父親。你真可說是一頭畜牲，我將如對待畜牲一般對待你。須知一個人眼見他的父親被威脅或被虐待的時候，應當爲了他而犧牲生命……這些事情做得够了！……我告訴你，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是你所有的；如果我再聽到關於你的什麼話，我將籍沒你的財產，把你所掙來的房屋田地放火燒掉；你不是你自己理想中的人物。如果我到你面前來，我將給你看些東西使你會痛哭流涕，使你明白你靠了什麼纔敢這麼逞威風……如果你願改過，你願尊敬你的父親，我將幫助你如對於別的兄弟一樣，而且不久之後，我可以替你盤下一家商店。但你如不這樣做，我將要清理你，使你明白你的本來面目，使你確確實實知道你在世上

所有的東西……完了！言語有何欠缺的地方，我將由事實來補足。

彌蓋朗琪羅於羅馬。

還有兩行。十二年以來，我爲了全意大利過着悲慘的生活，我受着種種痛苦，我忍受種種恥辱，我的疲勞毀壞我的身體，我把生命經歷着無數的危險，只爲要幫扶我的家庭；——現在我纔把我們的家業稍振，而你卻把我多少年來受着多少痛苦建立起來的事業在一小時中毀掉……像基督一般！這不算什麼！因爲我可以把你那樣的人——不論是幾千幾萬——分裂成塊塊，如果是必要的話。——因此，要乖些，不要把對你具有多少熱情的人逼得無路可走！」（八）

以後是輪到 Gismondo 了：

「我在這裏過的是極度苦悶，極度疲勞的生活。任何朋友也沒有，而且我也不願有……極少時間我能舒舒服服地用餐。不要再和我說煩惱的事情了；因爲我再不能忍受分毫煩惱了。」（九）

末了是第三個兄弟，Buonarroti，在 Shiozzi 底商店中服務的，彌蓋朗琪羅要了大宗款項之後，盡情揮霍，而且以「用得比收到的更多來」自豪：

「我極欲知道你的忘恩負義，彌蓋朗琪羅寫信給他道，我要知道你的錢是從何而來的，我要知道：你在 *Santa Maria Nuova* 銀行裏支用我的二百二十八金幣與我寄回家裏的另外好幾百金幣時，你是否明白在用我的錢，是否知道我歷盡千辛萬苦來支撐你們。我極欲知道你會否想過這一切！——如果你還有相當的聰明來承認事實，你將決不會說：「我用了我自己的許多錢，」也決不會再到此地來和我糾纏而一些也不回想起我已往對於你們的行爲。你應當說：「彌蓋朗琪羅知道沒有寫信給我們，他是知道的；如果他現在沒有信來，他定是被什麼我們所不知道的事務耽擱着我們且耐性罷。」當一匹馬在盡力前奔的時候，不該再去蹴牠，要牠跑得不能地那麼快。然而你們從未認識我，而且現在也不認識我。神寬宥你們！是他賜我恩寵，曾使我盡力幫助你們。但只有在不復在世的時候，你們纔會識得我。」（十）

這便是薄情與妬羨的環境，使彌蓋朗琪羅在剝削他的家庭和不息地中傷他的敵人中間掙扎苦鬪。而他在這個時期內，完成了西施庭底英雄的作品。可是他化了何等可忍的代價！差一些他要放棄一切而從新逃跑。他自信快死了。（十一）他也許願意這樣。

教皇因爲他工作遲緩和固執着不給他看到作品而發怒起來。他們傲慢的性情如兩朵陣雨時的烏雲一般時時衝撞。「一天，Condivi述說，于勒二世問他何時可以畫完，彌蓋朗琪羅依着他的習慣，答道：『當我能夠的時候。』教皇怒極了，把他的杖打他，口裏反覆地說：『當我能夠的時候！當我能夠的時候！』」

彌蓋朗琪羅跑回家裏準備行裝要離開羅馬了。于勒二世馬上派了一個人去，送給他五〇〇金幣，竭力撫慰他，爲教皇道歉。彌蓋朗琪羅接受了道歉。」

但翌日，他們又重演一番。一天，教皇終於憤怒地和他說：『你難道要我從你從臺架上倒下地來麼？』彌蓋朗琪羅只得退步；他把臺架撤去了，揭出作品，那是一五二二年底諸聖節日。

那盛大而黯淡的禮節，這祭亡魂的儀式，與這件駭人的作品底開幕禮，正是十分適合；因爲作品充滿着生殺一切的神底精靈，——這挾着疾風雷雨般的氣勢橫掃天空的神，帶來了一切生命底力。(十二)

註：(一)道至少是 Condivi 底意見。但我們應得注意在彌蓋朗琪羅沒有逃到蒲洛涅之前，要他作西廡庭壁畫的問題

已經提起過了，那時節勃拉芒德對於這計劃並未見得歡欣，因為他正設法要他離開羅馬。（一五〇六年五月）
Pietro Rosselli 致彌蓋朗琪羅書）

(二)在一五〇八年四月至九月中旬，拉斐爾畫成了所謂「諸侯廳」中的壁畫。其中有「雅典學派」、「聖體爭辯」等諸名作。

(三)見伐薩利記載。

(四)在彌蓋朗琪羅一五〇一年致父親書中，他曾提及他的助手，甚麼也不能做的話，「只要人家去服侍他……當然我不能管這些！我自己已感到幫助的人不夠，他使我受苦如一頭畜牲。」

(五)一五〇九年正月二十七日致他的父親書。

(六)致他的父親書（一五〇九——一五二二年間）

(七)Giovanni Simone 對他的父親橫施暴行。彌蓋朗琪羅寫信給他的父親說：

「在你的信中我知道一切和 Simone 底行為。十年以來，我不曾有過比這更壞的消息……如果我能够，即在收到信的那天，我將跨上馬，把一切都整頓好了。但我既然不能如此做，我便寫信給他。但如果他不改性，如果他拿掉家裏的一支牙籤，如果他做任何你所厭惡的事情，請你告訴我：我將向教皇請假，我將回來。」（一五〇九年春）

(八)這封信底日期有人說是一五〇九年春，有人說是一五〇八年七月。
注意這時候 Giovanni Simone 已是三十歲的人了，彌蓋朗琪羅只長他四歲。

(九)一五〇九年十月十七日致 G. Simondo 書。

(十)一五一三年七月三十日致 Buonarroti 書。

(十一)一五一二一年八月信。

(十二)關於彌蓋朗琪羅底作品在另書解釋了，此處不贅。

二 力底崩裂

從這件巨人底作品中解放出來，彌蓋朗琪羅變得光榮了，支離破滅了。成年累月地仰着頭畫西施庭底天頂，「他把他的目光弄壞了，以至好久之後，讀一封信或看一件東西時他必得把牠們放在頭頂上纔能看清楚。」（一）

他把自己的病態作爲取笑的資料：

「……

我的鬍子向着天，

我的頭顱彎向着肩，

胸部像頭梟。

畫筆上滴下的顏色

在我臉上形成富麗的圖案。

腰縮向腹部底位置，

臀部變做秤星，維持我全身重量底均衡。

我再也看不清楚了，

走路也徒然摸索幾步。

我的皮肉，在前身拉長了，

在後背縮短了，

髻鬚是一張敘利亞底弓。

……』(11)

我們不當爲這玩笑的口氣蒙蔽。彌蓋朗琪羅爲了變得那樣醜而深感痛苦。像他那樣的人，比任何人都更愛慕肉體美的人，醜是一樁恥辱。(三)在他的一部分戀歌中，我們看出他的愧怍之情。(四)他的悲苦之所以尤其深刻，是因爲他一生被愛情煎熬着；而似乎他從未獲得回報。於是他自

已反省，在詩歌中發洩他的溫情與痛苦。

自童年起他就作詩，這是他熱烈的需求。他的素描，信札，散頁上面滿塗着他的反覆推敲的思
想底痕跡。不幸，在一五一八年時，他把他的青年時代底詩稿焚去大半；有些在他生前便毀掉了。可
是他留下的少數詩歌已足喚起人們對於他的熱情的概念。（五）

最早的詩似乎是於一五〇四年左右在翡冷翠寫的。（六）

「我生活得多麼幸福，愛啊，祇要我能勝利地抗拒你的瘋癲！而今是可憐！我涕淚沾襟，我感到
了你的力……」（七）

一五〇四與一五一一年底，或即是寫給同一個女子的兩首情詩，含有多麼悲痛的表白：

「誰強迫我投向着你……噫！噫！……緊緊相連着麼？可是我仍是自由的……」（八）

「我怎麼會不復屬於我自己呢？喔神！喔神！喔神！……誰把我與我自己分離……誰能比我更
深入我自己？喔神！喔神！喔神！……」（九）

一五〇七年十二月自蒲洛涅發的一封信底背後，寫着下列一首十四行詩，其中肉慾底表白，

令人回想起鮑梯卻梨底形象：

「鮮豔的花冠戴在她的金髮之上，牠是何等幸福！誰能夠和鮮花輕撫她的前額一般，第一個親吻她？終日緊束着她的胸部長袍真是幸運。金絲一般的細髮永不厭倦地掠着她的雙頰與頸頸。金絲織成的帶子溫柔地壓着她的乳房，牠的幸運更是可貴。腰帶似乎說：『我願永遠束着她……』」
啊……那麼我的手臂又將怎樣呢！〔十〕

在一首含有自白性質的親密的長詩中〔十一〕——在此很難完全引述的——彌蓋朗琪羅在特別放縱的辭藻中訴說他的愛情底悲苦：

「一日不見你，我到處不得安寧。見了你時，彷彿是久飢的人逢到食物一般……當你向我微笑，或在街上對我行禮……我像火藥一般燃燒起來……你和我說話，我臉紅，我的聲音也失態，我的欲念突然熄滅了……」〔十二〕

接着是哀呼痛苦的聲音：

「啊！無窮的痛苦，當想起我多麼愛戀的人絕不愛我時，我的心碎了！怎麼生活呢……」〔十三〕

下面幾行，是他寫在梅迭西斯家廟中的聖母像畫稿旁邊的：

「太陽底光芒耀射着世界，而我卻獨自在陰暗中煎熬。人皆歡樂，而我，倒在地下，浸在痛苦中，呻吟，嚎哭。」（十四）

彌蓋朗琪羅底強有力的雕塑與繪畫中間，愛的表現是缺如的；在其中他只訴說他的最英雄的思想。似乎把他心底弱點混入作品中間是一樁羞恥。他祇把牠付託給詩歌。是在這方面應當尋覓藏在曠野的外表之下的溫柔與怯弱的心：

『我愛我爲何生了出來？』（十五）

註：（一）伐薩利記載。

（二）詩集卷九。

這首以詠情調寫的詩是一五一〇年七月作的。

（三）Henry Rhode 在他的 Michelangelo und das Ende der Renaissance—1902, Berlin 中提出這

點，把彌氏的性格看到很準確。

（四）『……既然吾主把人死後的肉體交給靈魂去受永久的平和或苦難，我祈求他把我的肉體——雖然牠是塵

的，不論在天上地下——留在你的旁邊；因爲一顆愛的心至少和一個美的臉龐有同等價值。』……（詩集卷一百零九第十二首）

『上天似乎正因爲我在美麗的眼中變得這麼醜而發怒。』（詩集卷一百〇九第九十三首）

（五）彌蓋爾琪羅全部詩集底第一次付印是在一六二三年，由他的姪孫在魏冷翠發刊的。這一部版本錯訛極多。一八六三年，Cesare Guasta 在魏冷翠發刊第一部差不多是正確的版本。但唯一完全的科學的版本，當推 Dr. Karl Frey 於一八九七年在柏林刊行的一部。本書所申引依據的，亦以此本爲準。

（六）在同一頁紙上畫有人與馬的交戰圖。

（七）詩集卷二。

（八）詩集卷五。

（九）詩集卷六。

（十）詩集卷七。

（十一）據 W. G. 氏 意見，此詩是一五三一——三二年之作，但我認爲是早年之作。

（十二）詩集卷三十六。

（十三）詩集卷十三。

另一首著名的情詩，由作曲家 Barotolmeo Tromboncino 於一五一八年前譜成音樂的，亦是同時期之作：『我的寶貝，如果我不能求你的援助，如果我沒有了你，我如何能有生活的勇氣？呻吟着，哭泣着，嘆息着，我可

憐的心跟蹤着你，夫人，並且向你表顯我不久將要臨到的死，和我所受的苦難。但離別永不能使我忘掉我對你的忠誠，我讓我的心和你在一起；我的心已不復是我的了。」（詩集卷十一。）

（十四）詩集卷二十二。

（十五）詩集卷一百零九第三十五首。

試把這些愛情與痛苦幾乎是同義字的情詩，和肉感的，充滿着青春之氣的拉斐爾底十四行詩（寫在「聖體爭辯」圖稿反面的）作一比較。

西施庭工程告成了，于勒二世死了，（一）彌蓋朗琪羅回到翡冷翠，回到他念念不忘的計劃上去；于勒二世底墳墓他簽訂了十七年中完工的契約。（二）三年之中，他差不多完全致力於這件工作。（三）在這個相當平靜的時期——悲哀而清明的成熟時期，西施庭時代底狂熱鎮靜了，好似波濤洶湧的大海重歸平復一般，——彌蓋朗琪羅產生了最完美的作品，他的熱情與意志底均衡實現得最完全的作品：摩西像（四）與現藏盧佛宮的奴隸像。（五）

可是這不過是一刹那而已；生命底狂潮幾乎立刻重復掀起；他重新墮入黑夜。

新任教皇雷翁十世，竭力要把彌蓋朗琪羅從宣揚前任教皇的事業上轉換過來，爲他自己的

宗族歌頌勝利。這對於他祇是驕傲底問題，無所謂同情與好感；因為他的伊壁鳩派的精神不會瞭解彌蓋朗琪羅底憂鬱的天才（六）他全部的恩寵都加諸拉斐爾一人身上。但完成西施庭的人物卻是意大利底光榮；雷翁十世要役使他。

他向彌蓋朗琪羅提議建造翡冷翠底梅迭西斯家廟。彌蓋朗琪羅因為要和拉斐爾爭勝——拉斐爾利用他離開羅馬的時期把自己造成了藝術上的君王底地位（七）——不自主地聽讓這新的鎖鏈繫住自己了。實在，他要擔任這一件工作而不放棄以前的計劃是不可能的，他永遠在這矛盾中掙扎着。他努力令自己相信他可以同時進行于勒二世底陵墓與聖洛朗查教堂——即梅迭西斯家廟。他打算把大部分工作交給一個助手去做，自己只塑幾個主要的像。但由着他的習慣，他慢慢地放棄這計劃，他不肯和別人分享榮譽。更甚於此的是，他還擔憂教皇會收回成命呢；他求雷翁十世把他繫住在這新的鎖鏈上。（八）

當然他不能繼續于勒二世底紀念建築了。但最可悲的是連聖洛朗查教堂也不能建立起來。拒絕和任何人合作猶以為未足，由着他的可怕的脾氣，要一切由他自己動手的願欲，他不留在翡

冷翠做他的工作，反而跑到加拉爾地方去監督斫石工作。他遇着種種困難。梅迭西斯族人要用最近被翡冷翠收買的比德拉桑太石廠底出品。因為彌蓋朗琪羅主張用加拉爾底白石，故他被教皇誣指爲得賄；（九）爲要服從教皇底意志，彌蓋朗琪羅又受加拉爾人底責難，他們和航海工人聯絡起來；以至他找不到一條船肯替他在日納與比士中間運輸白石。（十）他逼得在連互的山中和荒確難行的平原上造起路來。當地的人又不肯拿出錢來幫助築路費。工人一些也不會工作，這石廠是新的，工人亦是新的。彌蓋朗琪羅呻吟着：

「我要開掘山道把藝術帶到此地的時候，簡直在幹和令死者復活同樣爲難的工作。」（十一）
然而他掙扎着：

「我所應允的，我將冒着一切患難而實踐；我將做一番全意大利從未做過的事業，如果神助我。」
多少的力，多少的熱情，多少的天才枉費了！一五一八年九月杪，他在薩拉伐柴地方，因為勞作過度，煩慮太甚而病了。他知道在這苦工生活中健康衰退了，夢想枯竭了。他日夜爲了熱望終有一日可以開始工作而焦慮，又因爲不能實現而悲痛。他受着他所不能令人滿意的工作壓榨。（十二）

「我不耐煩得要死，因為我的惡運不能使我爲所欲爲……我痛苦得要死，我做了騙子般的勾當，雖然不是由於我自己的過失……」（十三）

回到翡冷翠，在等待白石運到的時期中，他萬分自苦；但阿諾河乾涸着，滿載石塊的船隻不能進口。

終於石塊來了：這一次，他開始了廢——不。他回到石廠去。他固執着在沒有把所有的白石堆聚起來成一座山頭——如以前于勒二世的陵墓那次一般——之前他不動工。他把開始的日期一直捱延着；也許他怕開始。他不是在應允的時候太誇口了廢。在這巨大的建築工程中，他不太冒險廢？這絕非他的內行；他將到那裏去學呢？此刻，他是進既不能，退亦不可了。

費了那麼多的心思，還不能保障運輸白石底安全。在運往翡冷翠的六支巨柱式的白石中，四支在路上裂斷了，一支卽在翡冷翠當地。他受了他的工人們底欺騙。

末了，教皇與梅迭西斯大主教眼見多少寶貴的光陰白白費掉在石廠與泥濘的路上，感着不耐煩起來。一五二〇年三月十日，教皇一道勅諭把一五一八年命彌蓋朗琪羅建造聖洛朗查教堂

底契約取銷了。彌蓋朗琪羅只在派來代替他的許多工人到達比德拉桑太地方的時候纔知道消息。他深深地受了一個慘酷的打擊。

「我不和大主教計算我在此費掉的三年光陰，他說：我不和他計算我爲了這聖洛朗查作品而破產。我不和他計算人家對我的侮辱：一下子委任我做，一下子又不要我做這件工作，我不懂爲什麼緣故！我不和他計算我所損失的開支的一切……而現在，這件事情可以結束如下：教皇雷翁把已經斃好石塊的山頭收回去，我手中是他給我的五〇〇金幣，還有是人家還我的自由！」（十四）

但彌蓋朗琪羅所應指摘的不是他的保護人們而是他自己，他很明白這個。最大的痛苦卽是爲此。他和自己爭鬪。自一五一五至一五二〇年中間，在他的力量底豐滿時期，洋溢着天才的頂點，他做了些甚麼？——黯然無色的米納佛基督像，——一件沒有彌蓋朗琪羅底成分的彌蓋朗琪羅底作品——而且他還沒有把牠完成。（十五）

自一五一五至一五二〇年中間，在這偉大的文藝復興底最後幾年中，在一切災禍尙未摧毀意大利底美麗的青春之時，拉斐爾畫了 Loggia 室、火室、以及各式各樣的傑作，建造 Macinone 別

墅，主持聖比哀爾寺底建築事宜，領導着古物發掘的工作，籌備慶祝節會，建立紀念物，統治藝術界，創辦了一所極發達的學校；而後他在勝利的勳功偉業中逝世了。（十六）

註：（一）于勒二世死於一五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正當西施庭天頂畫落成後三個月半。

（二）契約訂於一五一三年三月六日。——這新計劃較原來的計劃更可驚，共計巨像三十二座。

（三）在這時期內，彌蓋朗琪羅似乎只接受一件工作——米納佛基督像。

（四）摩西像是在預定計劃內樹在于勒二世陵墓第一層上的六座巨像之一。直到一五四五年，彌蓋朗琪羅還在做這件作品。

（五）奴隸像共有二座，彌蓋朗琪羅一五一三年之作，一五四六年時他贈與 Roberto Strozzi，那是一個翁冷翠底共和黨人，那時正逃亡在法國，奴隸像即由他轉贈給法蘭西王法郎梭阿一世，今存盧佛美術館。

（六）他對彌蓋朗琪羅並非沒有溫情的表示；但彌蓋朗琪羅使他害怕。他覺得和他一起非常侷促。Obastien del Plombo 在寫給彌氏的信中說：

「當教皇講起你時，鬚鬚在講他的一個兄弟；他差不多眼裏滿含着淚水。他和我說你們是一起教養長大的（彌氏幼年在梅迭西斯學校中的事情已見前文敘述）而他承認認識你愛你，但你要知道你使一切的人害怕，甚至教皇也如此。」（一五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在雷翁十世底宮廷中，人們時常把彌蓋朗琪羅作為取笑的資料。他寫給拉斐爾底保護人 Mibiana 大主教

的一封信，措辭失當，使他的敵人們引爲大樂。Gibbertin 和彌氏說：「在宮中人家只在談論你的信；牠使大家發笑。」（一五二〇年七月三日書）

（七）勃拉芒德死於一五一四年，拉斐爾受命爲重建聖比哀爾寺的總監。

（八）「我要把這個教堂底屋頂，造成爲全意大利底建築與雕塑取法的鏡子。教皇與大主教（于勒·特·梅迭西斯，卽未來的教皇克萊芒七世）必須從速決定到底要不要我做，是或否。如果他們要我，那麼應當簽訂一張合同…… Messer Domenico 關於他們的主意，請你給我一個切實的答復，這將是我的歡樂中最大的歡樂。」（一五一七年七月致 Domenico Buoninsegni 書）

一五一八年正月十九日，教皇與他簽了約，彌蓋朗琪羅應允在八年中交出作品。

（九）一五一八年二月二日，大主教于勒·特·梅迭西斯致書彌蓋朗琪羅，有云：「我們疑惑你莫非爲了私人的利益，保護加拉爾石廠而不願採用比德拉桑太底白石……我們告訴你，不必任何解釋，聖下的旨意要完全採用比德拉桑太底石塊，任何其他的都不要……如果你不這麼做，將是故意違反聖下與我們底意願，我們將極有理由地對你表示嚴重的憤怒……因此，把這種固執從你頭腦裏驅逐出去罷。」

（十）「我一直跑到日內地方去尋覓船隻……加拉爾人買通了所有的船主人……我不得不往比士去……」（見一五一八年四月二日彌蓋朗琪羅致于爾白諸書）——「我在比士租的船永遠沒有來。我想人家又把我作弄了；這是我一切事情上的命運，我離開加拉爾的那一天那一時刻真該詛咒啊！這是我的失敗底原因……」（一五一八年四月十八日書）

(十一) 一五二八年四月十八日書。——幾個月之後：「山坡十分喧嘩，而工人們都是蠢極的，得忍耐著，應得要克服高山，教育人民……」(一五二八年九月致斐里加耶書)

(十二) 指米納佛基督像與于勒二世底陵墓。

(十三) 一五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致阿昂大主教書。——四個僅僅動工的巨像，預備安放在于勒二世墓上的奴隸像似乎是一期底作品。

(十四) 一五二〇年書信。

(十五) 彌蓋朗琪羅把完成這座基督像的工作交付給他蠢笨的學生于爾白諾，他把牠弄壞了。(見一五二一年九月六日 Sebastien del Rombò 致彌蓋朗琪羅書) 羅馬底雕塑家 *Luca* 胡亂把牠修葺了。

這一切憂患並沒阻止彌蓋朗琪羅在已往把他磨折不堪的工作上不更加上新的工作。一五二九年十月二十日，他爲翡冷翠學院養具公函致雷翁十世，要求把留在拉伐納後但丁遺物運回翡冷翠，他自己提議「爲神聖的詩人建造一個紀念像。」

(十六) 一五二〇年四月六日。

他的幻滅的悲苦，枉費時日底絕望，意志底破裂，在他後來的作品中完全反映着：如梅迭西斯底墳墓，與于勒二世紀念物上的新雕像。(一)

自由的彌蓋朗琪羅，終生只在從一個羈絆轉換到另一個羈絆，從一個主人換到另一個主人

中，消磨過去。大主教于勒·特·梅迭西斯，不久成爲教皇克萊芒七世，自一五二〇至一五三四年間主宰着他。

人們對於克萊芒七世曾表示嚴厲的態度。當然，和所有的教皇一樣，他要把藝術和藝術家作爲誇揚他的宗族的工具。但彌蓋朗琪羅不應該對他如何怨望。沒有一個教皇會這樣愛他。沒有一個教皇會對他的工作保有這麼持久的熱情。(二)沒有一個教皇會比他更瞭解他的意志底薄弱，和他那樣時時鼓勵他振作，阻止他枉費精力。即在翡冷翠革命與彌蓋朗琪羅反叛之後，克萊芒對他的態度也並沒改變。(三)但要醫治侵蝕這顆偉大的心的煩躁，狂亂，悲觀，與致命般的哀愁，卻並非是他權力範圍以內的事。一個主人慈祥有何用處？他畢竟是主人啊！……

「我服侍教皇，彌蓋朗琪羅說，但這是不得已的。」(四)

少許的榮名和一二件美麗的作品又算得甚麼？這和他所夢想的境界距離得那麼遠！……而衰老來了。在他周圍，一切陰沈下來。文藝復興快要死滅了。羅馬將被野蠻民族來侵略蹂躪。一個悲哀的神底陰影慢慢地壓住了意大利底思想。彌蓋朗琪羅感到悲劇的時間底將臨，他被悲愴的苦

痛悶塞着。

把彌蓋朗琪羅從他焦頭爛額的艱難中拯救出來之後，克萊芒七世決意把他的天才導入另一條路上去，爲他自己所以就近監督的。他委託他主持梅迭西家廟與墳墓底建築。(五)他要他專心服務。他甚至勸他加入教派，(六)致送他一筆教會俸金。彌蓋朗琪羅拒絕了；但克萊芒七世仍是按月致送他薪給，比他所要求的多出三倍，又贈與他所鄰近聖洛朗的屋子。

一切似乎很順利，教堂底工程也積極進行，忽然彌蓋朗琪羅放棄了他的住所，拒絕克萊芒致送他的月俸。(七)他又灰心了。于勒二世底承繼人對他放棄已經承應的作品這件事不肯原諒；他們恐嚇他要控告他，他們提出他的人格問題。訴訟底念頭把彌蓋朗琪羅嚇倒了；他的良心承認他的敵人們有理，責備他自己爽約；他覺得在尙未償還他所化去的于勒二世的錢之前，他決不能接受克萊芒七世底金錢。

「我不復工作了，我不再生活了，」他寫着。(八)他懇求教皇替他向于勒二世底承繼人們疏通，幫助他償還他們的錢：

「我將賣掉一切，我將盡我一切的力量來償還他們。」
或者，他求教皇允許他完全去幹于勒二世底紀念建築：

「我要解脫這義務的企望比之求生的企望更切。」

一想起如果克萊芒七世崩逝，而他要被他的敵人控告時，他簡直如一個孩子一般，他絕望地哭了：

「如果教皇讓我處在這個地位，我將不復能生存在這世界上……我不知我寫些甚麼，我完全昏迷了……」（九）

克萊芒七世並不把這位藝術家底絕望如何認真，他堅持着不准他中止梅迭西斯家廟底工作。他的朋友們一些也不懂他這種煩慮，勸他不要鬧笑話拒絕俸給。有的認為他是不假思索的胡鬧，大大地警告他，囑咐他將來不要再如此使性。（十）有的寫信給他：

「人家告訴我，說你拒絕了你的俸給，放棄了你的住處，停止了工作；我覺得這純粹是瘋癲的行爲。我的朋友，你不管和你自己爲敵……你不要去管子勒二世底陵墓，接受俸給罷；因爲他們是

以好心給你的。』(十一)

彌蓋朗琪羅固執着。——教皇宮底司庫和他戲弄，把他的話作準了；他撤銷了他的俸給。可憐的人，失望了，幾個月之後，他不得不重行請求他所拒絕的錢。最初他很膽怯地，含着羞恥：

「我親愛的喬伐尼，既然筆桿較口舌更大膽，我把我近日來屢次要和你說而不敢說的話寫信給你了；我還能獲得月俸麼？……如果我知道我決不能再受到俸給，我也不會改變我的態度；我仍將盡力為教皇工作；但我將算清我的帳。」(十二)

以後，為生活所迫，他再寫信：

「仔細考慮一番之後，我看到教皇多麼重視這件聖洛朗查底作品；既然是聖下自己答應給我的月俸，為的要我加緊工作；那麼我不收受他無異是延宕工作了；因此，我的意見改變了；迄今為止我不請求這月俸，此刻為了一言難盡的理由我請求了……你願不願把從答應我的那天算起把這筆月俸給我？……何時我能拿到請你告訴我。」(十三)

人家要給他一頓教訓；只裝作不聽見。兩個月之後，他還甚麼都沒拿到。他不得不再三聲請。

他在煩惱中工作；他怨嘆這些煩慮把他的想像力窒塞了：

「……煩惱使我受着極大的影響……人們不能用好幾隻手做一件工作，尤其是雕塑。人家說這是要刺激我；但我說這是壞刺激，會令人後退的。我一年多沒有收到月俸，我和窮困掙扎；我在我的憂患中是十分孤獨；而且我的憂患是那麼多，比藝術使我操心得更厲害！我無法獲得一個服侍我的人。」（十四）

克萊芒七世有時爲他的痛苦所感動了。他託人向他致意，表示他深切的同情。他擔保「在他生存的時候將永遠優遇他。」（十五）但梅迭西斯族人們底無可救治的輕佻性又來糾纏着彌蓋朗琪羅，他們非惟不把他的重負減輕一些，反又令他擔任其他的工作：其中有一個無聊的巨柱，頂上放一座鐘樓。（十六）彌蓋朗琪羅爲這件作品又費了若干時間的心思——此外他時時被他的工人、泥水匠、車夫們麻煩，因爲他們受着一般八小時工作制的先驅的宣傳家底誘惑。（十七）

同時，他日常生活底煩惱有增無減。他的父親年紀愈大，脾氣愈壞；一天，他從翡冷翠底家中逃走了，說是他的兒子把他趕走的。彌蓋朗琪羅寫了一封美麗動人的信給他。（十八）

「至愛的父親，昨天回家沒有看見你，我非常驚異；現在我知道你在這，我說我把你逐出的，我更驚異了。從我生下來到今日，我敢說從沒有做任何足以使你快的事——無論大小——的用意；我所受的一切痛苦，我是爲愛你而受的……我一向保護你……沒有幾天之前，我還和你說，只要我活着，我將竭我全力爲你效命；我此刻再和你說一次，再答應你一次。你這麼快的忘掉了這一切，真使我驚駭。三十年來，你知道我永遠對你很好，盡我所能，在思想上行動上，你怎麼能到處去說我趕走你呢？你不知道這是爲我出了怎樣的名聲嗎？此刻，我煩惱得儘够了，再也用不到增添；而這一切煩惱我是爲你而受的！你報答我真好……可是萬物都聽天由命罷；我願使我自己確信我從未使你蒙受恥辱與損害；而我現在求你寬恕，就好像我真的做了對你不起的事一般。原宥我罷，好似原宥一個素來過着放浪生活作盡世上所有的惡事的兒子一樣。我再求你一次，求你寬恕我這悲慘的人兒；只不要給我這逐出你的名聲；因爲我的名譽對於我的重要是你所意想不到的；無論如何，我終是你的兒子！」

如此的熱愛，如此的卑順，只能使這老人底易怒性平息一忽。若干時以後，他說他的兒子偷了

他的錢。彌蓋朗琪羅被逼到極端了，寫信給他（十九）

「我不復明白你要我怎樣。如果我活着使你討厭，我已找到了擺脫我的好方法，你不久可以拿到你認為我掌握着的財寶的鑰匙。而這個你將做得很對；因為在翡冷翠大家知道你是一個巨富，我永遠在偷你的錢，我應當被罰：你將大大地被人稱頌……你要說我什麼就儘你說儘你喊罷，但不要再寫信給我；因為你使我不能再工作下去。你逼得我向你索還二十五年來我所給你的一切。我不願如此說；但我終於被逼得不得不說……仔細留神……一個人只死一次的，他再不能回來補救他所作的錯事。你是要等到死底前日纔肯懺悔。神佑你！」

這是他在家族方面所得的援助。

「忍耐啊！他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歎息着說，只求神不要把並不使他不快的事情使我不快」（二十）

在這些悲哀苦難中，工作不進步。當一五二七年全意大利發生大政變的時候，梅迭西斯家廟中的塑像一個也沒有造好。（二十一）這樣，這個一五二〇——一五二七年間的新時代只在他前一

時代底幻滅與疲勞上加上了新的幻滅與疲勞，對於彌蓋朗琪羅十年以來，沒有完成一件作品，實現一樁計劃的歡樂。

註：(一)指「勝利像」

(二)一五二六年，彌蓋朗琪羅必得每星期寫信給他。

(三)Sebastien del Piombo 在致彌蓋朗琪羅的信中寫道：「他崇拜你所做的一切；他把他所有的愛來愛你的作品。他講起你時那麼慈祥慳惓，一個父親也不會對他的兒子有如此的好感。」(一五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如果你願到羅馬來，你要做什麼便可做什麼，大公或王……你在這教皇治下有你的名分，你可以作主人，你可以隨心所欲。」(一五三一年十二月五日)

(四)見彌蓋朗琪羅教廷兒 *Leonardo* 書。(一五四八年)

(五)工程在一五二一年三月便開始了，但到子勒·特·梅迭西斯大主教登極爲教皇時起纔積極進行。這是一五二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的事，從此是教皇克萊芒七世了(Olément VII)。

最初的計劃包含四座墳墓：*Laurant le Magnifique* 底，他的兄弟子里安底，他的兒子底和他的孫子底。一五二四年，克萊芒七世又決定加入雷翁十世底棺槨和他自己底。

同時，彌氏被任主持聖洛朗圖書館底建築事宜。

(六)這裏是指法朗梭阿教派。(見一五二四年正月二日 *Innocent* 以教皇名義給彌蓋朗琪羅書)

(七)一五二四年三月。

(八)一五二五年四月十九日，彌蓋朗琪羅致教皇管事 Giovanni Spina 書。

(九)一五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彌氏致 Fatucci 書。

(十)一五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Fatucci 致彌氏書。

(十一)一五二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Lionardo Salajo 致彌氏書。

(十二)一五二四年彌氏致教皇管事 Giovanni Spina 書。

(十三)一五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彌氏致前人書。

(十四)一五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彌氏致 Fatucci 書。

(十五)一五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Pier Paolo Marzi 以克萊芒七世名義致彌氏書。

(十六)一五二五年十月至十二月間書信。

(十七)一五二六年六月十七日彌氏致 Fatucci 書。

(十八)此信有人認為是一五二一年左右的，有人認為是一五一六年左右的。

(十九)一五二三年六月書信。

(二十)一五二六年六月十七日彌氏致 Fatucci 書。

(二十一)同一封信內，說一座像已開始了，還有其他棺龕旁邊的四座象徵的人像與聖母像亦已動工。

三 絕望

對於一切事物和對於他自己的憎厭，把他捲入一五二七年在翡冷翠爆發的革命漩渦中。

彌蓋朗琪羅在政治方面的思想，素來亦是同樣的猶疑不決，他的一生，他的藝術老是受這種精神狀態底磨難。他永遠不能使他個人的情操和他所受的梅迭西斯底恩德相妥協。而且這個強項的天才在行動上一向是膽怯的；他不敢冒險和人世底權威者在政治的與宗教的立場上鬭爭。他的書信即顯出他老是爲了自己與爲了家族在擔憂，怕會干犯甚麼，萬一他對於任何專制的行爲說出了甚麼冒昧的批評，（一）他立刻加以否認。他時時刻刻寫信給他的家族，囑咐他們留神，一遇警變馬上要逃：

「要像疫癘盛行的時代那樣，在最先逃的一羣中逃……生命較財產更價值……安分守己，不要樹立敵人，除了上帝以外不要相信任何人，並且對於無論何人不要說好也不要說壞，因爲事

情底結局是不可知的；只顧經營你的事業……甚麼事也不要參加。」（二）

他的弟兄和朋友都嘲笑他的不安，把他當作瘋子看待。（三）

『你不要嘲笑我，彌蓋朗琪羅悲哀地答道，一個人不應該嘲笑任何人。』（四）

實在，他永遠的心驚膽戰並無可笑之處。我們應該可憐他的病態的神經，牠們老是使他成爲恐怖底玩具；他雖然一直在和恐怖戰鬥，但他從不能征服牠。危險臨到時，他的第一個動作是逃避，但經過一番磨難之後，他反而更要強制他的肉體與精神去忍受危險。況他比別人更有理由可以恐懼，因爲他更聰明，而他的悲觀成分亦只使他對於意大利底厄運預料得更明白。——但要他那種天性怯弱的人去參與翡翠底革命運動，真需要一種絕望底激動，揭穿他的靈魂底底蘊的狂亂纔會可能呢。

這顆靈魂雖然那麼富於反省，深自藏納，卻是充滿着熱烈的共和思想。這種境地，他在熱情激動或信託友人的時候，會在激烈的言辭中流露出來，——特別是他以後和朋友 *Luigi del Riccio*，*Antonio Petreo* 和 *Donato Giannotti* 諸人的談話，爲 *Giannotti* 在他的『關於但丁神曲的

對語』中所引述的。(五)朋友們覺得奇怪，爲何但丁把 Brutus 與 Cassius 放在地獄中最後的一層，而把 Cesar 倒放在他們之上（意即受罪更重。）當友人問起彌蓋朗琪羅時，他替刺殺暴君的武士辯護道：(六)

「如果你們仔細去讀首段的詩篇，你們將看到但丁十分明白暴君底性質，他也知道暴君所犯的罪惡是神人共殛的罪惡。他把暴君們歸入「凌虐同胞」的一類，罰入第七層地獄，洗入鼎沸的腥血之中……既然但丁承認這點，那麼說他不承認 Cesar 是他母國底暴君而 Brutus 與 Cassius 是正當地誅戮自是不可能了；因爲殺掉一個暴君不是殺了一個人而是殺了一頭人面的野獸。一切暴君喪失了人所共有的同類之愛，他們已喪失了人性；故他們已非人類而是獸類了。他們的沒有同類之愛是昭然若揭的；否則，他們決不至掠人所有以爲己有，決不至蹂躪人民而爲暴君……因此，誅戮一暴君的人不是亂臣賊子亦是明顯的事，既然他並不殺人，乃是殺了一頭野獸。由是，殺掉 Cesar 的 Brutus 與 Cassius 並不犯罪。第一，因爲他們殺掉一個爲一切羅馬人所欲依照法律而殺掉的人。第二，因爲他們並不殺了一個人，而是殺了一頭野獸。」(七)

因此，羅馬被西班牙王 Charles-Quint 攻陷（八）與梅迭西斯宗室被逐（九）的消息傳到翡冷翠，激醒了當地人民底國家意識與共和觀念以至揭竿起義的時候，彌蓋朗琪羅便是翡冷翠革命黨底前鋒之一。即是那個平時教他的家族避免政治爲避免疫癘一般的人，與奮狂熱到甚麼也不怕的程度。他便留在那革命與疫癘底中心區翡冷翠。他的兄弟 Bonaroto 染疫而亡，死在他的臂抱中。（十）一五二八年十月，他參加守城會議。一五二九年正月十日，他被任爲防守工程的督造者。四月六日，他被任（任期一年）爲翡冷翠衛戍總督。六月，他到比士亞萊查，列何納等處視察城堡。七八兩月中，他被派到法拉爾地方去考察那著名的防禦，並和防禦工程專家，當地的大公討論一切。

彌蓋朗琪羅認爲翡冷翠防禦工程中最重要的是 San Miniato 山崗；他決定在上面建築礮壘。但——不知何故——他和翡冷翠長官 Capponi 發生衝突，以至後者要使彌蓋朗琪羅離開翡冷翠。（十一）彌蓋朗琪羅疑惑 Capponi 與梅迭西斯黨人有意要把他攆走使他不能守城，他便住在 San Miniato 不動彈了。可是他的病態的猜疑更煽動了這被圍之城中的流言，而這

一次的流言卻並非是沒有根據的。站在嫌疑地位的 *Capponi* 被撤職了，由 *Francesco Carducci* 繼任長官；同時又任命不穩的 *Malatesta Baglioni* 爲翡冷翠守軍統領（以後把翡冷翠城向教皇乞降的便是他）。彌蓋朗琪預感到災禍將臨，把他的惶慮告訴了執政官，「而長官 *Carducci* 非但不感謝他，反而辱罵了他一頓；責備他永遠猜疑，膽怯。」（十二）*Malatesta* 呈請把彌蓋朗琪解職；具有這種性格的他，爲要擺脫一個危險的敵人起見，是甚麼都不顧慮的；而且他那時是翡冷翠的大元帥，在當地自是聲勢赫赫的了。彌蓋朗琪以爲自己處在危險中了；他寫道：「可是我早已準備毫不畏懼地等待戰爭底結局。但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二清晨，一個人到我廠壘裏來附着耳朵告訴我，說我如果要逃生，那麼我不能再留在翡冷翠。他和我一同到了我的家裏，和我一起用餐，他替我張羅馬匹，直到目送我出了翡冷翠城他纔離開我。」（十三）

Varchi 更補充這一段故事說：「彌蓋朗琪羅在三件襯衣中縫了十二、〇〇〇金幣在內，而他逃出翡冷翠時並非沒有困難，他和 *Rinaldo Corsini* 和他的學生 *Antonio Mini* 從防衛最鬆的正義門中逃出。」

數日後，彌蓋朗琪羅說：

「究竟是神在指使我抑是魔鬼在作弄我，我不明白。」

他慣有的恐怖畢竟是虛妄的。可是他在路過 *Castelnovo* 時，對前長官 *Capponi* 說了一番驚心動魄的話，把他的遭遇和預測敘述得那麼駭人，以至這老人竟於數日之後驚悸致死。可見他那時正處在如何可怕的境界。

九月二十三日，彌蓋朗琪羅到法拉爾地方。在狂亂中，他拒絕了當地大公底邀請，不願住到他的宮堡中去，他繼續逃。九月二十五日，他到佛尼市。當地底諸侯得悉之下，立刻派了兩個使者去見他，招待他；但又是慚愧又是獷野，他拒絕了，遠避在 *Grudecca*。他還自以為躲避得不够遠。他要逃亡到法國去。他到佛尼市底當天，就寫了一封急切的信，給代法王法朗梭阿一世在意大利代辦藝術品的朋友 *Battista della Falla*：

「*Battista*，至親愛的朋友，我離開了翡冷翠要到法國去；到了佛尼市，我詢問路徑：人家說必得要經過德國底境界，這於我是危險而艱難的路。你還有意到法國去麼……請你告訴我，請你告

訴我你要我在何處等你，我們可以同走……我請求你，收到此信後給我一個答覆，愈快愈好；因為我去法之念甚急，萬一你已無意去，那末也請告知，以便我以任何代價單獨前往……」（十五）

駐佛尼市法國大使急急寫信給法朗梭阿一世和蒙莫朗西元帥，促他們乘機把彌蓋朗琪羅邀到法國宮庭中去留住他。法王立刻向彌蓋朗琪羅致意，願致送他一筆年俸一座房屋。但信札往還自然要費去若干時日，當法朗梭阿一世底覆信到時，彌蓋朗琪羅已經回到翡冷翠去了。

瘋狂底熱度退盡了，在 Guidicca 靜寂的居留中，他儘有閒暇爲他的恐怖暗自慚愧。他的逃亡，在翡冷翠喧傳一時，九月三十日，翡冷翠執政官下令一切逃亡的人如於十月七日前不回來，將處以叛逆罪。在固定的那天，一切逃亡者果被宣布爲叛逆，財產亦概行籍沒。然而彌蓋朗琪羅底名字還沒，有列入那張表；執政官給他一個最後的期限，駐法拉爾底翡冷翠大使 Galeotto Gugini 通知翡冷翠共和邦，說彌蓋朗琪羅得悉命令的時候太晚了，如果人家能够寬赦他，他準備回來。執政官答應原有彌蓋朗琪羅；他又託斲石匠 Bastiano di Francesco 把一張居留許可證帶到佛尼市交給彌蓋朗琪羅，同時轉交給他十封朋友的信，都是要求他回去的。（十六）在這些信中，寬洪

的 *Battista della Palla* 尤其表示出愛國的熱忱：

「你一切的朋友，不分派別地，毫無猶豫地，異口同聲地渴望你回來，為保留你的生命，你的母國，你的朋友，你的財產與你的榮譽，為享受這一個你會熱烈地希望的新時代。」

他相信翡冷翠重新臨到了黃金時代，他滿以為光明的前途得勝了。——實際上，這可憐人在梅迭西斯宗族重新上臺之後卻是反動勢力底第一批犧牲者中的一個。

他的一番說話把彌蓋朗琪羅底意念決定了。幸他回來了，——慢慢地；因為到 *Innocens* 地方去迎接他的 *Battista della Palla* 等了他好久，以至開始絕望了。（十七）十一月二十日，彌蓋朗琪羅終於回到了翡冷翠。（十八）二十三日，他的判罪狀由執政官撤銷了；但予以三年不得出席大會議的處分。（十九）

從此，彌蓋朗琪羅勇敢地盡他的職守，直至終局。他從新去就 *San Miniato* 底原職，在那裏敵人們已轟炸了一個月了；他把山崗重行築固，發明新的武器，把棉花與被褥覆蓋着鐘樓，這樣，那著名的建築物纔得免於難。（二十）人們所得到的他在圍城中的最後的活動，是一五三〇年二月二

十二日底消息，說他爬在大寺底圓頂上，窺測敵人底行動和觀察穹窿底情狀。

可是預料的災禍畢竟臨到了。一五三〇年八月二日，Malatesta Baglioni 反叛了。十二日，翡冷翠投降了，城市交給了教皇底使者 Baccio Valori。於是殺戮開始了。最初幾天，甚麼也阻不了戰勝者底報復行爲；彌蓋朗琪底最好的友人們——Battista della Palla——最先被殺。據說，彌蓋朗琪羅藏在 San Niccolò-oltr'Arno 鐘樓裏。他確有恐懼底理由：謠言說他會欲毀掉梅迭西斯宮邸。但克萊芒七世一些沒有喪失對於他的感情。據 Sébastien del Piombo 說，教皇知道了彌蓋朗琪羅在圍城時的情形後，表示非常不快；但他祇聳聳肩說：「彌蓋朗琪羅不該如此；我從沒傷害過他。」(二十一)當最初的怒氣消除的時候，克萊芒立刻寫信到翡冷翠，他令人尋訪彌蓋朗琪，並言如他仍願繼續爲梅迭西斯墓工作，他將受到他應受的待遇。(二十二)

彌蓋朗琪羅從隱避中出來，重新爲他所抗拒的人們底光榮而工作。可憐的人所做的事情還不止此呢：他爲 Baccio Valori 那個爲教皇做壞事的工具，和殺掉彌氏底好友 Battista della Palla 那兇手雕塑『抽箭的阿波羅像』(二十三)不久，他更進一步，竟至否認那些流戍者，曾經是

他的朋友。(二十四)一個偉大的人物底可哀的弱點，逼得他卑怯地在物質的暴力前面低首，爲的要使他的藝術夢得以保全。他的所以把他的暮年整個地獻在爲使徒比哀爾建造一座超人的紀念物上面實非無故：因他和比哀爾一樣，曾多少次聽到雞鳴而痛哭。

被逼着說謊，不得不去諂媚一個 Valori 頌讚洛朗查和于爾朋大公，他的痛苦與羞愧同時迸發。他全身投入工作中，他把一切虛無底狂亂發洩在工作中。(二十五)他全非在雕塑梅迭西斯宗室像，而是在雕塑他的絕望底像。當人家和他提及他的洛朗與于里安底肖像並不肖似時，他美妙地答道：「千年後誰還能看出肖似不肖似？」一個，他雕作「行動」；另一個，雕作「思想」；臺座上的許多像髮髯是兩座主像底註釋，——「日」與「夜」，「晨」與「暮」——說出一切生之苦惱與憎厭。這些人類痛苦底不朽的象徵在一五三一年完成了。(二十六)無上的譏諷啊！可沒有一個人懂得。 Giovanni Strozzi 看到這可驚的「夜」時，寫了下列一首詩：

「夜，爲你所看到嫵媚地睡着的夜，卻是由一個天使在這塊岩石中雕成的；她睡着，故她生存着。如你不信，使她醒來罷，她將與你說話。」

彌蓋朗琪羅答道：

「睡眠是甜蜜的。成爲頑石更是幸福，只要世上還有罪惡與恥辱的時候。不見不聞，無知無覺，於我是最大的歡樂。因此，不要驚醒我，啊！講得輕些罷！」（二十七）

在另一首詩中他又說：「人們只能在天上睡眠，既然多少人底幸福只有一個人能體會到！」而屈服的翡冷翠來呼應他的呻吟了（二十八）

「在你聖潔的思想中不要惶惑。相信把我從你那裏剝奪了的人不會長久享受他的罪惡的，因爲他中心惴惴，不能無懼。些須的歡樂，對於愛人們是一種豐滿的享樂，會把他們的欲念熄滅，不若苦難會因了希望而使欲願增長。」（二十九）

在此，我們應得想一想當羅馬被掠與翡冷翠陷落時的心靈狀態：理智底破產與崩潰。許多人底精神從此便墮入哀苦的深淵中，一蹶不振。

Sébastien del Rimbo 變成一個享樂的懷疑主義者：

「我到了這個地步：宇宙可以崩裂，我可以不注意，我笑一切……我覺得已非羅馬被掠前的

我，我不復能回復我的本來了。』(三十)

彌蓋朗琪羅想自殺：

『如果可以自殺，那麼，對於一個滿懷信仰而過着奴隸般的悲慘生活的人，最應該給他這種權利了。』(三十一)

他的精神正在動亂。一五三一年六月他病了。克萊芒七世竭力撫慰他，可是徒然。他令他的祕書和 Sébastien del Piombo 轉勸他不要勞作過度，勉力節制，不時出去散步，不要把自己壓制得如罪人一般。(三十二)一五三一年秋，人們擔憂他的生命危險。他的一個友人寫信給 Valori 道：『彌蓋朗琪羅衰弱瘦瘠了。我最近和 Bugiardini 與 Antonio Mini 談過：我們一致認為如果人家不認真看護他，他將活不了多久。他工作太過，喫得太少太壞，睡的更少。一年以來，他老是爲頭痛與心病侵蝕着。』(三十三)——克萊芒七世認真地不安起來：一五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下令禁止彌蓋朗琪羅在于勒二世陵墓與梅迭西斯墓之外更做其他的工作，否則將驅逐出教，他以爲如此方能調養他的身體，『使他活得更長久，以發揚羅馬，他的宗族與他自己的光榮。』

他保護他，不使他受 Valori 和一般乞求藝術品的富丐們底糾纏，因為他們老是要求彌蓋朗琪羅替他們做新的工作。他和他說：「人家向你要求一張畫時，你應當把你的筆繫在腳下，在地上劃四條痕跡，說：『畫完成了。』」（三十四）當于勒二世底承繼人對於彌蓋朗琪羅實施恫嚇時，他又出面調解。（三十五）一五三二年，彌蓋朗琪羅和他們簽了第四張關於于勒陵墓的契約；彌蓋朗琪羅承應從新作一個極小的陵墓（三十六）於三年中完成，費用全歸他個人負擔，還須付出二、〇〇〇金幣以償還他以前收受于勒二世及其後人底錢。Sebastien del Piombo 寫信給彌蓋朗琪羅說：「只要在作品中令人聞到你的一些氣息就够。」（三十七）——悲哀的條件，既然他所簽的約是證實他的大計劃底破產，而他還須出這一筆錢，可是年復一年，彌蓋朗琪羅在他每件絕望的作品中所證實的，確是他的生命底破產，整個「人生」底破產。

在于勒二世底陵墓計劃破產之後，梅迭西斯墓底計劃亦接着解體了，一五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克萊芒七世駕崩。那時，彌蓋朗琪羅由於極大的幸運，竟不在翡冷翠城內。長久以來，他在翡冷翠度着惶慮不安的生活，因為亞歷山大·特·梅迭西斯大公恨他。不是因為他對於教皇的尊敬，

(三十八)他早已遣人殺害他了。自從彌蓋朗琪羅拒絕爲翡冷翠建造一座威臨全城要塞之後，大公對他的怨恨更深了：——可是對於彌蓋朗琪羅這麼膽怯的人，這舉動確是一樁勇敢的舉動，表示他對於母國底偉大的熱愛；因爲建造一座威臨全城要塞這件事，是證實翡冷翠對於梅迭西斯底屈服啊！——自那時起，彌蓋朗琪羅已準備聽受大公方面底任何處置，而在克萊芒七世薨後他的生命，亦祇是靠偶然的福，那時他竟住在翡冷翠城外。(三十九)從此他不復再回到翡冷翠去了。他永遠和牠訣別了。——梅迭西斯底家廟算是完了，牠永沒完成。我們今日所謂的梅迭西斯墓，和彌蓋朗琪羅所幻想的，祇有若干細微的關係而已。牠僅僅遺下壁上裝飾底輪廓。不獨彌蓋朗琪羅沒有完成預算中的雕像(四十)和繪畫(四十二)底半數；且當他的學生們以後要重行覓得他的思想底痕跡而加以補充的時候，他連自己也不能說出牠們當初的情況了。(四十二)是這樣地放棄了他一切的計劃，他一切都遺忘了。

註(一)(一)五二二年九月書信中說及他批評梅迭西斯底聯盟者，帝國軍隊劫掠伯拉多事件。

(二)一五二二年九月彌氏致弟 Buonarrotto 書。

(三)一五一五年九月爾氏致弟 Buonarroti書：「我並非是一個瘋子，像你們所相信的那般……」

(四)一五二二年九月十月爾氏致弟 Buonarroti書。

(五)一五四五年間事。

彌蓋朗琪羅底 Brunus 胸像便是爲 Donato Giannotti 作的。一五三六年，在那部「但丁神曲對語」前數年，亞歷山大·特·梅迭西斯被洛朗齊諾刺死，洛朗齊諾被人當作 Bruno 般的加以稱頌。

(六)朋友們所討論的主題是要知道丁在地獄中過多少日子：是從星期五晚到星期六晚呢抑是星期四晚至星期日早晨。他們去請教彌蓋朗琪羅，他比任何人更瞭解丁底作品。

(七)彌蓋朗琪羅並辯明暴君與世襲君王或與立憲諸侯之不同：「在此我不是指那些握有數百年權威的諸侯或是爲民衆底意志所擁戴的君王而言，他們的統治城邑，與民衆底精神完全和洽……」

(八)一五二七年五月六日。

(九)一五二七年五月十八日梅迭西斯宗室中的伊巴里德與亞歷山大被逐。

(十)一五二八年七月二日。

(十一)據彌蓋朗琪羅底秘密的訴白，那人是 Bruni。

(十二)Ondiviti 又言：「實在，他應該接受這好意的忠告，因爲當梅迭西斯重入翡冷翠時，他被處死了。」

(十三)一五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爾氏致 Battista della Palla 書。

(十四)據 Segni 記載。

(十五)一五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致 *Bartista della Palla* 書。

(十六)一五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十七)他又致書彌蓋朗琪羅，教促他回去。

(十八)數日前，他的俸給被執政官下令取銷了。

(十九)據彌氏致 *Sebastien del Piombo* 書中言，他亦判處繳納一、五〇〇金幣底罰金充公。

(二十)彌氏在致 *Francois de Hollande* 書中述道：「當教皇克萊芒與西班牙軍隊連合圍攻翡冷翠時，這般敵軍被我安置在鐘樓上的機器擋住了長久。一夜，我在牆底外部覆蓋了羊毛袋；又一夜，我令人掘就陷坑，安埋火藥，以炸死嘉斯蒂人；我把他們的斷腿殘臂一直轟到半空……瞧啊！這是繪畫底用途！牠用作戰爭底器械與工具，牠用來使轟炸與手銃得有適當的形式，牠用來建造橋梁製作雲梯，牠尤其用來構成要塞，壕溝，陷坑與對坑底配置圖……」

(見 *Francois de Hollande* 著「論羅馬城中的繪畫」第三編，一五四九年。)

(二十一)一五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Sebastien del Piombo* 致彌氏書。

(二十二)*Ondivi* 記載——一五三〇年十二月十一日起，教皇把彌蓋朗琪羅底月俸恢復了。

(二十三)一五三〇年秋。——此係現存翡冷翠國家美術館。

(二十四)一五四四年。

(二十五)即在他一生最慘澹的歲年中，彌蓋朗琪羅底粗野的天性對於一向壓制着他的基督教底悲觀主義突起

反抗，他製作大膽的異教色彩極濃厚的作品，如『被鷄狎戲着的麗達』（一五二九——一五三〇年間）本
是爲法拉爾大公畫的，後來彌爾氏贈給了他的學生 Antoni Miki，他把牠搬到法國，據說是在一六四三年被
Sublet des Meyers 嫌其放蕩而毀掉的。稍後，彌蓋朗琪羅又爲人繪『被愛神撫摩着的維納斯』圖稿。尙有
一幅極猥褻的素描，大概亦是同時代的。

(二十六)「夜」大概是於一五三〇年秋雕塑，於一五三一年春完成的；「晨」完成於一五三一年九月，「日」與
「暮」又稍後。

(二十七)詩集卷一〇九，第十六，十七兩首。——弗萊推定二詩是作於一五四五年。

(二十八)彌蓋朗琪羅在此假想着翡冷翠和翡冷翠底流亡者中間的對白。

(二十九)詩集卷一〇九，第四十八首。

(三十)一五三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Sebastian del Piombo 致彌氏書，這是羅馬被掠後第一次寫給他的信：「神
知道我真是多少快樂，當經過了多少災患，多少困苦和危險之後，強有力的主宰以他的憫隱之心，使我們仍得
苟延殘喘；我一起這道，不禁要說道這是一件靈跡了……此刻，我的同胞，既然出入於水火之中，經受到意想不到
的事情，我們且來感謝神罷，而這虎口餘生至少也要竭力使牠在寧靜中度過了罷。只要幸運是那麼可惡那麼
痛苦，我們便不應該依賴牠。」

那時他們的信札要受檢查，故他囑咐彌蓋朗琪羅假造一個簽名式。

(三十一)詩集卷三十八。

(三十二) 一五三一年六月二十日 Pier Paolo Marzi 致彌爾氏書，一五三一年六月十六日 Sébastien del Piombo 致彌爾氏書。

(三十三) 一五三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Giovanni Battista di Paolo Mini 致 Valori 書。

(三十四) 一五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Benvenuto della Volpaja 致彌爾氏書。

(三十五) 一五三二年三月十五日 Sébastien 致書彌爾氏有言：「如你沒有教皇為你作後盾，他們會如毒蛇一般跳起來噬你了。」

(三十六) 在此，只有以後立在 San Pietro in Vincoli 寺前的六座像了，這六座像是開始了沒有完成（摩西像，勝利像，兩座奴隸像和 Boboli 石窟像。）

(三十七) 一五三二年四月六日 Sébastien del Piombo 致彌爾氏書。

(三十八) 屢次，克萊芒七世不得不在他的姪子，亞歷山大·特·梅迭西斯前週護彌蓋朗琪羅 (Gonstian del Piombo) 講給彌爾氏聽，說「教皇和他姪兒的說話充滿了激烈的忿怒，可怖的狂亂，語氣是那麼嚴厲，難於引述。」(一五三三年八月十六日)

(三十九) Ondivi 記載。

(四十) 彌蓋朗琪羅部分地雕了七座像 (Laurent d'Urban 與 Julien de Nemours 底兩座墳墓，聖母像) 他預定的「江河四座像」沒有開始，而 Laurent le Magnifique 與他的兄弟 Julien 底墓像，他放棄給別人做了。

〔四十二〕一五六三年三月十七日，伐薩利爾彌蓋朗琪羅：「他當初想如何佈置壁畫。」

〔四十二〕人們甚至不知道把已塑的像放在何處，而空的壁龕中又當放入何像。受高斯莫一世之命去完成這件關
氏未完之作的 Yasari 與 Ammanah 寫信問他，可是他竟想不起來了。一五五七年八月彌蓋朗琪羅寫道：

「記憶與思想已跪在我的前面，在另一世界中等我去了。」

一五三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彌蓋朗琪羅重到羅馬，在那裏一直逗留到死。（一）他離開羅馬已二十一年了。在這二十一年中，他做了于勒二世墓上底三座未完的雕像，梅迭西斯墓上底七座未完的雕像，洛朗查堂底未完的穿堂，聖·瑪麗·特拉·米納佛寺底未完的基督像，爲 Baccio Valori 作的未完的阿波羅像。他在他的藝術與故國中喪失了他的健康，他的精力和他的信心。他失掉了他最愛的一個兄弟。（二）他失掉了他極孝的父親。（三）他寫了兩首紀念兩人的詩，和他其餘的一樣亦是未完之作，可是充滿了痛苦與死的憧憬底熱情。

「……上天把你從我們的苦難中拯救出去了。可憐我罷，我這如死一般生存着的人……你是死在死中，你變爲神明了；你不復懼怕生存與欲願底變化。（我寫到此怎能不豔羨呢？……）運命與時間原只能賜予我們不可靠的歡樂與切實的憂患，但牠們不敢跨入你們的國土。沒有一些

雲翳會使你們的光明陰暗；以後的時間不再對你們有何強暴的行爲了，「必需」與「偶然」不再役使你們了。黑夜不會熄滅你們的光華；白日不論牠如何強烈也絕不會使光華增強……我親愛的父親，由於你的死，我學習了死……死並不如人家所信的那般壞，因為這是人生底末日，亦是到另一世界去皈依神明的第一日，永恆的第一日。在那裏，我希望，我相信我能靠了神底恩寵而重行見到你，如果我的理智把我冰冷的心從塵土底糾葛中解放出來，如果像一切德性般，我的理智能在天上增長父子間的至高的愛話。」（四）

人世間更無足以羈留他的東西了：藝術，雄心，溫情，任何種的希冀都不能使他依戀了。他六十歲，他的生命似乎已經完了。他孤獨着，他不復相信他的作品了；他對於「死」患着相思病，他熱望終於能逃避「生存與欲念底變化」，「時間底暴行」和「必須與偶然的專制」。

「可憐！可憐！我被已經消逝的我的日子欺罔了……我等待太久了……時間飛逝而我老了。我不復能在死者身旁懺悔與反省了……我哭泣也徒然……沒有一件不幸可與失掉的時間相比的了……」

「可憐！可憐！我回顧我的已往時，我找不到一天是屬於我的虛妄的希冀與欲念——我此刻是認識了，——把我羈絆着，使我哭，愛，激動，嘆息——（因為沒有一件致命的情感爲我所不識得，）——遠離了真理……」

「可憐！可憐！我去，而不知去何處；我害怕……如我沒有錯誤的話——（啊！請神使我錯誤了罷！）——我看到，主啊，我看到，認識善而竟作了惡的我，是犯了如何永恆的罪啊！而我只知希望……」(五)

註：(一)一五四六年三月二十日，彌蓋頭琪羅享有羅馬士紳階級底名位。

(二)指一五二八年在大疫中死亡的 Donna Maria。

(三)一五三四年六月。

(四)詩集卷五十八。

(五)詩集卷四十九。

下編 捨棄

一 愛情

在這顆殘破的心中，當一切生機全被剝奪之後，一種新生命開始了，春天重又開出鮮豔的花朵，愛情底火焰燃燒得更鮮明。但這愛情幾乎全沒有自私與肉感的成分。這是對於加伐麗麗底美貌底神密的崇拜。這是對於維多利亞·高龍那底虔敬的友誼——兩顆靈魂在神明的境域中的溝通。這是對於他的無父底姪兒們底慈愛，和對於孤苦癡癡的人們底憐憫。

彌蓋朗琪羅對於加伐麗麗 (Tommaso dei Cavalieri) 底愛情確是為一般普通的思想——不論是質直的或無恥的——所不能瞭解的。即在文藝復興末期底意大利，牠亦引起種種難堪的傳說；諷刺家拉萊汀 (P' Arétin 1492-1557) 甚至把這件事作種種污辱的諷喻。(1)但是拉

萊江般底誹謗——（這是永遠有的）——決不能加諸彌蓋朗琪羅。「那些人把他們自己污濁的心地來造成一個他們的彌蓋朗琪羅。」（二）

沒有一顆靈魂比彌蓋朗琪羅底更純潔。沒有一個人對於愛情底觀念有那麼虔敬。

Condivi 曾說：

「我時常聽見彌蓋朗琪羅談起愛情；在場的人都說他的言論全然是柏拉圖式的。爲我，我不知道柏拉圖底主張；但在我和他那麼長久那麼親密的交誼中，我在他口中只聽到最可尊敬的言語，可以抑滅青年人底強烈的慾火的言語。」

可是這柏拉圖式的理想並無文學意味也無冷酷的氣象；彌蓋朗琪羅對於一切美的事物，總是狂熱地耽溺的，他之於柏拉圖式的愛的理想亦是如此。他自己知道這點，故他有一天在謝絕他的友人 Giannotti 底邀請時說：

「當我看見一個具有若干才能或思想的人，或一個爲人所不爲言人所不言的人時，我不禁要熱戀他，我可以全身付託給他，以至我不再是屬於我的了……你們大家都是那麼富有天稟，如

果我接受你們的邀請，我將失掉我的自由；你們中每個人都將分割我的一部分。即是跳舞與彈琴的人，如果他們擅長他們的藝術，我亦可聽憑他們把我擺佈！你們的作伴，不特不能使我休息，振作，鎮靜，反將使我的靈魂隨風飄零；以至幾天之後，我可以不知道死在哪個世界上。」（三）

思想言語聲音底美既然如此誘惑他，肉體底美麗將更如何使他依戀呢！

「美貌底力量於我是怎樣的刺激啊！

世間更無同等的歡樂了！」（四）

對於這個美妙的外形底大創造家——同時又是有信仰的人——一個美的軀體是神明般的，是蒙着肉底外衣的神底顯示。好似摩西之於「熱烈的叢樹」一般，（譯者按舊約紀摩西於熱烈的叢樹中見到神底顯靈）他只顫抖着走近牠。他所崇拜的對象於他真是一個偶像，如他自己所說的。他在她的足前匍匐膜拜；而一個偉人自願的屈伏即是高貴的加伐麗麗也受不了，更何況美貌底偶像往往具有極庸俗的靈魂，如波琪沃（Felbo di Poggio）呢！彌蓋朗琪羅甚麼也看不見……他真正甚麼也看不見麼？——他是甚麼也不願看見；他要在他的心中心中把已經勾就輪郭的

偶像雕塑完成。

他最早的理想的爱人，他最早的生動的美夢，是一五二二年時代底貝里尼(Gherardo Perini) (五) 一五三三年他又戀着波琪沃；一五四四年，戀着勃拉琪(Cecchino dei Bracci) (六) 因此，他對於加伐麗麗的友誼並非是專一的；但確是持久而達到狂熱的境界的，不獨這位朋友底美姿值得他那麼顛倒，即是他的德性底高尚也值得他如此尊重。

伐薩利曾言：「他愛加伐麗麗甚於一切別的朋友。這是一個生在羅馬的中產者，年紀很輕，熱愛藝術；彌蓋朗琪羅爲他作過一個肖像——是彌氏一生唯一的畫像；因爲他痛恨描畫生人，除非這人是美麗無比的時候。」

伐爾琪(Varchi) 又說：「我在羅馬遇到加伐麗麗先生時，他不獨是具有無與倫比的美貌，而且舉止談吐亦是溫文爾雅，思想出衆，行動高尚，的確值得人家底愛慕，尤其是當人們認識他更透澈的時候。」(七)

彌蓋朗琪羅於一五三二年秋在羅馬遇見他。他寫給他的第一封信，充滿了熱情的訴白，加伐

麗麗底覆信亦是十分尊嚴：

「我收到你的來信，使我十分快慰，尤其因為牠是出我意外的緣故；我說出我意外，因為我不相信值得像你這樣的人寫信給我。至於你稱贊我的話，和你對於我的工作表示極爲欽佩的話，我可回答你：我的爲人與工作，決不能令一個舉世無雙的天才如你一般的人——我說舉世無雙，因爲我不信你之外更有第二個——對一個啓蒙時代的青年說出那樣的話。可是我亦不相信你對我說謊。我相信，是的，我確信你對於我的感情，確是像你那樣一個藝術的化身者，對於一切獻身藝術愛藝術的人們所必然地感到的。我是這些人中底一個，而在愛藝術這一點上，我確是不讓任何人。我回報你的盛情，我應允你；我從未如愛你一般的愛過別人，我從沒有如希冀你的友誼一般希冀別人……我請你在我可以爲你效勞的時候驅使我，我永遠爲你馳驅。」

你的忠誠的 *Thomao Cavaleri* J (K)

加伐麗麗似乎永遠保持着這感動的但是謹慎的語氣。他直到彌蓋朗琪羅臨終的時候一直對他是忠誠的，他並且在場送終。彌蓋朗琪羅也永遠信任他；他是被認爲唯一的影響彌蓋朗琪羅

的人，他亦利用了這信心與影響爲彌氏底幸福與偉大服役。是他使彌蓋朗琪羅決定完成聖比哀爾大寺穹窿底木雕模型。是他爲我們保留下彌蓋朗琪羅爲穹窿構造所裝的圖樣，是他努力把牠實現。而且亦是他在彌蓋朗琪羅死後，依着他亡友底意志監督工程底實施。

但彌蓋朗琪羅對他的友誼無異是愛情底瘋狂。他寫給他無數的激動的信。他是俯伏在泥塵裏向偶像申訴。(九)他稱他「一個有力的天才……一件靈蹟……時代底光明」他哀求他「不要輕蔑他，因爲他不能和他相比，沒有人可和他對等。」他把他的現在與未來一齊贈給他；他更說：「這於我是一件無窮的痛苦；我不能把我的已往也贈與你，以使我能服侍你更長久，因爲未來是短促的；我太老了……」(十)我相信沒有東西可以毀壞我們的友誼，雖然我出言僭越；因爲我遠在你之下。(十一)……我可以忘記你的名字如忘記我藉以生存的食糧一般；是的，我比較更能忘記毫無樂趣地支持我肉體的食糧，而不能忘記支持我靈魂與肉體的你的名字……牠使我感到那樣甘美甜蜜，以至我在想起你的時間內，我不感到痛苦，也不畏懼死。(十二)——我的靈魂完全處在我把牠給予的人底手中……(十三)如我必得要停止思念他，我信我立刻會死。(十四)——

他贈給加伐麗麗最精美的禮物：

「可驚的素描，以紅黑鉛筆畫的頭像，他在教他學習素描的用意中繪成的。其次，他送給他一座「被宙斯底翅翼舉起的 Ganymede」，一座「Titios」和其他不少最完美的作品。」（十五）

他也寄贈他十四行詩，有時是極美的，往往是暗晦的，其中的一部分，不久便在文學團體中有人背誦了，全個意大利都吟詠着。十八人家說下面一首是「十六世紀意大利最美的抒情詩」：（十七）

「由你的慧眼，我看到爲我的盲目不能看到的光明。你的足助我擔荷重負，爲我疲痿的足所不能支撐的。由你的精神，我感到往天上飛昇。我的意志全包括在你的意志中。我的思想在你的心中形成，我的言語在你喘息中吐露。孤獨的時候，我如月亮一般，只有在太陽照射牠時纔能見到。」（十八）

另外一首更著名的十四行詩，是頌讚完美的友誼的最美的歌辭：

「如果兩個愛人中間存在着貞潔的愛情，高超的虔敬，同等的運命，如果殘酷的運命打擊一個時也同時打擊別個，如果一種精神一種意志統制着兩顆心，如果兩個肉體上的一顆靈魂成爲永恆，把兩個以同一翅翼挾帶上天，如果愛神在一枝箭上同時射中了兩個人底心，如果大家相愛，

如果大家不自愛，如果兩人希冀他們的快樂與幸福得有同樣的終局，如果千萬的愛情不能及到他們的愛情底百分之一，那麼一個怨恨的動作會不會永遠割裂了他們的關連？」（十九）

這自己底遺忘，這把自己底全生命融入愛人底全生命的熱情，並不永遠清明寧靜的。憂鬱重又變成主宰；而被愛情控制着的靈魂，在呻吟着掙扎：

「我哭，我燃燒，我磨難自己，我的心痛苦死了……」（二十）

他又和加伐麗麗說：「你把我生底歡樂帶走了。」（二十一）

對於這些過於熱烈的詩，「溫和的被愛的主」（二十二）加伐麗麗卻報以冷靜的安定的感情。
（二十三）這種友誼底誇張使他暗中難堪。彌蓋朗琪羅求他寬恕：

「我親愛的主，你不要為我的愛情憤怒，這愛情完全是奉獻給你最好的德性的；因為一個人底精神應當愛慕別個人底精神。我所願欲的，我在你美麗的姿容上所獲得的，決非常人所能瞭解的。誰要懂得牠應當先認識死。」（二十四）

當然，這愛美的熱情只有誠實的分兒。可是這熱烈的惶亂（二十五）而貞潔的愛情底對象，全不

露出顛狂與不安的情態。

在這些心力交瘁的年月之後，——絕望地努力要否定他的生命底虛無而重創出他渴求的愛，——幸而有一個女人底澹泊的感情來撫慰他，她瞭解這孤獨地迷失在世界上的老孩子，在這苦悶欲死的心魂中，她從新灌注入若干平和、信心、理智、和淒涼地接受生與死的準備。

註：(一)彌蓋朗琪羅底姪孫於一六二三年第一次刊行彌蓋朗琪羅詩集時，不敢把他致加伐麗麗的詩照原文刊入。他要令人相信這些詩是給一個女子的。即在近人底研究中，尙有人以為加伐麗麗是維多利亞·高龍那底假名。

(二)一五四二年十月彌蓋朗琪羅書。(收信人不詳)

(三)見 Donato Giannotti 著 Dialogi (一五四五年。)

(四)詩集卷一百四十一。

(五)貝里尼尤其被萊汀攻擊的厲害。Frey 曾發表他的若干封一五二二年時代底頗為溫柔的信：「……當我讀到你的信時，我覺得和你在一起。這是我唯一的願望啊！」他自稱為「你的知兒子一般的……」——彌蓋朗琪羅底一首抒寫離別與遺忘之苦的詩似乎是致獻給他的：「即在這裏，我的愛使我的心與生命爲之歡欣。這裏，他的美眼應允助我，不久，目光卻移到別處去了。這裏，他和我關連着；這裏他卻和我分離了。這裏，我無窮哀痛地哭，我看見他走了，不復顧我了。」

(六) 彌蓋朗琪羅認識加伐麗麗年餘之後纔戀愛波琪沃；一五三三年十二月他寫給他狂亂的信與詩，而這壞小子波琪沃卻在覆信中問他討錢。——至於勃拉琪，他是 Luigi del Riccio 底朋友，彌蓋朗琪羅認識了加伐麗麗十餘年後纔認識他的。他是翡冷翠底一個流戍者底兒子，一五四四年時在羅馬天折了。彌蓋朗琪羅爲他寫了四十八首悼詩，可說是彌蓋朗琪羅詩集中最悲愴之作。

(七) 見 Benedetto Varchi 著 Due Lezioni (一五四九年)。

(八) 一五三三年六月一日加伐麗麗致彌蓋朗琪羅書。

(九) 加伐麗麗底第一封信，彌蓋朗琪羅在當天即答復他(即一五三三年六月一日)。這封信一共留下三份草稿。在其中一份草稿底補白中，彌蓋朗琪羅寫着：「在此的確可以用爲一個人獻給另一個人的事物底名詞；但爲了禮制，這封信裏可不能用。」——在此顯然是指「愛情」這名詞了。

(十) 一五三三年六月一日彌氏致加伐麗麗書。

(十一) 一五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彌氏致前人書底草稿。

(十二) 一五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彌氏致前人書。

(十三) 彌氏致 Bartolommeo Angiolini 書。

(十四) 彌氏致 Sebastien del Piombo 書。

(十五) 伐薩利記載。

(十六) Varchi 把兩首公開了，以後他又在 Due Lezioni 中刊出。——彌蓋朗琪羅並不把他的愛情保守秘密，

他告訴 Bartolommeo Angiolini Sébastien del Piombo。這樣的友誼一些也不令人驚奇。當勃拉琪逝世時，Riccio 向着所有的朋友發出他的愛與絕望底呼聲：「嗚我的朋友 Donato。我們的勃拉琪死了。全個羅馬在哭他。彌蓋朗琪羅爲我計劃他的紀念物。請你爲我寫一篇祭文，寫一封安慰的信給我。我的悲苦使我失掉了理智。耐心啊！每小時內，整千的人死了。喔神！命運怎樣的改換了他的面目啊！」（一五四四年正月致 Donato Giannotti 書）——

(十七) Schefler 言。

(十八) 詩集卷一百零九第十九首。

(十九) 詩集卷四十四。

(二十) 詩集卷五十二。

(二十一) 詩集卷一百零九第十八首。

(二十二) 詩集卷一百。

(二十三) 詩集卷一百零九第十八首。

(二十四) 詩集卷五十。

(二十五) 在一首十四行中，彌蓋朗琪羅要把他的皮蒙在他的愛人身上。他要成爲他的鞋子，把他的腳載着去踏雪。

一五三三與一五三四年間，(一) 彌蓋朗琪羅對於加伐麗麗的友誼達到了頂點。一五三五年，

他開始認識維多利亞·高龍那。

她生於一四九二年。她的父親叫做法勃里查·高龍那，是巴里阿諾地方底諸侯，太里阿哥查親王的母親，阿嚴·斯·特·蒙德番爾脫洛，便是子皮諾親王底女兒。她的門第是意大利最高貴的門第之一，亦是受着文藝復興精神底薰沐最深切的一族。十七歲時，她嫁給貝斯加拉侯爵，大將軍法朗昔斯各·特·阿伐羅。她愛他；他卻不愛她。她是不美的。(一)人們在小形浮雕像上所看到的她的面貌是男性的，意志堅強的，嚴峻的；額角很高，鼻子很長很直，上脣較短，下脣微向前突，嘴巴緊閉。認識她而為她作傳的Filippo Alcornasco雖然措辭婉約，但口氣中也露出她是醜陋的：「當她嫁給貝斯加拉侯爵的時候，她正努力在發展她的思想；因為她沒有美貌，她修養文學，以獲得這不朽的美，不像會消逝的其他的美一樣。」——她是對於靈智的事物抱有熱情的女子。在一首十四行中，她說「粗俗的感官，不能形成一種和諧以產生高貴心靈底純潔的愛，他們決不能引起她的快樂與痛苦……鮮明的火焰，把我的心昇化到那麼崇高以至卑下的思想，會使牠難堪。」——實在她在任何方面也不配受那豪放而縱慾的貝斯加拉底愛的，然而，愛底盲目竟要她

愛他，爲他痛苦。

她的丈夫在他自己的家裏就欺騙她，鬧得全個拿波利都知道，她爲此感到殘酷的痛苦。可是，當他在一五二五年死去時，她亦並不覺得安慰。她遁入宗教，賦詩自遣。她度着修道院生活，先在羅馬，繼在拿波利，(三)但她早先並沒完全脫離社會的意思：她的尋求孤獨只是要完全沈浸入她的愛底回憶中，爲她在詩中歌詠的。她和意大利底一切大作家 Sadolet，Bembo，Castiglione 等都有來往，Castiglione 把他的著作 Cortegiano 付託給她，Arioste 在他的 Orlando 中稱頌她。一五三〇年，她的十四行詩流傳於整個意大利，在當時女作家中獲得一個唯一的光榮的地位。隱在 Ischia 荒島上，她在和諧的海中不絕地歌唱她的蛻變的愛情。

但自一五三四年起，宗教把她完全征服了。基督舊教底改革問題，在避免教派分裂的範圍內加以澄清的運動把她鼓勵了。我們不知她曾否在拿波利認識 Juan de Valdés (四)但她確被西阿納 Bernardino Ochino 底宣道所激動；(五)他是 Pietro Carnesechi (六) Giberiti Sadolet，Reginald Pole 和改革派中最偉大的 Gaspare Contarini (七) 主教們底朋友；這 Contarini

主教會想和新教徒們建立一種適當的妥協，曾經寫出這些強有力的句子：（八）

「基督底法律是自由底法律……凡以一個人底意志爲準繩的政府不能稱之爲政府；因爲牠在原質上便傾向於惡而且受着無數情欲底播弄。一切主宰是理智底主宰。他的目的在正當的途徑引領一切服從他的人到達他們正當的目的；幸福。教皇底權威也是一種理智底權威。一個教皇應該知道他的權威是施用於自由人的。他不應該依了他的意念而指揮，或禁止，或豁免，但應該只依了理智底規律，神明的命令，愛底原則而行事。」

維多利亞，是聯合着全意大利最精純的意識的這一組理想主義中的一員。她和 Renée de Ferrare 與 Marguerite de Navarre 們通信；以後變成新教徒的 Pier Paolo Vergerio 稱她爲「一道真理底光」。——但當殘忍的 Casalla（九）所主持的反改革運動開始時，她墮入可怕的懷疑中去了。她是如彌蓋朗琪羅一樣，一顆熱烈而又怯弱的靈魂；她需要信仰，她不能抗拒教會底權威。「她持齋，絕食，苦修，以至她筋骨之外只包裹着一層皮。」（十）她的朋友，波爾（Pole）主教（十一）教她抑制她的智慧底驕傲，因了神而忘掉她自己底存在；這樣，她纔稍稍重行覓得平和。

她用了犧牲的精神做這一切……然而她還不止犧牲她自己！她還犧牲和她一起的朋友，她犧牲 Ochino，把他的文字送到羅馬底裁判異教徒機關中去；如彌蓋朗琪羅一般，這偉大的心靈爲恐懼所震破了。她把她的良心底責備掩藏在一種絕望的神祕主義中：

「你看到我處在愚昧底混沌中，迷失在錯誤底陷阱裏，肉體永遠勞動着要尋覓休息，靈魂永遠騷亂着找求平和。神要我，我知道我是一個毫無價值的人，要我知道一切只在基督身上。」（十二）

她要求死，如要求一種解放。——一五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她死了。

註：（一）尤其在一五三三年六月至十月，當彌蓋朗琪羅回到翡冷翠，與加伐麗離開的時節。

（二）人家把許多肖像假定爲彌蓋朗琪羅替維多利亞作的，其實都沒有根據。

（三）那時代她的精神上的導師是凡龍納地方底主教 Matteo Giberti，他是有意改革宗教的第一人。他的秘書便是 Francesco Berni。

（四）Juan de Valdes 是西班牙王 Charles Quint 底親信秘書底兒子，自一五三四年起住在拿波利，爲宗教改革運動底領袖。許多有名的貴婦都聚集在他周圍。他死於一五四一年，據說在拿波利，他的信徒共有三千數人之衆。

（五）Bernardino Ochino，有名的宣道者，加波生教派底副司教，一五三九年成爲 Valdes 底朋友，梵氏受他的

影響很多。雖然被人控告，他在拿波利、羅馬、佛尼市仍繼續他的大膽的宣道，羣衆擁護他，不使他受到教會的禁止。一五四二年，他正要被人以踏德派黨徒治罪時，自翡冷翠逃往法拉爾，又轉往日內瓦，在日內瓦他改入了新教。他是維多利亞·高龍納底知友；在離去意大利時，他在一封親密的信裏把他的決心告訴了她。

(六) Pietro Carneschi 是克萊世七世底祕書官，亦是 Valdes 底朋友與信徒，一五四六年，第一次被列入異教判罪人名單，一五六七年在羅馬被焚死。他和維多利亞·高龍納來往甚密。

(七) Gaspere Contarini 是佛尼市底世家子，初任佛尼市、荷蘭、英國、西班牙及教皇等的大使。一五三五年，教皇保爾三世任爲大主教。一五四一年被派出席北歐國際會議。他和新教徒們不洽，一方面又被舊教徒猜疑。失望歸來，一五四二年八月死於鮑洛。

(八) Henri Thode 所述。

(九) Giampietro Caraffa 是 Ohiet 底主教，於一五二四年創造 Théatin 教派；一五二八年，在佛尼市組織反宗教改革運動團體。他初時以大主教資格，繼而在一五五五年起以教皇資格嚴厲執行新教徒底判罪事宜。

(十) 一五六六年，Carneschi 在異教徒裁判法庭供述語。

(十一) Reginald Pole 自英國逃出，因爲他與英王亨利八世衝突之故；一五三二年他經過佛尼市，成爲 Contarini 底契友，以後被教皇保爾三世任爲大主教。爲人和藹柔婉，他終於屈服在反改革運動之下，把 Contarini 派底自由思想者重行引入舊教。自一五四一至一五四四年間，維多利亞·高龍納完全聽從他的指導。——一五五四年，他又重回英國，於一五五八年死。

(十二) 一五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維多利亞·高龍納致 Morone 主教書。

在她受着 Valdes 與 Ochino 底神祕主義薰染最深的時代，她認識彌蓋朗琪羅。這女子，悲哀的，煩悶的，永遠需要有人作她的依傍，同時也永遠需要一個比她更弱更不幸的人，使她可以在他身上發洩她心中洋溢着的母愛。她在彌蓋朗琪羅前面掩藏着她的惶亂。外表很寧靜，拘謹，她把自己所要求之於他人的平和，傳遞給彌蓋朗琪羅。他們的友誼，始於一五三五年，到了一五三八年，漸趨親密，可完全建築在神底領域內。維多利亞四十六歲；他六十三歲。她住在羅馬聖·西凡斯德羅修院中，在冰幾屋山崗之下。彌蓋朗琪羅住在加伐羅崗附近。每逢星期日，他們在加伐羅崗底聖·西凡斯德羅教堂中聚會。修士巴里蒂 (Ambrogio Caterino Politi) 誦讀聖保爾福音，他們共同討論着。葡萄牙畫家 François de Hollande 在他的四部繪畫隨錄中，曾把這些情景留下真切的回憶。在他的紀載中，嚴肅而又溫柔的友誼描寫得非常動人。

François de Hollande 第一次到聖·西凡斯德羅教堂中去時，他看見貝斯加拉侯爵夫人和幾個朋友在那裏諦聽誦讀聖書。彌蓋朗琪羅並不在場。當聖書讀畢之後，可愛的夫人微笑着向

外國畫家說道：

——François de Hollande 一定更愛聽彌蓋朗琪羅底談話。

François 被這句中傷了，答道：

——怎麼，夫人，你以為我只有繪畫方面底感覺嗎？

——不要這樣多心，法朗普斯各先生——多洛曼 (Latanzio Tolomei) 說——侯爵夫人底意思正是深信畫家對於一切都感覺靈敏。我們意大利人多麼敬重繪畫！但她說這句話也許是要使你聽彌蓋朗琪羅談話時格外覺得快樂。

François 道歉了。侯爵夫人和一個僕人說：

——到彌蓋朗琪羅那邊去，告訴他說我和多洛曼先生在宗教儀式完畢後留在這教堂裏，非常涼快；如果他願耗廢若干時間，將使我們十分快慰……但——她又說，因為她熟知彌蓋朗琪羅底野性，——不要和他說西班牙人 François de Hollande 也在這裏。

在等待僕人回來的時候，他們談着用何種方法把彌蓋朗琪羅於他不知不覺中引上繪畫底

談話；因為如果他發覺了他們的用意，他會立刻拒絕繼續談話。

「那時靜默了一會。有人叩門了。我們大家都恐怕大師不來，既然僕人回來得那麼快。但彌蓋朗琪羅那天正在望聖·西凡斯德羅的路上來，一面和他的學生于皮諾在談哲學。我們的僕人在路上遇到了他把他引來了，這時候便是他站在門口。侯爵夫人站起來和他立談了長久，以後纔請他坐在她和多洛曼之間。」

Francois de Hollande 坐在他旁邊；但彌蓋朗琪羅一些也不注意他，——這使他大為不快，Francois 憤憤地說：

「真是，要不使人看見的最可靠的方法，便是直站在這個人底面前。」

彌蓋朗琪羅驚訝起來，望着他，立刻向他道歉，用着謙恭的態度：

「——寬恕我，法朗昔斯各先生，我沒有注意到你，因為我一直望着侯爵夫人。」

「侯爵夫人，稍稍停了一下，用一種美妙的藝術，開始和他談着種種事情；談話非常婉轉幽密，一些也不涉及繪畫。竟可說一個人圍攻一座防守嚴固的城，圍攻的時候頗為艱難，同時又是用了

巧妙的藝術手腕；彌蓋朗琪羅彷彿一個被圍的人，孔武有力，提防得很周密，到處設了守壘，吊橋，陷坑。但是侯爵夫人終於把他戰敗了。實在，沒有人能够抵抗她。

「——那麼，——她說，——應得承認當我們用同樣的武器，即策略去攻襲彌蓋朗琪羅時，我們永遠是失敗的。多洛曼先生，假若要他開不得口，而讓我們來說最後一句話，那麼，我們應當和他談訟案，教皇底勅令，或者……繪畫。」

這巧妙的轉紐把談鋒轉到藝術底領土中去了。維多利亞用很虔誠的態度去激動彌蓋朗琪羅，他居然自告奮勇地開始討論虔敬問題了。

「——我不大敢向你作這麼大的要求，——侯爵夫人答道，——雖然我知道你在一切方面都聽從抑強扶弱的救主底教導……因此，認識你的人尊重彌蓋朗琪羅底爲人更甚於他的作品，不比那般不認識你的人稱頌你的最弱的部分，即你雙手作出的作品。但我亦稱譽你屢次置身場外，避免我們的無聊的談話，你並不專畫那些向你請求的王公卿相達官貴人，而幾乎把你的一生全獻給一件偉大的作品。」

彌蓋朗琪羅對於這些恭維的話，謙虛地遜謝，乘機表示他厭惡那些多言的人與有閒的人——諸侯或教皇——自以爲可把他們的地位壓倒一個藝術家，不知盡他的一生還不及完成他的功業。

接着，談話又轉到藝術底最崇高的題材方面去了，侯爵夫人以含有宗教嚴肅性底態度討論着。爲她，和爲彌蓋朗琪羅一樣，一件藝術品無異是信心底表現。

「——好的畫，——彌蓋朗琪羅說，——迫近神而和神結合……牠只是神底完美底鈔本，神底畫筆底陰影，神底音樂，神底旋律……因此，一個畫家成爲偉大與巧妙的大師還是不夠。我想他的生活應當是純潔的，聖的，使神明底精神得以統制他的思想……」(一)

這樣，他們在聖·西凡斯德羅教堂裏，在莊嚴寧靜的會話中消磨日子，有時候，朋友們更愛到花園裏去，如 François de Hollande 所描寫的：「坐在石凳上，旁邊是噴泉，上面是桂樹底蔭蔽牆上都是碧綠的蔓藤，」在那裏他們憑眺羅馬，全城展開在他們的腳下。(二)

可惜這些美妙的談話並不能繼續長久。貝斯加拉侯爵夫人所經受的宗教苦悶把這些談話

突然止了。一五四一年，她離開羅馬，去幽閉在奧爾維多，繼而是維丹勃地方底修院中去。

「但她時常離開維丹勃回到羅馬來，只是爲要訪問彌蓋朗琪羅。他爲她的神明的心地所感動了，她使他的精神獲得安慰。他收到她的許多信，都充滿着一種聖潔的溫柔的愛情，完全像這樣一個高貴的心魂所能寫的。（三）

「依了她的意念，他做了一個裸體的基督像，離開了十字架，如果沒有兩個天使扶掖會倒下去的樣子。聖母坐在十字架下面哭泣着；張開着手臂，舉向着天。（四）——爲了對於維多利亞的愛情，彌蓋朗琪羅也畫了一個十字架上底基督像，不是死的，但是活的，面向他的在天之父喊着『Eli Eli!』肉體並不顯得癱瘓的樣子；牠極擊着在最後的痛苦中掙扎。」

現藏法國盧佛宮與英國不列顛博物館的兩張「復活像」，也許亦是受着維多利亞影響的作品。——在盧佛的那張，力士式的基督奮激地推開墓穴底石板；他的雙腿還在泥土中，仰着首，舉着臂，他在熱情底激動中迫向着天，這情景令人回想起「奴隸像」。回到神座旁邊去！離開這世界，這爲他不屑一顧的惶亂的人羣，終於，終於，擺脫了這無味的人生……——不列顛博物館中的那

張素描比較更寧靜，基督已經出了墳墓；他的堅實的軀幹在天空翱翔；手臂交叉着，頭望後仰着，眼睛緊閉如在出神，他如日光般的上昇到光明中去。

這樣地，維多利亞爲彌蓋朗琪羅在藝術上重行打開信仰底門戶。更進一步，她鼓勵起彌蓋朗琪羅底天才，爲對於加伐麗麗的愛情所激醒的。（五）她不獨使彌蓋朗琪羅在他對於宗教的暗晦的感覺中獲得不少指示；她尤其給他一個榜樣，在詩歌中唱出宗教的熱情。維多利亞底「靈智的十四行詩」便是他們初期友誼中的作品。她一面寫，一面寄給她的朋友。

他在這些詩中感到一種安慰，一種溫柔，一種新生命。他給她唱和的一首十四行表示他對她的感激：

「幸福的精靈，以熱烈的愛情，把我垂死的衰老的心保留着生命，而在你的財富與歡樂之中，在那麼多的高貴的靈魂中，只擡舉我一個——以前你是那樣地顯現在我眼前，此刻你又這樣地顯現在我心底，爲的要安慰我……因此，受到了你慈悲的思念，你想起在憂患中掙扎的我，我爲你寫這幾行來感謝你。如果說我給你的可憐的繪畫已足爲你賜與我的美麗與生動的創造底答報，

那將是僭越與羞恥了。」(六)

一五四四年夏，維多利亞重新回到羅馬，居住在聖安娜修院中，一直到死。彌蓋朗琪羅去看她。她熱情地想念他，她想使他的生活變得舒服些有趣味些，她暗地裏送他若干小禮物。但這猜疑的老人，「不願收受任何人底禮物，」(七)甚至他最愛的人們亦不能使他破例，他拒絕了她的餽贈。她死了，他看着她死了。他說下面的幾句，足以表明他們貞潔的愛情保守拘謹到如何程度：

「我看着她死，而我沒有吻她的額與臉如我吻她的手一樣，言念及此，真是哀痛欲絕！」(八)

「維多利亞之死，——據 Conditi 說，——使他癡呆了很久；他彷彿失去了一切知覺。」

「她爲我實在是一件極大的財寶，以後他悲哀地說。死奪去了我的一個好友。」

他爲她底死寫了兩首十四行詩。一首是完全感染柏拉圖式思想的，表示他的狂亂的理想主義，彷彿一個給閃電照耀着的黑夜。彌蓋朗琪羅把維多利亞比做一個神明的雕塑家底錘子，從物質上斲鍊出崇高的思想：

「我的粗笨的錘子，把堅硬的岩石有時斲成一個形象，有時斲成另一個形象，這是由手執握

着，指揮着的，錘子從手那裏受到動作，牠被一種不相干的力驅使着。但神明的錘子，卻是以牠惟一的力量，在天國中創造牠自己的美和別的一切底美。沒有一柄別的錘子能够不用錘子而自行創造的；祇有這一柄使其他的一切賦有生氣。因為錘子舉得高，故錘擊的力量愈強。所以，如果神明的錘子能够助我，他定能引我的作品到達美滿的結果。迄今爲止，在地上，祇有他一個。」（九）

別一首十四行是更溫柔，宣示愛情對於死的勝利：

「當那個會使我屢屢愁嘆的她離棄了世界，離棄了她自己，在我眼中消滅了的時候，『自然』覺得羞恥，而一切見過她的人哭泣。——但死啊，你今日且慢得意，以爲你把太陽熄滅了！因爲愛情是戰勝了，愛情使她在地下，在天上，在聖者旁邊再生了。可惡的死以爲把她德性底回聲掩蔽了，以爲把她靈魂底美抑滅了。她的詩文的表示正是相反：牠們把她照耀得更光明；死後，她竟征服了天國。」（十）

註：（一）見「羅馬城繪畫錄」第一卷。

（二）見前書第三卷。——他們談話底那天，教皇保爾三世底姪子 Octave Farnèse 娶 Alexandre de Médicis 底寡婦爲妻。那次有盛大的筵仗。——十二駕古式車——在拿伏納場上經過，全城的民衆都去觀光。爾蓋朗琪

羅和幾個朋友聚在平和的聖·西凡斯德羅教堂中。

(iii) Condivi 記載。——實在說來，這些並不是我們所保留着的維多利亞底信，那些信當然是高貴的，但稍帶冷淡。

——應該要想到她的全部通信，我們只保留着五封：一封是從沃維多發出的，一封是從維丹勃發的，三封是從羅馬發的。（一五三九——一五四一年間）

(四) 這幅畫是彌蓋朗琪羅以後所作的許多耶穌死像底第一幅像，也是感應這些作品底像。——一五五〇——一五五五年間的翡冷翠底死像，一五六三年 Rondanini 死像。一五五五——一五六〇年間的 Palestrina 死像。

(五) 那時候，彌蓋朗琪羅開始想發刊他的詩選。他的朋友 Luigi del Riccio 與 Donato Giannotti 給他這念頭。至此為止，他一向不把他所寫的東西當作重要。一五四五年起，Giannotti 爲他的詩集付梓，彌蓋朗琪羅把他的詩加以選擇，他的朋友們替他重鈔。但一五四六年 Riccio 之死與一五四七年維多利亞之死使他又不關切這付印事，他似乎認爲這是一種無聊的虛榮。因此，他的詩除了一小部分外，在他生時並沒印行。當代底大作曲家把他的十四行詩譜成音樂。

彌蓋朗琪羅受着但丁底感應極深。他對於古拉丁詩人亦有深切的認識，但他的情操完全是柏拉圖式底理想主義，這是他的朋友們所公認的。

(六) 一五五一年三月七日，彌蓋朗琪羅寫給 Fabrizio 的信中有言：「十餘年前，她送給我一本羊皮小冊，其中包含着一百零三首十四行詩，她在維丹勃發給我的四十首還不在內。我把牠們一起裝訂成冊……我也保有她

的許多信，爲她自沃維多與維丹勃兩地寫給我的。」

(七) 伐薩利記載。——有一時，他和他最好的一個朋友 *Tungel del Riccio* 齟齬，因爲他送了他禮物之故。彌氏寫信給他說：

「你的極端的好意，比你偷盜我更使我難堪。朋友之中應該要平等，如果一個給得多些，一個給得少些，那末兩人便要爭執起來了。」

(八) *Condivi* 記載。

(九) 詩集卷一百零一。

(十) 詩集卷一百。

在這嚴肅而寧靜的友誼中。(一) 彌蓋朗琪羅完成了他最後的繪畫與雕塑底大作：「最後之審判」(巴里納教堂壁畫，與——「于勒二世陵墓」)

當彌蓋朗琪羅於一五三四年離開翡冷翠住在羅馬的時候，他想，因了克萊芒七世之死擺脫了一切工作，他終於能安安靜靜完成于勒二世底陵墓了，以後，他良心上的重負卸掉之後，可以安靜地終了他的殘生。但他纔到羅馬，又給他的新主人把他牽繫住了。

「保爾三世召喚他，要他供奉他……彌蓋朗琪羅拒絕了，說他不能這樣做；因為他以契約的關係，受着于爾朋大公底拘束，除非他把于勒二世底陵墓完成之後。於是教皇怒道：『三十年以來，我懷有這個願望；而我現在成了教皇，反不能滿足我的願望麼？我將撕掉那契約，無論如何，我要你侍奉我。』（一）

彌蓋朗琪羅又想逃亡了。

「他想隱遁到日那附近的一所修院中去，那裏的阿萊里亞主教是他的朋友，也是于勒二世底朋友。他或能在那邊方便地做完他的作品。他亦想起避到于爾朋地方，那是一個安靜的居處，亦是于勒二世底故鄉；他想當地的人或能因懷念于勒之故而善視他。他已派了一個人去，到那裏買一所房子。」（二）

但，正當決定的時候，意志又沒有了；他顧慮他的行動底後果，他以永遠的幻夢，永遠破滅的幻夢來欺騙自己；他妥協了。他重新被人牽繫着，繼續擔負着繁重的工作，直到終局。

一五三五年九月一日，保爾三世底一道勅令，任命他爲聖比哀爾底建築繪畫雕塑總監。自四

月起，彌蓋朗琪羅已接受「最後之審判」底工作。(四)自一五三六年四月至一五四一年十一月止，即在維多利亞逗留羅馬的時期內，他完全經營着這件事業。即在這件工作底過程中，在一五三九年，老人從臺架上墮下，腿部受了重傷，「又是痛楚又是憤怒，他不願給任何醫生診治。」(五)他瞧不起醫生，當他知道他的家族冒昧爲他延醫的時候，他在信札中表示一種可笑的惶慮。

「幸而他墮下之後，他的朋友，翡冷翠底 *Baccio Pontini* 是一個極有頭腦的醫生，又是對於彌蓋朗琪羅十分忠誠的，他哀憐他，有一天去叩他的屋門。沒有人接應，他上樓，挨着房間去尋，一直尋到了彌蓋朗琪羅睡着的那間。彌氏看見他來，大爲失望。但 *Baccio* 再也不願走了，直到把他醫愈之後纔離開他。」(六)

像從前于勒二世一樣，保爾三世來看他作畫，參加意見。他的司禮長賽斯那伴隨着他，教皇徵詢他對於作品的意見。據伐薩利說，這是一個非常迂執的人，宣稱在這樣莊嚴的一個場所，表現那麼多的猥褻的裸體是大不敬；這是，他說，配裝飾浴室或旅店的繪畫。彌蓋朗琪羅憤慨之餘，待賽斯那走後，憑了記憶把他的肖像畫在圖中；他把他放在地獄中，畫成判官 *Minos* 底形像，在惡魔羣

中給毒蛇纏住了腿。賽斯那到教皇前面去訴說。保爾三世和他開玩笑地說：『如果彌蓋朗琪羅把你放在煉獄中，我還可設法救你出來；但他把你放在地獄裏，那是我無能爲力了；在地獄裏是毫無挽救的了。』

可是對於彌蓋朗琪羅底繪畫認爲猥褻的不止賽斯那一人。意大利正在提倡貞潔運動；且那時距梵羅納士因爲作了 Cène Chez Simon (七)一畫而被人向異教法庭控告的時節也不遠了。不少人士大聲疾呼說是有妨風化。叫囂最厲害的要算是拉萊汀了。這個淫書作家想給貞潔的彌蓋朗琪羅以一頓整飭端方的教訓。(八)他寫給他一封無恥的信。他責備他「表現使一個娼家也要害羞的東西」他又向異教法庭控告他大不敬的罪名；「因爲他說，破壞別人底信心較之自己底不信仰犯罪尤重。」他請求教皇毀滅這幅壁畫。他在控訴狀中說他是路德派的異教徒；(九)末了，更說他偷盜于勒二世底錢。這封信(十)把彌蓋朗琪羅靈魂中最深刻的部分——他的虔敬，他的友誼，他的愛惜榮譽的情操——都污辱了，對於這一封信，彌蓋朗琪羅讀的時候不禁報以輕蔑的微笑，可也不禁憤懣地痛哭，他置之不答。無疑地他彷彿如想起某些敵人般的想：『他不值得

去打擊他們；因為對於他們的勝利是無足重輕的。」——而當拉萊汀與賽斯那兩人對於「最後之審判」底見解漸漸占得地位時，他也毫不設法答覆，也不設法阻止他們。他甚麼也不說，當他的作品被視為「路德派的穢物」的時候。（十二）他甚麼也不說，當保爾四世要把他的壁畫除下的時候。（十三）他甚麼也不說，當達尼哀·特·伏爾丹受了教皇之命來把他的英雄們穿上褲子的時候。（十三）——人家詢問他的意見，他怒氣全無地回答，譏諷與憐憫的情緒交混着：「告訴教皇，說這是一件小事情，容易整頓的。只要聖下也願意把世界整頓一下：整頓一幅畫是不必費多大心力的。」——他知道他是在怎樣一種熱烈的信仰中完成這件作品的，在和維多利亞·高龍納底宗教談話底感應，在這顆潔白無瑕的靈魂底掩護下，他會感到恥辱要去向那些污濁的猜度與下流的心靈辯白他在裸體人物上所寄託的英雄思想。

當西施庭底壁畫完成時，（十四）彌蓋朗琪羅以為他終於能夠完成于勒二世底紀念物了。但不知足的教皇還逼着七十歲的老人作巴里納教堂底壁畫。（十五）他還能動手做預定的于勒二世墓上的幾個雕像已是微幸的事了。他和于勒二世底承繼人，簽訂第五張亦是最後一張的契約。

根據了這張契約，他交付出已經完工的雕像，(十六)出資雇用兩個雕塑家了結陵墓；這樣，他永遠卸掉了他的一切責任了。

他的苦難還沒有完呢，于勒二世底後人不斷地向他要求償還他們以前他收受的錢。教皇令人告訴他不要去想這些事情，專心幹那巴里納教堂底壁畫。他答道：

「但是，我們是用腦子不是用手作畫的啊！想不到自身的人是不知榮辱的；所以只要我心上有何事故，我便作不出好東西……我一生被這陵墓連繫着；我爲了要在雷翁十世與克萊芒七世之前爭得了結此事以至把我的青春葬送了；我的太認真的良心把我毀滅無餘。我的命運要我如此！我看到不少的人每年進款達二三千金幣之巨；而我，受盡了艱苦，終於是窮困。人家還要當我是竊賊……在人前——（我不說在神前）——我自以爲是一個誠實之士；我從未欺騙過他人……我不是一個竊賊，我是一個翡冷翠底士紳，出身高貴……當我必得要在那些混蛋前面自衛時，我變成瘋了……」(十七)

爲應付他的敵人起見，他把「行動的生活」與「冥想的生活」二像親手完工了。雖然契約

上並不要他這麼做。

一五四五年正月，于勒二世底陵墓終於在 San Pietro in Vincoli 寺落成了。原定的美妙的計劃在此存留了甚麼？——摩西像原定祇是一座陪襯的像，在此卻成爲中心的雕像。一個偉大的計劃底速寫！

至少，這是完了。彌蓋朗琪羅在他一生的惡夢中解放了出來。

註：(一)彌蓋朗琪羅對於維多利亞·高龍那底友誼並不是唯一的熱情。這友誼還不能滿足他的心靈。人家不大願意說出這一點，恐怕要把彌蓋朗琪羅理想化了。彌蓋朗琪羅真是多麼需要被理想化啊！——在一五三五與一五四六年間，正在彌蓋朗琪羅與維多利亞友誼密切的時候，他愛了一個「美麗的與殘忍的」女人，——他稱之爲「我的敵對的太太。」——他熱烈地愛她，在她前面變得怯弱了，他幾乎爲了她犧牲他的永恆的幸福。他爲這場愛情所苦，她玩弄他。她和別的男子賣弄風情，刺激他的嫉妒。他終於恨她了。他祈求運命把她變得醜陋而爲了他顛倒，使他不愛她，以致她也爲之痛苦。

(二)伐薩利記載。

(三)Ondivi 記載。

(四)這幅巨大的壁畫把西施庭教堂入口處的牆壁全部遮蔽了，在一五三三年時克萊芒七世已有這個思念。

(五) 伐薩利記載。

(六) 同前。

(七) 一五七三年六月間事。——梵羅納士老老實實把「最後之審判」作為先例，辯護道：

「我承認這是不好的，但我仍堅執我已經說我的話，為我，依照我的大師們給我的榜樣是一件應盡的責任。」

——那麼你的大師們做過什麼？也許是同樣的東西吧？

——彌蓋朗琪羅在羅馬，教皇御用的教堂內，把吾主基督，他的母親，聖約翰，聖比哀爾和天廷中的神明及一切

人物都以裸體表現，看那聖母瑪麗亞，不是在任何宗教所沒有令人感應到的姿勢中麼……？」

(八) 這是一種報復的行爲。拉萊汀曾屢次向他要索藝術品，甚至他視顏為彌蓋朗琪羅設計一張「最後之審判」

底圖稿。彌蓋朗琪羅客客氣氣拒絕了這獻計，而對於他要索禮物的請求裝作不聞。因此，拉萊汀要顯一些本領

給彌蓋朗琪羅看，讓他知道賺不起他的代價。

(九) 信中並提及無辜的 *Gherardo Perini* 與 *Tommaso dei Cavalieri* 等。(彌氏好友，見前)

(十) 這封無恥的信，末了又加上一句含着恐嚇的話，意思還是要扶他送他禮物。

(十一) 一五四九年有一個裝冷翠人這麼說。

(十二) 一五九六年，克萊芒八世要把「最後之審判」塗掉。

(十三) 一五五九年事。——達尼哀·特·伏爾丹把他的修改工作稱做「穿褲子」。他是彌蓋朗琪羅底一個朋友。

另一個朋友，雕塑家柯瑞學諾，批評這些裸體表現為猥褻。——因此，在這件事情上，彌氏底信徒們也沒有擁護

他。

(十四)「最後之審判」底開幕禮於一五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舉行。意大利、法國、德國、弗朗特各處都有人來參加。

(十五)這些壁畫包括「聖保爾談話」「聖比哀爾殉難」等。彌氏開始於一五四二年，在一五四四與一五四六年上因兩場病症中止了若干時，到一五四九——一五五〇年間纔勉強完成。伐薩利說：「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後的繪畫，而且費了極大的精力；因為繪畫，尤其是壁畫，對於老人是不相宜的。」

(十六)最初是摩西像與兩座奴隸像，但後來彌蓋朗琪羅認為奴隸像不再適合於這個減縮的建築，故又塑了「行動生活」與「冥想生活」以代替。

(十七)彌氏一五四二年十月書。(收信人不明)

二 信心

維多利亞死後，他想回到翡冷翠，把「他的疲勞的筋骨睡在他的老父旁邊。」（一）當他一生侍奉了幾代的教皇之後，他要把他的殘年奉獻給神。也許他是受着女友底鼓勵，要完成他最後的意願。一五四七年一月一日，維多利亞·高龍那逝世前一月，他奉到保爾三世底勅令，被任爲聖比哀爾大寺底建築師兼總監。他接受這委任並非毫無困難；且亦不是教皇底堅持纔使他決心承允。在七十餘歲的高年去負擔他一生從未負擔過的重任。他認爲這是神底使命，是他應盡的義務。

「許多人以爲——而我亦相信——我是由神安放在這職位上的，他寫道，不論我是如何衰老，我不願放棄他；因爲我是爲了愛戴神而服務，我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他身上。」（二）

對於這件神聖的事業，任何薪給他，不願收受。

在這樁事情上，他又遇到了不少敵人：第一是聖·迦羅一派，（三）如伐薩利所說的，此外還有

一切辦事員，供奉人，工程承造人，被他揭發出許多營私舞弊的劣蹟，而聖·迦羅對於這些卻假作癡聵不加問問。彌蓋朗琪羅，伐薩利說，把聖比哀爾從賊與強盜底手中解放了出來。」

反對他的人都聯絡起來。首領是無恥的建築師拿尼·第·擺幾沃·皮琪沃 (Tanni di Baccio Rizzo)，爲伐薩利認爲盜竊彌蓋朗琪羅而此刻又想排擠他的。人們散布流言，說彌蓋朗琪羅對於建築是全然不懂的，祇是浪費金錢，弄壞前入底作品。聖比哀爾大寺底行政委員會也加入攻擊建築師，於一五五一年發起組織一個莊嚴的查辦委員會，即由教皇主席，監察人員與工人都來控告彌蓋朗琪羅，薩爾維阿蒂與賽維尼兩個主教又袒護着那些控訴者。(四)彌蓋朗琪羅簡直不願申辯：他拒絕和他們辯論。——他和賽維尼主教說：「我並沒有把我所要做的計劃通知你，或其他任何人的義務。你的事情是監察經費底支出。其他的事情與你無干。」(五)——他的不改性的驕傲從來不答應把他的計劃告訴任何人。」他回答那些怨望的工人道：「你們的事情是泥水工，斲工，木工，做你們的事，執行我的命令。至於要知道我思想些甚麼，你們永不會知道；因爲這是有損我的尊嚴的。」(六)

他這種辦法自然引起許多仇恨，而他如果沒有教皇們底維護，（七）他將一刻也抵擋不住那些怨毒的攻擊。因此，當于勒三世崩後，（八）賽維尼主教登極承繼皇位的時候，他差不多要離開羅馬了。但新任教皇馬賽三世登位不久即崩，保爾四世承繼了他。最高的保護從新確定之後，彌蓋朗琪羅繼續奮鬥下去。他以為如果放棄了作品，他的名譽會破產，他的靈魂會墮落。他說：

「我是不由自主地被任作這件事情的。八年以來，在煩惱與疲勞中間，我徒然掙扎。此刻，建築工程已有相當的進展，可以開始造穹窿的時候，若我離開羅馬，定將使作品功虧一簣：這將是我的大恥辱，亦將是我靈魂底大罪孽。」（九）

他的敵人們絲毫不退讓；而這種鬭爭，有時竟是悲劇的。一五六三年，在聖比哀爾工程中對於彌蓋朗琪羅最忠誠的一個助手，迦太（Pier Luigi Gaeta）被抓去下獄，誣告他竊盜；他的工程總管賽沙爾（Cesare da Casteldurante）又被人刺死了。彌蓋朗琪羅為報復起見，便任命迦太代替了賽沙爾底職位。行政委員會把迦太趕走，任命了彌蓋朗琪羅底敵人拿尼·第·擺幾沃·皮琪沃。彌蓋朗琪羅大怒，不到聖比哀爾視事了。於是人家散放流言，說他辭職了；而委員會迅又委任

拿尼去代替他，拿尼亦居然立刻做起主人來。他想以種種方法使這八十八歲的病危的老人灰心。可是他不能得他的敵人彌蓋朗琪羅立刻去見教皇；他威嚇說如果不替他主張公道他將離開羅馬。他堅持要作一個新的偵查，證明拿尼底無能與謊言，把他驅逐。(十)這是一五六三年九月，他逝世前四個月底事情。——這樣，直到他一生底最後階段，他還須和嫉妬與怨恨爭鬪。

可是我們不必爲他抱憾。他知道自衛；即在臨死的時光，他還能夠，如他往昔和他的兄弟所說的，獨個子「把這些獸類裂成齏粉。」

註：(一)一五五二年九月十九日彌蓋朗琪羅致伐薩利書。

(二)一五五七年七月七日彌氏致他的姪兒李沃那陶書。

(三)這是 Antonio da San Galo，一五三七年至一五四六年他死時爲止，一直是聖比哀爾底總建築師。他一向是彌蓋朗琪羅底敵人，因爲彌氏對他不留餘地。爲了教皇宮區內的城堡問題，他們兩人曾處於極反對的地位。終於彌氏把聖·迦羅底計劃取銷了。後來在建造法爾奈士宮邸時，聖·迦羅已造到二層樓。一五四九年彌氏在補成時又把他原來的圖樣完全改過。

(四)賽維尼主教卽未來的教皇馬賽二世 (Marcel II)

(五)據伐薩利記載。

(六)據鮑太利 (Boschi) 記載。

(七)一五五一年調查委員會未次會議中，彌蓋朗琪羅向着委員會主席于勒三世說：「聖父，你看，我掙得了甚麼！如果我所受的煩惱無裨我的靈魂，我便白費了我的時間與痛苦。」——愛他的教皇，舉手放在他的肩上，說道：「靈魂與肉體你都掙得了。不要害怕！」（據薩利記載）

(八)教皇保爾三世死於一五四九年十一月十日；和他一樣愛彌蓋朗琪羅的于勒三世在位的時間是一五五〇年二月八日至一五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一五五五年四月九日，賽維尼大主教被選為教皇，名號為馬賽二世。他登極只有幾天；一五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保爾四世承繼了他的皇位。

(九)一五五五年五月十一日彌氏致他的姪兒李沃那陶書。

一五六〇年，受着他的朋友們底批評，他要求「人們答應卸掉他十七年來以教皇之命而且義務地擔任的重負。」——但他的辭職未被允准，教皇比四世下令從新授予他一切權宜。——那時他纔決心答應加伐薩麗底要求，把尊隆底木型開始動工。至此為止，他一直把全部計劃隱瞞着，不令任何人知道。

(十)彌蓋朗琪羅逝世後翌日，拿尼馬上去請求高斯莫大公，要他任命他繼任彌氏底職位。

在聖比哀爾那件大作之外，還有別的建築工程占據了他的暮年，如京都大寺 (Capitole)，(1) Santa Maria degli Angeli 教堂，(2) 翡冷翠底聖洛朗查教堂，(3) 畢阿門，尤其是 San Giovanni dei Fiorentini 教堂，如其他作品一樣是流產的。

翡冷翠人曾請求他在羅馬建造一座本邦底教堂；即是高斯莫大公自己亦爲此事寫了一封很恭維的信給他；而彌蓋朗琪羅受着愛鄉情操底激勵，也以青年般的熱情去從事這件工作。（四）他和他的同鄉們說：「如果他們把他的圖樣實現，那麼即是羅馬人、希臘人也將黯然無色了。」——據伐薩利說，這是他以前沒有說過以後亦從未說過的言語；因爲他是極謙虛的。翡冷翠人接受了圖樣，絲毫不加改動。彌蓋朗琪羅底一個友人，Tiberio Calcegni，在他的指導之下，作了一個教堂底木型——「這是一件稀世之珍的藝術品，人們從未見過同樣的教堂，無論在美，在富麗，在多變方面。人們開始建築，化了五千金幣。以後，錢沒有了，便那麼中止了，彌蓋朗琪羅感着極度強烈的悲痛。」（五）教堂永遠沒有造成，即是那木型也遺失了。

這是彌蓋朗琪羅在藝術方面的最後的失望。他垂死之時怎麼能有這種幻想。說剛剛開始的聖比哀爾寺會有一天實現，而他的作品中居然會有一件永垂千古。他自己，如果是可能的話，他就要把牠們毀滅。他的最後一件雕塑，翡冷翠大寺底十字架像，表示他對於藝術已到了那麼無關心的地步。他的所以繼續雕塑，已不是爲了藝術底信心，而是爲了基督底信心，而是因爲「他的力與

精神不能不創造。」(六)但當他完成了他的作品時，他把牠毀壞了。(七)「他將完全把牠毀壞，假若他的僕人安多諾不請求賜給他的話。」(八)

這是彌蓋朗琪羅在垂死之年對於藝術的淡漠的表示。

註：(一)彌蓋朗琪羅沒有看見屋前盤梯底完成。京都大寺底建築在十七世紀時纔完工的。

(二)關於彌蓋朗琪羅底教堂，今日毫無遺跡可尋。牠們在十八世紀都重建過了。

(三)人們把教堂用白石建造，而並非如彌蓋朗琪羅原定的用木材建造。

(四)一五五九——一五六〇年間。

(五)伐薩利記載。

(六)同前。

一五五三年，他開始這件作品，他的一切作品中，最動人的，因為他是最親切的人們感到他在其中只談到他自己，他痛苦着，把自己整個地沈入痛苦之中。此外，似乎那個扶持基督的老人，臉容痛苦的老人即是他自己的肖像。

(七)一五五五年事。

(八)Tiberio Calosci 從安多諾那裏轉買了去，又請求彌蓋朗琪羅把牠加以修補。彌蓋朗琪羅答應了，但他沒有修好便死了。

自維多利亞死後，再沒有任何壯闊的熱情燭照他的生命了。愛情已經遠去：

「愛底火焰沒有遺留在我的心頭。最重的病（衰老）永遠壓倒最輕微的：我把靈魂底翅翼折斷了。」（一）

他喪失了他的兄弟和他的最好的朋友。Luigi del Riccio 死於一五四六年，Sebastien del Piombo 死於一五四七年；他的兄弟 Giovan Simone 死於一五四八年。他和他的最小的兄弟 Gianrodo 一向沒有甚麼來往，亦於一五五五年死了。他把他的家庭之愛和暴烈的情緒一齊發洩在他的姪子——孤兒——們身上，他的最愛兄弟 Buonarroti 底孩子們身上。他們是一男一女，男的即李沃那陶，女的叫賽加。彌蓋朗琪羅把賽加送入修道院，供給她衣食及一切費用，他亦去看她；而當她出嫁時，（二）他給了她一部分財產作為奩資。（三）——他親自關切李沃那陶底教育，他的父親逝世時他只有九歲。冗長的通信，令人想起貝多芬與其姪兒底通信，表示他如何嚴肅地盡了他父輩底責任。（四）這也並非沒有時時發生的暴怒。李沃那陶常常試練他的伯父底耐性；而這耐性是極易消耗的。青年底惡劣的字跡已足使彌蓋朗琪羅暴跳。他認為這是對他的失

敬：

「收到你的信時，從沒有在開讀之前不使我憤怒的。我不知你在哪裏學得的書法！毫無恭敬的情操……我相信你如果要寫信給世界上最大的一頭驢子，你必將寫得更小心些……我把你最近的來信丟在火裏了，因為我無法閱讀：所以我亦不能答覆你。我已和你說過而且再和你說一遍，每次我收到你的信在沒有能夠誦讀牠的之前，我總是要發怒的。將來你永遠不要寫信給我了。如果你有什麼事情告訴我，你去找一個會寫字的人代你寫罷；因為我的腦力需要去思慮別的事情，不能耗費精力來猜詳你的塗鴉般的字跡。」（五）

天性是猜疑的，又加和兄弟們的糾葛使他更爲多心，故他對於他的姪兒底阿諛與卑恭的情感並無甚麼幻想；他覺得這種情感完全是小孩子底乖巧，因為他知道將來是他的遺產承繼人。彌蓋朗琪羅老實和他說了出來。有一次，彌蓋朗琪羅病危，將要死去的時候，他知道李沃那陶到了羅馬，做了幾件不當做的事情；他怒極了，寫信給他。

「李沃那陶！我病時，你跑到法朗昔斯各先生那裏去探聽我留下些甚麼。你在翡冷翠所化的

我的錢還不够麼？你不能向你的家族說，你也不能不肖似你的父親——他把我從翡翠家裏趕走，須知我已做好了一個遺囑，那遺囑上已沒有你的名分。去罷，和神一起去罷，不要再到我面前來，永遠不要再寫信給我！」(六)

這些憤怒並不使李沃那陶有何感觸，因為在發怒的信後往常是繼以溫言善語的信和禮物。(七)一年之後，他重新趕到羅馬，被贈與三千金幣的諾言吸引着。彌蓋朗琪羅爲他這種急促的情態激怒了，寫信給他道：

「你那麼急急忽忽地到羅馬來。我不知道，如果當我在憂患中，沒有麵包的時候，你會不會同樣迅速地趕到……你說你來是爲了愛我，是你的責任。——是啊，這是蛀蟲之愛！」(八)如果你真的愛我，你將寫信給我說：「彌蓋朗琪羅，留着三千金幣，你自己用罷；因爲你已給了那麼多錢，很够了；你的生命對於我們比財產更寶貴……」——但四十年來，你們靠着我活命；而我從沒有獲得你們一句好話……」(九)

李沃那陶底婚姻又是一件嚴重的問題。牠占據了叔姪倆六年底時間。(十)李沃那陶，溫良地，

只覷着遺產；他接受一切勸告，讓他的叔父挑選，討論，拒絕一切可能的機會；他似乎毫不在意。反之，彌蓋爾琪羅卻十分關切，彷彿是他自己要結婚一樣。他把婚姻看作一件嚴重的事情，愛情倒是不關重要的條件；財產也不在計算之中；所認為重要的，是健康與清白。他發表他的嚴格的意見，毫無詩意的，極端的，肯定的：

「這是一件大事情：你要牢記在男人與女人中間必須有十歲底差別；注意你將選擇的女子不獨要溫良，而且要健康……人家和我談起好幾個：有的我覺得合意，有的不。假若你考慮之後，在這幾個中合意那個，你當來信通知我，我再表示我的意見……你儘有選擇這一個或那一個的自由，只要她是出身高貴，家教很好；而且與其有遺產，寧可沒有為妙——這是為使你們可以安靜地生活……（十一）一位翡冷翠人告訴我，說有人和你提起奚諾利家底女郎，你亦合意。我卻不願你娶一個女子，因為假如有錢能備奩資，他的父親不會把她嫁給你的。我願選那種爲了中意你的人（而非中意你的資產）而把女兒嫁給你的人……你所得唯一地考慮的祇是肉體與精神底健康，血統與習氣底品質，此外，還須知道她的父母是何種人物；因為這極關重要……去找一個在必

要時不怕洗滌碗盥，管理家務的妻子……至於美貌，既然你並非翡冷翠最美的男子，那麼你可不必着急，祇要牠不是殘廢的或醜得不堪的就好……」(十二)

搜尋了好久之後，似乎終於覓得了稀世之珍。但到了最後一刻，又發現了足以藉爲解約理由的缺點：

「我得悉她是近視眼；我認爲這不是甚麼小毛病。因此我還甚麼也沒有應允。既然你也毫末應允，那麼我勸你還是作爲罷論，如果你所得的消息是確切的話。」(十三)

李沃那陶灰心了。他反而覺得他的叔叔堅持要他結婚爲可怪了：

「這是真的，彌蓋朗琪羅答道，我願你結婚；我們的一家不應當就此中斷。我很知道即使我們的一族斷絕了，世界也不會受何影響；但每種動物都要綿延種族。因此我願你成家。」(十四)

終於彌蓋朗琪羅自己也厭倦了；他開始覺得老是由他去關切李沃那陶底婚姻，而他本人反似淡漠是可笑的事情。他宣稱他不復顧問了：

「六十年來，我關切着你們的事情；現在，我老了，我應得想着我自己的了。」

這時候，他得悉他的姪兒和嘉桑特拉·麗杜菲訂婚了。他很高興，他祝賀他，答應送給他一千五百金幣。李沃那陶結婚了。(十五) 彌蓋朗琪羅寫信去道賀新夫婦，許贈一條珠項鏈給嘉桑特拉。可是歡樂也不能阻止他不通知他的姪兒，說「雖然他不大明白這些事情，但他覺得李沃那陶似乎應在伴他的女人到他家裏去之前，把金錢問題準確地弄好了：因為在這些問題中時常潛伏着決裂底種子。」信末，他又附上這段不利的勸告：

「啊……現在，努力生活罷：仔細想一想，因為寡婦底數目永遠超過鰥夫底數目。」(十六)

兩個月之後，他寄給嘉桑特拉的，不復是許諾的珠項鏈，而是兩隻戒指——一隻是鑲有金鋼鑽的，一隻是鑲有紅寶玉的。嘉桑特拉深深地謝了他，同時寄給他八件內衣。彌蓋朗琪羅寫信去說：「牠們真好，尤其是布料我非常愜意。但你們爲此耗費金錢，使我很不快；因爲我甚麼也不缺少。爲我深深致謝嘉桑特拉，告訴她說我可以寄給她我在這裏可以找到的一切東西，不論是羅馬底出品或其他。這一次，我祇寄了一件小東西；下一次，我寄一些更好的，使她高興的物件罷。」(十七)

不久，孩子誕生了。第一個名字題做 Buonarrotto (十八) 這是依着彌氏底意思：——第二個

名字題做彌蓋朗琪羅，(十九)但這個生下不久便夭亡了。而那個老叔，於一五五六年邀請年青夫婦到羅馬去，他一直參與着家庭中底歡樂與憂苦，但從不答應他的家族去顧問他的事情，也不許他們關切他的健康。

註(一)詩集卷八十一(約於一五五〇年左右)

他暮年時代底幾首詩，似乎表現火焰並不知他自己所信般的完全熄滅，而他自稱的「燃過的老木」有時仍有火焰顯現。

(一)她於一五三八年嫁給 Michele di Niccolo Guicciardini。

(二)是他在 Poggiatecchio 地方底產業。

(三)這通信始於一五四〇年。

(四)見一五三六——一五四八年間底書信。

(五)一五四四年七月十一日信。

(六)一五四九年，彌蓋朗琪羅在病中第一個通知他的姪兒，說已把他寫入遺囑。——遺囑大體是這樣寫的：「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遺留給 Gismondo 和你；要使我的弟弟 Gismondo 和你，我的姪兒，享有均等的權利，兩個人中任何一個如不得另一個底同意，不得處分我的財產。」

(八)原文是 *L'amore del figlio* 指他的娃兒只是覬覦遺產而愛他。

(九)一五四六年二月六日書。

他又附加着：『不錯，去年，因為我屢次責備你，你寄了一小桶德萊皮諾酒給我。啊這已使你破費得够了！』

(十)自一五四七年至一五五三年。

(十一)另外他又寫道：

『你不必追求金錢，祇要好的德性與好的聲名……你需要一個和你留在在一起的妻子，爲你可以支使的，不討厭的，不是每天去出席宴會的女人；因爲在那裏人們可以誘惑她使她墮落。』(一五四九年二月一日書)

(十二)一五四七年至一五五二年間書信。

(十三)一五五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書。

(十四)可是他又說：『但如果你自己覺得不十分健康，那麼還是克制自己，不要在世界上多造出其他的不幸者爲妙。』

(十五)一五五三年五月十六日。

(十六)一五五三年五月二十日書。

(十七)一五五三年八月五日書。

(十八)生於一五五四年。

(十九)生於一五五五年。

在他和家庭的關係之外，彌蓋朗琪羅亦不少著名的，高貴的朋友。(一)雖然他性情很粗野，但要把他認作一個如貝多芬般的粗獷的鄉人卻是完全錯誤的。他是意大利底一個貴族，學問淹博，閱閱世家。從他青年時在聖瑪各花園中和洛朗·梅迭西斯等廝混在一起的時節起，他和意大利可以算作最高貴的諸侯，親王，主教，(二)文人，(三)藝術家(四)都有交往。他和詩人法朗普斯各·斐爾尼(Francesco Berni)在思想上齊名；(五)他和伐爾幾(Benedetto Varchi)通信和 Luigi del Riccio 與 Donato Giannotti 們唱和。人們搜羅他關於藝術的談話和深刻的見解，還有沒有人能和他相比的關於但丁的認識。一個羅馬貴婦(六)於文字中說，在他願意的時候，他是一個溫文爾雅，婉轉動人的君子，在歐洲罕見的人品。』在 Giannotti 與 François de Hollande 底筆記中，可以看出他的周到的禮貌與交際的習慣。在他若干致親王們的信中，(七)更可證明他很容易做成一個純粹的宮臣。社會從未逃避他；卻是他常常躲避社會；要度一種勝利的生活完全在他自己。他之於意大利，無異是整個民族天才底化身。在他生涯底終局，已是文藝復興期遺下的最後的巨星，他是文藝復興底代表，整個世紀底光榮都是屬於他的。不獨是藝術家們認他是一個超自

然的人。(八) 卽是王公大臣亦在他的威望之前低首。法朗梭阿一世與加德麗納·特·梅迭西斯向他致敬。(九) 高斯莫·特·梅迭西斯要任命他爲貴族院議員。(十) 而當他到羅馬的時候。(十一) 又以貴族的禮款待他，請他坐在他旁邊，和他親密地談話。高斯莫底兒子，法朗昔斯各·特·梅迭西斯，帽子握在手中，「向這一個曠世的偉人表示無限的敬意。」(十二) 人家對於「他的崇高的道德」和對他的天才一般尊敬。(十三) 他的老年所受的光榮和歌德與翼俄相仿。但他是另一種人物。他既沒有歌德般成爲婦孺皆知的渴望，亦沒有翼俄般對於已成法統底尊重。他蔑視光榮，蔑視社會；他的侍奉教皇，只是「被迫的。」而且他還公然說卽是教皇，在談話時，有時也使他厭惡，「雖然他們命令他，他不高興時也不大會去。」(十四)

「當一個人這樣地由天性與教育變得憎恨禮儀，蔑視矯僞時，更無適合他的生活方式了。如果他向你要求任何事物，不追求你的集團，爲何要去追求他的呢？爲何要把這些無聊的事情去和他的遠離世界底性格糾纏不清呢？不想滿足自己的天才而只求取悅於俗物的人，決不是一個高卓之士。」(十五)

因此他和社會只有必不可免的交接，或是靈智的關係。他不使人家參透他的親切生活；那些教皇，權貴，文人，藝術家，在他的生活中占據極小的地位。但和他們之中的一小部分卻具有真實的好感，只是他的友誼難得持久。他愛他的朋友，對他們很寬宏；但他的強項，他的傲慢，他的猜忌時常把他最忠誠的朋友變做最凶狠的仇敵。他有一天寫了這一封美麗而悲痛的信：

「可憐的負心人在天性上是這樣的：如果你在他患難中救助他，他說你給予他的他早已先行給予你了。假若你給他工作表示你對他的關心，他說你不得不委託他做這件工作，因為你自己不會做。他所受到的恩德，他說是施恩的人不得不如此。而如果他所受到的恩惠是那麼明顯爲他無法否認時，他將一直等到那個施恩者做了一件顯然的錯事；那時，負心人找到了藉口可以說他壞話，而且把他一切感恩的義務卸掉了。——人家對他老是如此；可是沒有一個藝術家來要求我，而我不給他若干好處的，並且出於我的真心。以後，他們把我古怪的脾氣或是癡狂作爲藉口，說我是瘋了，是錯了；於是他們誣蔑我，毀謗我——這是一切善人所得的酬報。」（十六）

註：（一）我們應當把他的一生分作幾個時期。在遙長久的一生中，我們看到他孤獨與荒漠的時期，但也有若干充滿着

友誼的時期。一五一五年左右，在羅馬，有一羣鬱冷翠人，自由的，生氣蓬勃的人：—— Domenico Bronnsegna, Lionardo selajo, Giovanni Spetiale, Bartolommeo Verazzano, Giovanni Gellesi, Canigiani 等。——這是他第一期底朋友。以後，在克萊芒七世治下， Francesco Berni 與 Fra Sebastiano del Piombo 一羣有思想的人物。del Piombo 是一個忠誠的，但亦是危險的朋友，是他把一切關於彌蓋期琪羅的流言報告給他聽，亦是他羅織成他對於拉斐爾派的仇恨——更後，在維多利亞·高龍那底時代，尤其是 Luigi del Riccio 底一般人，他是鬱冷翠底一個商人，在銀錢的事情上時常作他的顧問，是他最親密的一個朋友。在他那裏，彌氏遇見 Donato Giannotti, 音樂家 Archadelt 與美麗的 Cecchino。他們都一樣愛好吟咏，愛好音樂，愛嘗異味。也是爲了 Riccio 因 Cecchino 死後的悲傷，彌氏寫四十八首悼詩；而 Riccio 收到每一首悼詩時，寄給 彌氏許多鮎魚，香菌，甜瓜，雉鳩……等——在他死後（一五四六年），彌蓋期琪羅差不多沒有朋友，祇有信徒 Is. Vasari, Condivi, Daniel de Volkerre, Bronzino, Leone Leoni, Benvenuto Cellini 等。他感應他們一種熱烈的求知慾；他向表示對他們的動人的情感。

(二)由於他在教皇宮內底職位，和他的宗教思想底偉大，彌氏和教會中的高級人物有特別的交誼。

(三)他亦認識當時有名的史家兼愛國主義者 Machiavel。

(四)在藝術界中，他的朋友當然是最少了。但他暮年卻有不少信徒崇拜他，環繞着他。——對於大半的藝術家他都沒有好感。他和文西，班呂，更，法朗西亞，西慮勒利，拉斐爾，勃拉芒德，聖迦羅們皆有深切的怨恨。一五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Jacopo Sansovino 寫信給他說：「你從沒有說過任何人底好話。」——但一五二四年時，彌氏卻爲

他盡了很大的力；他也爲別人幫了不少忙；但他的天才太熱烈了，他不能在他的理想之外，更愛別一個理想；而且他亦太真誠了，他不能對於他全然不愛的東西假裝愛。——但當一五四五年蒂相（Thien）來羅馬訪他時，他卻十分客氣。——然而，雖然那時底藝術界非常令人豔羨，他寧願和文人與實際行動者交往。

（五）他們兩人唱和甚多，充滿着友情與戲謔的詩，斐爾尼極得彌蓋朗琪羅稱之爲「柏拉圖第二」；他和別的人們說：「靜着罷，你們這般和諧的工具，你們說的是文辭，唯有他是言之有物。」

（六）Dona Argentina Masipina，一五十六年間事。

（七）尤其是一五四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他給法朗梭阿一世的那封信。

（八）Dondivi在他的彌蓋朗琪羅傳中，開始便說：

「自從神賜我恩寵，不獨認我配拜見彌蓋朗琪羅，唯一的雕塑家與畫家，——這是我所不敢大膽希冀的，——而且許我恭聆他的談吐，領受他的真情與信心的時候起，——爲表示我對於這件恩德底感激起見，我試着把他生命中，值得頌讚的材料收集起來，使別人對於這樣一個偉大的人物有所景仰，作爲榜樣。」

（九）一五四六年，法朗梭阿一世寫信給他；一五五九年，加德麗納·特·梅迭西斯寫信給他。她信中說：「和全世界的人一起知道他在這個世紀中比任何人都卓越，」所以要請他雕一個亨利二世騎在馬上的像，或至少作一幅素描。

（十）一五五二年間事。彌蓋朗琪羅置之不答。——使高斯莫大公大爲不悅。

（十一）一五六〇年十一月間事。

(十二) 一五六一年十月。

(十三) 伐薩利記載。

(十四) 見 *Francois de Hollande* 著：繪畫語錄。

(十五) 同前。

(十六) 一五二四年正月二十六日致 *Piero Gondi* 書。

在他自己家裏，他有相當忠誠的助手，但大半是庸碌的。人家猜疑他故意選擇庸碌的，爲只要他們成爲柔順的工具，而不是合作的藝術家，——這並也是合理的。但據 *Conditi* 說：『許多人說他不願教練他的助手們，這是不確的：相反，他正極願教導他們。不幸他的助手不是低能的便是無恆的，後者在經過了幾個月月底訓練之後，往往夜郎自大，以爲是大師了。』

無疑的，他所要求於助手們底第一種品性是絕對的服從。對於一般桀驁不馴的人，他是毫不顧惜的；對於那些謙恭忠實的信徒，他卻表示十二分的寬容與大量。懶惰的于朋諾，『不願工作的，』(一)——而且他的不願工作正有充分的理由；因爲，當他工作的時候，往往是笨拙得把作品弄壞，以至無可挽救的地步，如米納佛寺底基督像——在一場疾病中，曾受彌蓋朗琪羅底仁慈的照拂

看護；(二)他稱彌蓋朗琪羅爲「親愛的如最好的父親」——Piero di Giannoto 被「他如愛兒子一般的愛」——Silvio di Giovanni Cepparello 從他那裏出去轉到 André Doria 那裏去服務時，悲哀地要求他重新收留他。——Antonio Mini 底動人底歷史，可算是彌蓋朗琪羅對待助手們寬容大度底一個例子。據伐薩利說，Mini 在他的學徒中是有堅強的意志但不大聰明的一個。他愛着翡冷翠一個窮寡婦底女兒。彌蓋朗琪羅依了他的家長之要他離開翡冷翠 Antonio 願到法國去。(三)彌蓋朗琪羅送了他大批的作品：「一切素描，一切稿圖，麗達畫(四)」他帶了這些財富，動身了。(五)但打擊彌蓋朗琪羅底惡運對於他的卑微的朋友打擊得更厲害。他到巴黎去，想把「麗達畫」送呈法王。法朗梭阿一世不在京中；Antonio 把「麗達」寄存在他的一個朋友，意大利人 Giuliano Buonaccorsi 那裏，他回到里昂住下了。數月之後，他回到巴黎，「麗達」不見了，Buonaccorsi 把他賣給法朗梭阿一世，錢給他拿去了。Antonio 又是氣憤又是惶急，經濟底來源斷絕了，流落在這巨大的首都中，於一五三三年終憂憤死了。

但在一切助手中，彌蓋朗琪羅最愛而且由於他的愛成爲不朽的卻是 Francesco d'Amor-

oro, 譯名于皮諾。他是從一五三〇年起入彌蓋朗琪羅底工作室服務的, 在他指導之下, 他作于勒二世底陵墓。彌蓋朗琪羅關心他的前程。

「他和他說：『如我死了, 你怎麼辦?』」

「于皮諾答道：『我將服侍另外一個。』」

「『——喔可憐蟲!』彌蓋朗琪羅說, 『我要挽救你的災難。』」

「於是他一下子給了他二千金幣：這種餽贈即是教皇與帝皇也沒有如此慷慨。」(六)

然而倒是于皮諾比他先死。(七)他死後翌日, 彌蓋朗琪羅寫信給他的姪兒：

「于皮諾死了, 昨日下午四時。他使我那麼悲傷, 那麼惶亂, 如果我和他同死了, 倒反舒適；這是因爲我深切地愛他之故；而他確也值得我愛；這是一個尊嚴的, 光明的, 忠實的人。他的死令我感得彷彿我已不復生存了, 我也不能從新覓得我的寧靜。」

他的痛苦真是那麼深切, 以至三個月之後在寫給伐薩利信中還是非常難堪：

「喬琪沃先生, 我親愛的朋友, 我心緒惡劣不能作書, 但爲答覆你的來信, 我胡亂寫幾句罷。你

知道于皮諾是死了，——這爲我是殘酷的痛苦，可也是神賜給我的極大的恩寵。這是說他活着的時候，他鼓勵我亦生存着，死了，他教我懂得死，並非不快地而是樂意地願死。他在我身旁二十六年，我永遠覺得他是可靠的，忠實的。我爲他掙了些財產；而現在我想把他作爲老年底依傍，他卻去了；除了在天國中重見他之外我更無別的希望，在那裏，神既賜了他甘美的死底幸福，一定亦使他留在他身旁。對於他，比着死更苦惱的卻是留我生存在這騙人的世界上，在這無窮的煩惱中。我的最精純的部分和他一起去了，只留着無盡的災難。」（八）

在極度的悲痛中，他請他的姪兒到羅馬來看他。李沃那陶與嘉桑特拉，擔憂着，來了，看見他非常衰弱。于皮諾託孤給他的責任使他鼓勵起新的精力，于皮諾兒子中底一個是他的義子，題着他的名字。（九）

註：（一）伐薩利描寫彌蓋朗琪羅底助手：「Pietro Urbano de Pistoie 是聰明的，但從不肯用功。Antonio Mini 很努力，但不聰明。Ascanio della Ripa Transone 也肯用功，但他從無成就。」

（二）彌蓋朗琪羅對他最輕微的痛楚也要擔心。有一次他看見他手指割破了，他監視他要他去作宗教的懺悔。

（三）一五二九年翡冷翠陷落之後，彌蓋朗琪羅曾想和 Antonio Mini 同往法國去。

(四)「麗達畫」是他在翡冷翠被圍時替法拉爾大公作的，但他沒有給他，因為法拉爾底大使對他失敬。

(五)一五三一年。

(六)伐薩利記載。

(七)一五五五年十二月三日，在彌蓋朗琪羅最後一個兄弟 Gismondo 死後沒有幾天。

(八)一五五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九)他寫信給于皮諾底寡婦高納麗阿，充滿着熱情，答應她把小彌蓋朗琪羅收受去由他教養，「要向他表示甚至比對他的姪兒更親切的愛，把于皮諾要他學的一切都教授他。」(一五五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書)——高納

麗阿於一五五九年再嫁了，彌蓋朗琪羅永遠不原諒她。

他還有別的奇特的朋友。因了強硬的天性對於社會底約束底反抗，他愛和一般頭腦簡單不拘形式的人厮混。——一個加拉萊地方底斲石匠，Topolino，「自以為是出衆的雕塑家，每次開往羅馬去的運石的船上，必寄有他作的幾個小小的人像，使彌蓋朗琪羅為之捧腹大笑的。」(一)——一個伐達爾諾地方底畫家，Menighella，不時到彌蓋朗琪羅那裏去要求他畫一個聖洛克像或聖安東納像，隨後他着了顏色賣給鄉人。而彌蓋朗琪羅為帝王們所難於獲得他的作品的，卻儘肯依着 Menighella 底指示，作那些素描；——一個理髮匠，亦有繪畫底嗜好，彌蓋朗琪羅為他

作了一幅聖法朗梭阿底圖稿——一個羅馬工人，爲于勒二世底陵墓工作的，自以爲在不知不覺中成爲一個大雕塑家，因爲柔順地依從了彌蓋朗琪羅底指導，他居然在白石中雕出一座美麗的巨像，把他自己也呆住了——一個滑稽的鏤金匠，Pilo，外號 Iasca——一個懶惰的奇怪的畫家 Indaco，「他愛談天的程度正和他厭惡作畫的程度相等，」他常說：「永遠工作，不尋娛樂，是不配做基督徒的。」(二)——尤其是那個可笑而無邪的 Giuliano Bugiardini，彌蓋朗琪羅對他有特別的好感。

「于里阿諾有一種天然的溫良之德，一種質樸的生活方式，無惡念亦無欲念，這使彌蓋朗琪羅非常愜意。他唯一的缺點即太愛他自己的作品。但彌蓋朗琪羅往往認爲這足以使他幸福，因爲彌氏明白他自己不能完全有何滿足是極苦惱的……有一次，沃太維諾·特·梅迭西斯要求于里阿諾爲他繪一幅彌蓋朗琪羅底肖像。于氏着手工作了；他教彌蓋朗琪羅一句不響地坐了兩小時之後，他喊道：「彌蓋朗琪羅，來瞧，起來罷；面上底主要部分，我已抓住了。」彌蓋朗琪羅站起；一見會像便笑問于里阿諾道：「你在搗什麼鬼？你把我的一隻眼睛陷入太陽穴裏去了；瞧瞧仔細罷。」

于里阿諾聽了這幾句話，弄得莫名其妙了。他把肖像與人輪流看了好幾遍；大膽地答道：『我不覺得這樣；但你仍舊去坐着罷，如果是這樣，我將修改。』彌蓋朗琪羅知道他墮入何種情景，微笑着坐在于里阿諾底對面，于里阿諾對他，對着肖像再三的看着，於是站起來說：『你的眼睛正如我所畫的那樣，是自然顯得如此。』——『那麼，』彌蓋朗琪羅笑道，『這是自然底過失。繼續下去罷。』(三)

這種寬容，爲彌蓋朗琪羅對待別人所沒有的習慣，卻能施之於那些渺小的，微賤的人。這亦是他對於這些自信爲大藝術家底可憐蟲底憐憫，也許那些瘋子們底情景引起他對於自己的瘋狂底回想。在此的確有一種悲哀的滑稽的幽默。(四)

註：(一)見伐薩利記載。

(二)同前。

(三)同前。

(四)如一切陰沈的心魂一般，彌蓋朗琪羅有時頗有滑稽的情趣；他寫過不少詼諧的詩，但他的滑稽總是嚴肅的，近於悲劇的。如對於他老年底速寫等等。(見詩集卷八十一)

三 孤獨

這樣地，他只和那些卑微的朋友們生活着——他的助手和他的瘋癲的朋友——還有是更微賤的伴侶：他的家畜，他的母雞與他的貓。（一）

實在，他是孤獨的，而且他愈來愈孤獨了。「我永遠是孤獨的，他於一五四八年寫信給他的姪兒說，我不和任何人談話。」他不獨漸漸地和社會分離，且對於人類底利害，需求，快樂，思想也都淡薄了。

把他和當代的人羣連繫着的最後的熱情——共和思想——亦冷熄了。當他在一五四四與一五四六年兩次大病中受着他的朋友 Riccio 在 Strozzi 家中看護的時候，他算是發洩了最後一道陣雨底閃光，彌蓋朗琪羅病愈時，請求亡命在里昂的 Robert Strozzi 向法王要求履行他的諾言：他說假若法朗梭阿一世願恢復翡冷翠底自由，他將以自己的錢爲他在翡冷翠諸侯府場

上建造一座古銅的騎馬像。(二)——一五四六年，爲表示他感激 *Strozzi* 底東道之誼，他把兩座奴隸像贈與了他，他又把牠們轉獻給法朗梭阿一世。

但這祇是一種政治熱底爆發——最後的爆發。在他一五四五年和 *Giannotti* 的談話中，好幾處他表白類乎托爾斯泰底鬪爭無用論與不抵抗主義底思想：

「敢殺掉某一個人是一種極大的僭妄，因爲我們不能確知死是否能產生若干善，而生是否能阻止若干善。因此我不能容忍那些人，說如果不是從惡——即殺戮——開始決不能有善底效果。時代變了，新的事故在產生，欲念亦轉換了，人類疲倦了……而未了，永遠會有出乎預料的事情。」

同一個彌蓋朗琪羅，當初是激烈地攻擊專制君主的，此刻也反對那些理想着以一種行爲去改變世界的革命家了，他很明白他曾經是革命家之一；他悲苦地責備的即是他自己。如哈姆雷德一樣，他此刻懷疑一切，懷疑他的思想，他的怨恨，他所信的一切。他向行動告別了。他寫道：

「一個人答覆人家說：『我不是一個政治家，我是一個誠實之士，一個以好意觀照一切的人。』他是說的真話。只要我在羅馬底工作能給我和政治同樣輕微的顧慮便好。」(三)

實際上，他不復怨恨了。他不能恨。因為已經太晚：

「不幸的我，爲了等待太久而疲倦了，不幸的我，達到我的願望已是太晚了！而現在，你不知道麼？一顆寬宏的，高傲的，善良的心，懂得寬恕，而向一切侮辱他的人以德報怨！」（四）

註（一）一五五三年 Angiolini 在他離家時寫信給他道：「公雞與母雞很高興——但那些貓因爲不看見你而非非常憂愁，雖然牠們並不缺少糧食。」

（二）一五四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Riccio 致 Ruberto di Filippo Strozzi 書。

（三）一五四七年致他的姪兒李沃那陶書。

（四）詩集卷一百零九，第六十四首。

在此，彌氏假想一個詩人和一個翡冷翠底流茂者底談話——很可能是在一五三六年亞歷山大·特·梅迭西斯被洛朗齊諾刺死後寫的。

他住在 Maecel de'Corvi，在德拉揚古市場底高處。他在此有一座房子，一所小花園。他一個男僕，（一）一個女傭，許多家畜占據着這住宅。他和他的僕役們並不感到舒服。因爲據伐薩利說：「他們老是大意的，不潔的。」他時常更調僕役，悲苦地怨嘆。（二）他和僕人們底糾葛，與貝多芬底

差不多。一五六〇年他趕走了一個女傭之後喊道：『寧願她永沒來過此地。』

他的臥室幽暗如一座墳墓。(三)『蜘蛛在內做牠們種種工作，盡量紡績。』(四)——在樓梯底中段，他畫着背負着一口棺材的「死」像。(五)

他和窮人一般生活，喫得極少。(六)『夜間不能成寐，他起來執着巨剪工作。他自己做了一頂紙帽，中間可以插上蠟燭，使他在工作時雙手可以自由，不必費心光亮的問題。』(七)

他愈老，愈變得孤獨。當羅馬一切睡着的時候，他隱避在夜晚的工作中：這於他已是一種必需。靜寂於他是一件好處，黑夜是一位朋友：

『噢夜，噢溫和的時間，雖然是黝暗，一切努力在此都能達到平和，稱頌你的人仍能見到而且懂得；讚美你的人確有完美的判別力。你斬斷一切疲乏的思念，為潮潤的陰影與甘美的休息所深切地透入的；從塵世，你時常把我擁到天上，為我希望去的地方。噢死底影子，由於牠，靈魂與心底敵害——災難——都被擋住了，悲傷的人底至高無上的救藥啊，你使我們病的肉體重新獲得健康，你揩乾我們的淚水，你卸掉我們的疲勞，你把好人洗掉他們的仇恨與厭惡。』(八)

有一夜，伐薩利去訪問這獨個子在荒涼的屋裏，面對着他的悲愴的「耶穌死難像」的老人：
「伐薩利叩門，彌蓋朗琪羅站起身來，執着燭臺去接應。伐薩利要觀賞雕像；但彌蓋朗琪羅故意把蠟燭墮在地下熄滅了，使他無法看見。而當于皮諾去找另一支蠟燭時，他轉向伐薩利，說道：「我是如此衰老，死時常在曳我的禱腳，要我和牠同去。一天，我的軀體會崩墮，如這支火炬一般，也像牠一樣，我的生命底光明會熄滅。」

死底意念包圍着他，一天一天地更陰沈起來。他和伐薩利說：

「沒有一個思念不在我的心中引起死底感觸。」（九）

死，於他似乎是生命中唯一的幸福：

「當我的過去在我眼前重現的時候——這是我時時刻刻遇到的，——喔虛偽的世界，我纔辨認出人類底謬妄與過錯。相信你的諂諛，相信你的虛幻的幸福的人，便是在替他的靈魂準備痛苦與悲哀。經驗過的人，很明白你時常許諾你所沒有，你永遠沒有的平和與福利。因此最不幸的人是在塵世羈留最久的人；生命愈短，愈容易回歸天國……」（十）

「由長久的歲月纔引到我生命底終點，喔世界，我認識你的歡樂很晚了。你許諾你所沒有的平和，你許諾在誕生之前早已死滅的休息……我是由經驗知道的，以經驗來說話：死緊隨着生的人纔是唯一爲天國所優寵的幸運者。」（十一）

他的姪兒李沃那陶慶祝他的孩子底誕生，彌蓋朗琪羅嚴厲地責備他：

「這種鋪張使我不悅。當全世界在哭泣的時候是不應當嬉笑的。爲了一個人底誕生而舉行慶祝是缺乏知覺的人底行爲。應當保留你的歡樂，在一個充分地生活了的人死去的時候發洩。」

（十二）

翌年，他的姪兒底第二個孩子生下不久便夭殤了，他寫信去向他道賀。

註：（一）在他的僕役之中，有過一個法國人叫做李查的。

（二）一五五〇年八月十六日，他寫信給李沃那陶說：「我要一個善良的清潔的女僕；但很困難：她們全是醉的，不守婦道的。我的生活很窮困，但我雇用僕役的價錢出得很貴。」

（三）詩集卷八十一。

（四）同前。

(五) 棺材上寫着下面一首詩：「我告訴你們，告訴給世界以靈魂肉體與精神的你們，在這具黑暗的箱中你們可以抓握一切。」

(六) 伐薩利記載：「他喫得很少。年青時，他祇吃一些麵包和酒，爲要把全部時間都放在工作上。老年，自從他作「最後之審判」那時起，他習慣喝一些酒，但只是在晚上，但一天底工作完了的時候，而且極有節制地。雖然他富有，他如窮人一般過活。從沒有（或極少）一個朋友和他同食；他亦不願收受別人底禮物；因爲這樣他自以爲永遠受了贈與人底恩德要報答。他的儉約的生活使他變得極爲警醒，需要極少的睡眠。」

(七) 伐薩利留意到他不用蠟而用牛油蕊作燭臺，故送了他四十斤蠟。僕人拿去了，住彌蓋朗琪羅不肯收納。僕人說：「主人，我拿得手臂要斷下來了，我不願拿回去了。如果你不要，我將把他們一齊插在門前泥穴裏盡行燃起。」於是彌蓋朗琪羅說：「那麼放在這裏罷；因爲我不願你在我門前做那傻事。」（伐薩利記載）

(八) 詩集卷七十八。

(九) 一五五五年六月二十二日書。

(十) 詩集卷一百零九，第三十二首。

(十一) 詩集卷一百零九，第三十四首。

(十二) 一五五四年四月致伐薩利書，上面寫着「一五五四年四月我不知何日。」

大自然，爲他的熱情與靈智的天才所一向輕忽的，(二)在他晚年成爲他的一個安慰者了。」

五五六年九月，當羅馬被西班牙阿勃大公底軍隊威脅時，他逃出京城，道經斯波萊德，在那裏住了五星期。他在橡樹與橄欖樹林中，沈醉在秋日底高爽清朗的氣色中。十月杪他被召回羅馬，離開時表示非常抱憾。——他寫信給伐薩利道：『大半的我已留在那裏；因為唯有在林中方能覓得真正的平和。』

回到羅馬，這八十二歲的老人作了一首歌咏田園，頌讚自然生活的美麗的詩，在其中他並指責城市底謊騙：這是他最後的詩，而牠充滿了青春底朝氣。

但在自然中，如在藝術與愛情中一樣，他尋求的是神，他一天一天更迫近他。他永遠是有信仰的。雖然他絲毫不受教士，僧侶，男女信徒們底欺騙，且有時還挖苦他們，（二）但他似乎在信仰中從未有過懷疑。在他的父親與兄弟們患病或臨終時，他第一件思慮老是要他們受聖餐。（三）他對於祈禱的信心是無窮的：『他相信祈禱甚於一切藥石』（四）他把他所遭受的一切幸運和他沒有臨到的一切災禍盡歸之於祈禱底功效。在孤獨中，他會有神祕的崇拜底狂熱。「偶然」爲我們保留着其中的一件事蹟：同時代底紀載描寫他如西施庭中的英雄般底熱狂的臉相，獨個子，深夜，在

羅馬底他的花園中祈禱，痛苦的眼睛矚視着佈滿星雲的天空。(五)

有人說他的信仰對於聖母與使徒底禮拜是淡漠的，這是不確的。他在最後二十年中全副心付着建造使徒聖比哀爾大寺底事情，而他的最後之作（因為他的死而沒有完成的），又是一座聖比哀爾像，要說他是一個新教徒不啻是開玩笑的說法了。我們也不能忘記他屢次要朝山進香；一五四五年他想去朝拜 Saint-Jacques de Compostelle，一五五六年他要朝拜 Lorette。——但也得說和一切偉大的基督徒一樣，他的生和死，永遠和基督在一起。一五一二年他在致父親書中說：『我和基督一同過着清貧的生活；』臨終時，他請求人們使他念及基督底苦難。自從他和維多利亞結交之後，——尤其當她死後，——這信仰愈為堅固強烈。從此，他把藝術幾乎完全奉獻於頌讚基督底熱情與光榮。(六)同時，他的詩也沈浸入一種神祕主義底情調中。他否認了藝術，投入十字架上殉道者底臂抱中去。

『我的生命，在波濤險惡的海上，由一葉殘破的小舟渡到了彼岸，在那裏大家都將對於虔敬的與冒瀆的作品下一個判斷。由是，我把藝術當作偶像，當作君主般的熱烈的幻想，今日我承認牠』

含有多少錯誤，而我顯然看到一切的人都在爲着他的苦難而欲求。愛情的思想，虛妄的快樂的思想，當我此刻已迫近兩者之死的時光，牠們究竟是甚麼呢？愛，我是肯定了，其他只是一種威脅。既非繪畫，亦非雕塑能撫慰我的靈魂。牠已轉向着神明的愛，愛卻在十字架上張開着臂抱等待我們！

(七)

註(一)雖然他在鄉間度過不少歲月，但他一向忽視自然風景在他的作品中占有極少的地位，牠只有若干簡略的指示，如在西施庭底壁畫中。在這方面，彌氏和同時的人——拉斐爾，蒂相，班呂勤，法朗西阿，文西——完全異趣。他瞧不起弗拉芒藝人底風景畫，那時正是非常時髦的。

(二)一五四八年，李沃那陶想加入 Loreto 底朝山隊伍，彌蓋朗琪羅阻止他，勸他還是把這筆錢做了施捨的好。

『因爲，把錢送給教士們，上帝知道他們怎麼使用！』(一五四八年四月七日)

Sebastien del Piombo 在 San Pietro in Montorio 寺中要畫一個僧侶像，彌蓋朗琪羅認爲這個僧侶要把一切都弄壞了：『僧侶們已經失掉了那麼廣大的世界；故他們失掉，這麼一個小教堂亦不足爲奇。』

在彌蓋朗琪羅要爲他的姪兒完姻時，一個女信徒去見他，對他宣道，勸他爲李沃那陶娶一個虔敬的女子。彌氏在信中寫道：『我回答她，說她還是去織布或紡紗的好，不要在人前鼓弄簧舌，把聖潔的事情當作買賣做。』(一

五四九年七月十九日)

(三)一五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爲了父親底病致 Bonarrotto 書，與一五四八年正月爲了兄弟 Giovanni 之
none 之死致李沃那陶書都提及此事。

(四)一五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致李沃那陶書。

(五)Fra Benedetto 記載此事甚詳。

(六)後期底雕塑，如十字架，如殉難，如死像等都是。

(七)詩集卷一百四十七。

但在這顆老耄的心中，由信仰與痛苦所激發的最精純的花朵，尤其是神明般的惻隱之心。這
個爲仇敵稱爲貪婪的人，(一)一生從沒停止過施惠於不幸的窮人，不論是認識的或不認識的。他
不獨對他的老僕與他父親底僕人——對一個名叫 Mona Margherita 的老僕，爲他在兄弟死
後所收留，而她的死使他非常悲傷，『彷彿死掉了他自己的姊妹那樣，』(二)——對一個爲西施
庭教堂造臺架的木匠，他幫助他的女兒嫁費(三)……——表露他的動人的真摯之情；而且他時
時在佈施窮人，尤其是怕羞的窮人。他愛令他姪子與姪女參與他的施捨，使他們爲之感動，他亦令
他們代他去做，但不把他說出來：因爲他要他的慈惠保守祕密。(四)『他愛實地去行善，而非貌爲

行善。』(五)——由於一種極細膩的情感，他尤其念及貧苦的女郎；他設法暗中贈與她們少數的奩資，使她們能够結婚或進入修院。他寫信給他的姪兒說：

『設法去認識一個有何急需的人，有女兒要出嫁或送入修院的。(我說的是那些沒有錢而無顏向人啓齒的人。)把我寄給你的錢給他，但要祕密地；而且你不要被人欺騙……』(六)

此外，他又寫：

『告訴我，你還認識有別的高貴的人而經濟拮据的麼？尤其是家中有年長底女兒的人家。我很高興爲他們盡力，爲着我的靈魂得救。』(七)

註：(一)這些流言是拉萊汀與彭地納利散布的。這種謊話底來源有時因爲彌蓋朗琪羅在金錢的事情上很認真的緣故。其實，他是非隨便的；他並不詭帳；他不知道他的全部財產究有若干，而他一大把一大把地把錢施捨。他的家族一直用着他的錢。他對於朋友們，僕役們往往贈送如唯有帝王所能賞賜一般的珍貴的禮物。他的作品，大半是贈送的而非賣掉的；他爲聖比哀爾底工作是完全盡義務的。再沒有人比他更嚴厲地指斥愛財的癖好了。他寫信給他的兄弟說：『貪財是一件大罪惡。』伐薩利爲彌氏辯護，把他一生贈與朋友或信徒的作品一齊背出來，說『我不懂人們如何能把這個每件各值幾千金幣的作品隨意贈送的人當作一個貪婪的人。』

(二)一五三三年致兄弟 Giovan Simone 信，——一五四〇年十一月致李沃那陶書。

(三)伐薩利記載。

(四)一五四七年致李渥那陶書：『我覺得你太不注意施捨了。』

一五四七年八月：『你寫信來說給了這個女人四個金幣，爲了愛上帝的緣故。這使我很快樂。』

一五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注意，你所給的人，應當是真有急需的人，且不要爲了友誼而要爲了愛上帝之故。不要說出錢底來源。』

(五)Ondivi 記載。

(六)一五四七年八月致李沃那陶書。

(七)同前。(一五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尾聲

死

「多麼想望而來得多麼遲緩的死——」(一)
終於來了。

他的僧侶般的生活雖然支持了他堅實的身體，可沒有鑄免病魔底侵蝕。自一五四四與一五四六年底兩場惡性發熱後，他的健康從未恢復；膀胱結石，(二)痛風症，(三)以及各種的疾苦把他磨蝕完了。在他暮年底一首悲慘的滑稽詩中，他描寫他的殘廢的身體：

「我孤獨着悲慘地生活着，好似包裹在樹皮中的核心……我的聲音彷彿是幽閉在臭皮囊中的胡蜂……我的牙齒動搖了，有如樂器上底鍵盤……我的臉不啻是嚇退鳥類的醜面具……」

我的耳朵不息地嗡嗡作響：一隻耳朵中，蜘蛛在結網；另一隻中，蟋蟀終夜的叫個不停……我的感冒使我不能睡眠……予我光榮的藝術引我到這種結局。可憐的老朽，如果死不快快來救我，我將絕滅了……疲勞把我支離了，分解了，唯一的棲宿便是死……」(四)

一五五五年六月，他寫信給伐薩利說道：

「親愛的喬琪沃先生，在我的字跡上你可以認出我已到了第二十四小時了……」(五)

一五六〇年春，伐薩利去看他，見他極端疲弱。他幾乎不出門，晚上幾乎不睡覺；一切令人感到他不久人世。愈衰老，他愈溫柔，很易哭泣。

「我去看彌蓋朗琪羅，伐薩利寫道。他想不到我會去，因此在見我時彷彿如一個父親找到了他失掉的兒子般的歡喜。他把手臂圍着我的頸項，再三的親吻我，快活得哭起來。」(六)

可是他毫未喪失他清明的神志與精力。即在這次會晤中，他和伐薩利長談，關於藝術問題，關於指點伐薩利底工作，隨後他騎馬陪他到聖比哀爾。(七)

一五六一年八月，他患着感冒。他赤足工作了三小時，於是他突然倒地，全身拘攣着。他的僕人

Antonio 發見他昏暈了。加伐麗麗，彭第尼，加爾加尼立刻跑來。那時，彌蓋朗琪羅已經醒轉。幾天之後，他又開始乘馬出外，繼續作阿比阿門底圖稿。

古怪的老人，無論如何也不答應別人照拂他。他的朋友們費盡心思纔得悉他又患着一場感冒，只有大意的僕人們伴着他。

他的承繼人李沃那陶，從前爲了到羅馬來受過他一頓嚴厲的訓責，此刻卽是爲他叔父底健康問題也不敢貿然奔來了。一五六三年七月，他託但尼哀·特·伏爾丹問彌蓋朗琪羅，願不願他來看他；而且，爲了預料到彌氏要猜疑他的來有何作用，故又附帶聲明，說他的商業頗有起色，他很富有，甚麼也不需求。狡黠的老人令人回答他說，既然如此，他很高興，他將把他存留的少數款子分贈窮人。

一個月之後，李沃那陶對於那種答復感着不滿，重復託人告訴他，說他很擔心他的健康和他的僕役。這一次，彌蓋朗琪羅回了他一封怒氣勃勃的信，表顯這八十八歲——離開他底死祇有六個月——底老人還有那麼強項的生命力：

「由你的來信，我看出你聽信了那些不能偷盜我，亦不能將我隨意擺佈的壞蛋底謊言。這些無賴之徒，而你居然僥得會相信他們。請他們走路罷！這些人祇會給你煩惱，只知道妬羨別人，而自己度着浪人般的生活。你信中說你爲我的僕役擔憂；而我，我告訴你關於僕役，他們都很忠實地服侍我，尊敬我。至於你信中隱隱說起的偷盜問題，那麼我和你說，在我家裏的人都能使我放懷，我可完全信任他們。所以，你只須關切你自己；我在必要時是懂得自衛的，我不是一個孩子。善自珍攝罷！」（八）

關切遺產的人不止李沃那陶一個呢。整個意大利是彌蓋朗琪羅底遺產承繼人——尤其是多斯加大公與教皇，他們操心着不令關於聖洛朗與聖比哀爾底建築圖稿及素描有何遺失。一五六三年六月，聽從了伐薩利底勸告，高斯莫大公責令他的駐羅馬大使 *Averardo Semistori* 祕密地稟奏教皇，爲了彌蓋朗琪羅日漸衰老之故，要暗中監護他的起居與一切在他家裏出入的人。在突然逝世的情景中，應當立刻把他所有的財產登記入冊；素描，文稿，文件，金錢，等等，並當監視着使人不致乘死後底紊亂中偷盜什麼東西。當然，這些是完全不令彌蓋朗琪羅本人知道的。（九）

這些預防並非是無益的。時間已到臨到。

彌蓋朗琪羅底最後一信是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底那封。一年以來，他差不多自己不動筆了；他讀出來，他只簽名；但尼哀·特·伏爾丹爲他主持着信件往還底事情。

他老是工作。一五六四年二月十二日，他站了一整天，做耶穌死難像。(十)十四日，他發熱。加爾加尼得悉了，立刻跑來，但在他家裏找不到他。雖然下雨，他到近郊散步去了。他回來時，加爾加尼說他在這種天氣中出外是不應該的。

——「你要我怎樣？」彌蓋朗琪羅答道。——「我病了，無論那裏我不得休息。」

他的言語底不確切，他的目光，他的臉色，使加爾加尼大爲不安。他馬上寫信給李沃那陶說：「終局雖未必即在目前，但亦不遠了。」(十一)

同日，彌蓋朗琪羅請但尼哀·特·伏爾丹來留在他旁邊。但尼哀請了醫生來；二月十五日，他依着彌蓋朗琪羅底吩咐，寫信給李沃那陶，說他可以來看他，「但要十分小心，因爲道路不靖。」(十二) 但尼哀附加着下列數行：

「八點過一些，我離開他，那時他神志清明，頗爲安靜，但被癱瘓所苦。他爲此感到不適，以至在今日下午三時至四時間他想乘馬出外，好似他每逢晴天必須履行的習慣。但天氣底寒冷與他頭腦及腿底疲弱把他阻止了他回來坐在爐架旁邊的安樂椅中，這是他比臥牀更歡喜的坐處。」

他身邊還有忠實的加伐麗麗。

直到他逝世底大前日，他纔答應臥在牀上，他在朋友與僕人環繞之中讀出他的遺囑，神志非常清楚。他把「他的靈魂贈與上帝，他的肉體遺給塵土。」他要求「至少死後要回到」他的親愛的翡冷翠——接着他

「從駭怕的暴風雨中轉入甘美平和的靜寂。」（十三）

這是二月中底一個星期五，下午五時。（十四）正是日落時分……「他生命底末日和平的天國底首日……」（十五）

終於他休息了。他達到了他願望的目標：他從時間中超脫了。

「幸福的靈魂，對於他，時間不復流逝了！」（十六）

註：(一)「因為對於不幸的人，死是懶惰的……」(詩集卷七十三第三十首)

(二)一五四九年三月，人家勸他飲維丹勃泉水，他覺得好些。——但在一五五九年七月，他還感著結石底痛苦。

(三)一五五五年七月。

(四)詩集卷八十一。

(五)一五五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致伐薩利書。一五四九年他在寫給伐爾濺信中已說：「我不獨是老了，我已把自己計算在死人中間。」

(六)一五六〇年四月八日伐薩利致高斯莫·特·梅迭西斯書。

(七)那時他是八十五歲。

(八)一五六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致李沃那陶書。

(九)伐薩利詔載。

(十)這座像未曾完功。

(十一)一五六四年二月十四日加爾加尼致李沃那陶書。

(十二)一五六四年三月十七日，但尼哀·特·伐爾丹致伐薩利書。

(十三)詩集卷一百五十二。

(十四)一五六四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五。——送終他的，有加伐麗麗，但尼哀·特·伏爾丹，李沃尼，兩個醫生，僕人安東尼沃。李沃那陶在三天之後纔到羅馬。

尾聲 死

彌蓋期琪羅傳

(十五)詩集卷一百〇九,第四十一首。

(十六)詩集卷五十九。

這便是神聖的痛苦的生涯

在這悲劇的歷史底終了，我感到爲一項思慮所苦。我自問，在想給予一般痛苦的人以若干支撐他們的痛苦的同伴時，我會不會只把這些人底痛苦加給那些人。因此，我是否應當，如多少別人所做的那樣，只顯露英雄底英雄成分，而把他們的悲苦的深淵蒙上一層帷幕？

——然而不這是真理啊！我並不許諾我的朋友們以謊騙換得的幸福，以一切代價去掙得的幸福。我許諾他們的是真理，——不管牠須以幸福去換來，——是雕成永恆的靈魂的壯美的真理。牠的氣息是苦澀的，可是純潔的：把我們貧血的心在其中薰沐一會罷。

偉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嶺，風雨吹盪牠，雲霧包圍牠；但人們在那裏呼吸時，比別處更自由更有力。純潔的大氣可以洗滌心靈底穢濁；而當雲霧破散的時候，他威臨着人類了。

是這樣地這座崇高的山峯，矗立在文藝復興期底意大利，從遠處我們望見他的峻嶮的側影，

在無垠的青天中消失。

我不說普通的人類都能在高峯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們應上去頂禮。在那裏，他們可以變換一下肺中底呼吸，與脈管中的血流。在那裏，他們將感到更迫近永恆。以後，他們再回到人生底廣原，心中充滿了日常戰鬪底勇氣。

羅曼·羅蘭



卅五年六月廿四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91431·2)

漢譯世
界名著
彌蓋朗琪羅傳一冊

La Vie de Michel-Angelo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Romain Rolland

原 著 者 傳 述 者 雷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